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三十八輯
沈雲龍主編

在園雜誌

劉廷璣著

文海出版社印行

狂園雜志

遼海
蘇書

張公
署



W6201 603

序

古今風尚各擅一代如清談著于晉小說著於
裨於正史近代談部說家有樸園書影鈍翁說
菴良齋雜說漁洋之居易錄池北偶談分甘餘
永長則駢辭瞻麗皆竊義於晉唐之殘編固有
海爲萬年太平頭白汗青之助但削牘浩繁疲
非細事矣今遊淮南又讀在園雜志或紀官制
疑或考古博物卽夷堅諾臯幻誕談諧之事草
暢而韻有似宋人蘇黃小品蓋晉唐之後又一
謂良史者有四長焉其明足以周萬事之理其
其智足以通難知之意其義足以發難顯之情
孰謂小品不足以臚列金匱石室爲操觚班馬
秉史筆者其體嚴其書直若野史雜記又多恩

所著瀟灑歷落於人無嫌於世無忌讀之者油然而適躍然欲舞且
悉化其谿刻凌厲之氣不知何所本而能變史筆爲寫心怡情之具
以感人若是耶予挑燈三復乃知在園先生今之賢大夫而以詩名
者溫柔敦厚出于習性退食之餘偶億舊聞或有新見書以示子孫
拈與賓客浮白軒渠其作史之筆仍然作詩之筆也古以太史采風
今以樂府演史與詩蓋二而一者也康熙乙未初春云亭山人孔尚
任撰

序

余少習舉子業鍵戶呶唔其于五車二酉未能寓目及壯以門蔭通籍服官終日滿眼風塵勞形案牘更無暇也乃年逾周甲而足跡未能半天下故耳所聞目所見身所親歷之事無多今值河工久慶安瀾得于退食餘閒焚香靜坐或與二三賓友煮茗清談偶有記憶輒書一紙投篋中積漸成帙一日啓與孫輩指說客有見者曰曷付梓余曰昔人著書立說或窮天文地理務爲高遠或搜諸子百家以顯祕奧其次亦有所託以寄恩怨而存諷刺余則無是何梓爲客曰乾坤經史昔人言之詳矣若恩怨私情也諷刺微詞也古來文人才士往往以此受謗皆無足取是帙正以陳言務去無恩怨無諷刺方使閱者怡情益智何況所志者昭代之制度名公之經濟其他文翰詩詞新聞俗諺即日用尋常無不考核精詳推原所自至于神奇怪誕雖驚人魄實解人頤不同于夷堅虞初鑿空鏤幻悉皆耳所親聞目

所親見身所親歷者絕非鋪張假借之辭梓而問世自可法而可傳
耳遂強付劄牘余因紀其言以弁簡端康熙乙未春初遼海劉廷璣
自識

在園雜志卷一

遼海劉廷璣撰

歲甲午聖壽六旬有一是為本命元辰普天瑞應不勝詳敷四海內

壽臻百齡奏請建坊以表熙朝人瑞者如福建巡撫滿公保具題德

化縣老人百歲鎮守寧古塔將軍孟公俄洛具題李三年百有三歲

直隸巡撫趙公弘變具題文安縣原任副將馬自新妻徐氏百歲江

南巡撫張公伯行具題山陽縣張氏百歲湖廣巡撫劉公殿衡具題

江夏縣歐陽氏百歲陝西巡撫永公秦具題醴泉縣丘氏百歲咸于

田午同登期頤是壽域弘開之徵也又山東巡撫蔣公陳錫具題李

氏一產四男若一產三男者甚多是戶口廣裕之徵也再浙閩總督

范公時崇隨駕熱河每賜御用食饌內有硃紅色大米飯一種傳旨

云此本無種其先特產上苑只一兩根苗穗迥異他禾乃登剖之粒

如丹砂遂收其種種於御園今茲廣穫其米一歲兩熟祇供御膳又

有白色黏米係樹上天生一株軟滑似黍不膠齒牙此皆希世珍品
外間不獨未見抑且未聞是草木休應之徵也咸據邸抄未敢臆說
漢軍鄉會試屢行屢停國初甲午准鄉試癸卯覆試解元爲鑲紅旗
姚啓聖己酉庚戌後三科鄉會俱行丁巳以用兵復停自庚午辛未
復行至今癸巳萬壽六旬特開萬壽科鄉會試漢軍廣額復准監生
等應武鄉試從前壬辰狀元麻勒吉乙未狀元圖爾宸俱滿洲試滿
文近則滿漢一體文武兼收矣

本朝漢軍漢人一體簡用內外不分近日惟科道部屬小京官漢軍
不占漢人員缺康熙五十年間漢軍補漢缺者大學士蕭永藻吏部

尙書桑格兵部尙書孫徵灃刑部尙書郭世隆侍郎學士暨司道內

陞之京堂共二十七人在外督撫共八人可謂極一時之盛

本朝文武並重有以尙書補授都統以侍郎補授副都統者有以都
統補授大學士以公補授尙書以副都統補授侍郎者至於郎中員

外佐領世職有時以武遷文有時以文遷武其文武兼管者比比而然外官以督撫陞副都統者有之而武陞文者甚少近年惟福建將軍金公世容陞閩浙總督提督梁公鼎亦陞閩浙總督提督趙公弘燦陞兩廣總督南巡時張禹巖世鐸以阿思哈尼哈番特授准揚僉事故余贈詩有丞相亦曾爲太尉監司適合簡將軍之句再漢人未有補旗缺者近陝西總兵官漢人何天培補鑲白旗漢軍副都統溫州總兵官李華平陽總兵官王應虎皆漢人俱陞補福建駐防漢軍副都統提鎮以文改者張大理卿雲翼改江南提督姚郎中儀改湖廣總兵官聖朝簡用總以得人爲要固無分文武內外及旗漢也張紫凝杓乃阿思哈尼哈番改授准揚道僉事張禹巖世鐸之長公也已成丙戌文進士因父故應襲世職遂授爲阿達哈哈番兼一拖沙喇哈番父以武改文子以文改武事亦奇矣紫凝原効力河工承襲後仍赴河工引見時上念其父河上勞臣惋惜者久之又命賦詩背

誦古文頗愜聖意頒賜淵鑒類函佩文韻府朱子全書共四十三套以武臣而上蒙賜書且如許之多亦從來未有之異數也

布政使陞巡撫銜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未有兼部銜者先祖任布政使九年屢推巡撫蒙世祖皇帝特諭江南財賦重地且叫他多管幾年及推福建巡撫奉旨劉漢祚久應巡撫今已遲矣着給兵部侍郎兼都御史職銜二品服俸

康熙四十六年聖駕南巡予隨皖撫六家叔扈從蒙聖恩垂問先大父閩撫右司馬舊事六家叔自從龍歷任奏對詳明又問子孫居官幾人予跪於後六家叔指名奏上天顏有喜御賜書拊循江表舊德貽謀二額謝恩畢恭捧而出陳相國廷敬查學士昇見之因謂曰拊循江表賜中丞公也舊德貽謀此賜觀察耳予方悟賜二額之意因將舊德貽謀懸於京師西華廠之賜第恭紀七律二章懸額之日都統李公林盛在座指示曰聖意不獨獎勵觀察今觀七孫漸次成立

天恩期許者至矣真異數也詩載葛莊分體

文武全才原不易得如曹氏父子之春夏讀書秋冬射獵博奕之上馬擊賊下馬草露布卻毅之說禮樂敦詩書祭遵之雅歌投壺王陽明之較射三發三中此皆以文能武以武能文古今不可多見者若習武者目不識丁習文者力無縛鷄未免偏廢矣本朝漢軍文試先較弓馬武試俱考策論監生准武鄉試武舉准文會試一法最善自然奇才並出而國家收得人之慶矣

皇上祀祈穀壇見卿貳及御史頂上嵌東珠因其僭越下部議嗣後各官七品八品九品加級者頂帶不准過五品六品不准過四品三品四品不准過二品二品不准過一品蓋一品頂嵌東珠二品大學士尙書亦嵌東珠三品紅頂四品藍頂各有等威不准過也今予降補僉事實係五品蒞任後奉旨補給前江西按察使誥命授通議大夫故用三品頂帶坐褥非敢僭也

東坡云謫居黃州五年今日北行岸上聞騾馱鐸聲意亦欣然鐸聲何足欣蓋久不聞而今得聞也昌黎詩照壁喜見蝎蝎無可喜蓋久不見而今得見也予由浙東觀察副使奉命引見渡黃河至王家營見艸棚下挂油煤鬼數枚製以鹽水合麵扭作兩肢如粗繩長五六寸于熱油中煤成黃色味頗佳俗名油煤鬼予即於馬上取一枚啖之路人及同行者無不匿笑意以如此鞍馬儀從而乃自取自啖此物耶殊不知予離京城赴浙省今十七年矣一見河北風味不覺狂喜不能自持似與韓蘇二公之意暗合也

衙齋署一聯曰所到處隨彎就彎君其恕我者些時倚老賣老臣不如人細按之不脫人我相且有火氣不若督河右司馬趙公世顯座右書只如此已爲過分待怎麼才是稱心如此二字有許多現在之富貴安樂在內怎麼二字有許多無益之侈心妄想在此二語殊覺謙退知足無窮受享

春日按部淮北過宿遷民家茅舍土階花木參差徑頗幽僻主人葉姓由博士弟子員而入太學者人亦不俗小園梨花最勝紛紜如雪其下西府海棠一株紅艷絕倫因憶老人納妾一絕二八佳人七九郎蕭蕭白髮伴紅妝扶鳩笑入鴛幃裏一樹梨花壓海棠不禁爲之失笑草堂中懸林良畫榜列一聯倚檻雲來往開簾花送迎係查聲山學士昇所書一見姓名如逢故友聲山於武林訂交二十餘年今已下世又不禁爲之傷感矣

江南陝西湖廣省分太大有上江下江湖南湖北之稱故設兩巡撫分隸其事所屬司道亦分爲二惟先祖爲江南布政使司則十四府四州俱屬一司先祖歷任九年任滿後始分

本朝易名之典最爲慎重非奉特旨還與他諡不得與焉阮亭先生詳考開國以來諡法附載張山來潮昭代叢書意蓋有在也後先生以大司寇致仕未叨大典友人及門私諡曰文介先生以成先生之

志先祖以署國子司成從龍入關改河間太守歷八閩開府予告家居卒後亦未與大典同鄉老友周侍郎亮工受業門人馬中丞祐柯吏部鼎達比部岱私諡文肅先生

前朝有三司六道之說三司者都使司布政司按察使司六道者布司佐貳爲左參政右參政左參議右參議按司佐貳爲副使僉事都司管各衛操軍屯田存寓兵于農之意多以侯伯領之故爲三司之首布按駐札省會參議參政分守外郡在省則管糧儲錢法等事本朝兵制居重馭輕分八旗屯住京師分防各省其都司止令僉丁運糧催徵衛課而已遷轉不過一游擊銜各道嫌其冗雜去左右之名外郡有守者裁巡有巡者裁守事權歸一操縱甚便是三司止兩司而六道止四道也

明初每府設知府一員同知一員通判一員或二員推官一員幕僚則經歷照磨知事檢校知府統理一府各屬州縣諸務同知則同知

一府之事通判專用硃墨筆僉判文牒間有分管糧儲水利者所以有二推官專理一府刑名清晨同坐大堂率領各吏辦理諸務印封耳房庫內出入不由私衙堂左爲經歷司有印官名經歷事事必由經歷惟恐不足又以知事一員佐之堂右爲照磨所有印官名照磨事事必由照磨亦恐不足仍以檢校一員佐之後漸不由舊制率多分管如清車驛傳河防江防海防捕盜馬政巡鹽運糧水利之類丞判各司其事各有處分推官專司刑名兼管查盤印則知府封掌佐貳不敢過問

國初少沿明制近則推官奉裁刑名總歸知府同知不知府事通判不判文牒惟署印押糧解餉以及雜差而已至于司所幕員但存經照間有知檢者印歸堂上官亦虛設亦不過聽差而已然在明朝立法未嘗不善未免事少官多十羊九牧不若今之權歸于一不許掣肘之盡善也

撫軍張公

伯行

乙丑進士需次中翰初任題授山東濟寧僉事陞江

南按察使特旨以僉都御史巡撫福建釋褐後三遷而至開府亦奇

遇也

宮保黃公

大來

在督師李大司馬

之芳

軍前歷著戰功加左都督職

銜初任即授寧波總兵官卒贈太子太保

浙閩總制大司馬瑞圖劉公

兆麒

先任湖北撫軍其時中丞

殿衡

尙

爲公子讀書楚署及後歷任湖北撫軍父子前後開府同在一地已

屬可傳佳話後聞制府計暫歸讀禮服闋再補仍撫湖北是趨庭遊

宦三駐楚焉又中丞先由陝西大參陞江蘇藩司其時署理藩篆者

則蘇松糧道乃兄

殿邦

也二公爲同胞兄弟中丞嗣于伯隸旗故旗

籍而少參則寶坻民籍也以嫡親手足接受交代一月有餘彼此俱

用文移往來亦一僅見者中丞之公子

爲齡

與其師夏

慎樞

同中順

天鄉試劉於癸巳夏於壬辰俱成進士又館選同爲翰林豈非可傳

之盛事哉

李梯雲檢討天祥云永年張五美生於嘉靖甲寅中於萬歷乙酉鄉

試其子鴻基生於萬歷甲寅中於順治乙酉鄉試

翰林學差典試赴湖廣者多不利于榜眼辛未榜眼吳永年昂甲戌

榜眼顧書宣嗣河丁丑榜眼嚴寶成虞惇俱卒於楚京師爛熳衢衢

亦不利于榜眼居停而卒於其地者戊辰榜眼查荆川嗣韓丙戌榜

眼呂無黨葆中

于勤襄公成龍以大司馬大中丞總督河道公文武全才經濟勳業

赫然一時大駕西征時公總統督運軍儲充裕聖心寵眷功勳旂常

朝野倚重然而治河非其所長所謂人各有能有不能也公赴河工

題帶人多不諳河務乃以順天府丞徐公廷璽副之兩不相下議論

參差權難畫一公以勤勞致疾不終事而卒于官時論惜之上念東

南民生運道特簡遂寧先生加宮保大司馬治河而副總河報罷先

生辛勤况瘁事事仰遵指授歷九年河工告成昔之澤國今桑麻矣
排淮泗而注之江上古淮泗並未入江明永樂間罷海運命陳平江

伯璫開通運道由江南山東直隸直達京師淮泗之水以三分濟運

入江七分敵黃入海此老生常談所云以河治河不獨去其害而且
資其利者是也即潘季馴先生河防一書其中亦有詞不能達意處
在治河諸公無不知蓄清刷黃爲要然此四字有無窮經濟無窮學
問非細心體認因時應變者不能也天府金錢糜費固不可太省亦
不宜必身歷其事久而且熟方知其中關鍵余隨遂寧先生數年見
其不避風雨相度形勢可謂精詳之甚猶虛心訪問擇善而從同事
者淮揚李僉事梅湖南劉少參光業先爲桃源同知者接任之桃源
孫同知調鼎皆蒙遂寧先生驅遣頗爲歷練老成可惜俱下世矣今
我輩隨右司馬中丞趙公恪守成規保固無虞雖遵聖主指授感河
伯効靈而遂寧先生垂勑之功莫大焉

浙江卞布政使永樂陞任福建撫軍初蒞八閩制府與公永朝同將軍都統諸公皆郊迎相見歡洽既別卞公減騶從乘四輿仍用藩司儀注持陞任布政使手摺坐官廳候見制府謝不敢當蓋浙閩二省皆制府所統轄其先爲屬吏也公謙退自下時論以爲得體故益稱和衷焉先時有藩司某內陞通政司聞報即用大銀臺儀注鳴鑼開道往拜撫軍乘輿直入儀門撫軍笑而優禮之隨親盤司庫題參虧空甚多不獨落職幾斃獄中又河南一副將當新定文武相見儀注時往謁撫軍公然鳴鑼直入轅門至儀門下馬撫軍不加拒絕即待以新儀注之禮及散餉屆期乃令監放官備加搜剔凡私占影射俱開虛冒兵餉題參正法斯二事雖撫軍器小而亦可爲無禮肆縱者戒也予昔待罪西江稔撫州太守張伯琮之才守遂薦舉卓異張君感余知己願執弟子禮今已陞任河南臬司而余已左遷監司然時通書問猶用手摺稱門人則過于謙抑矣

居官固宜清正亦須和平倘一偏執則處事不能周詳人情難以通達未免美中不足古田余祭酒正健家居奉特旨督學江南先君以遺愛未泯士民感頌不忘請祀名宦已由府申司例必學院批允方可遵行道路相傳余公嚴厲不獨不可干之以私即往來書函亦難輕投予自念今皇上忠孝作人而余公讀書君子未有不以忠孝宅心者予修稟揭直投上請即使撻怒達諸九重爲親受過自甘不辭乃余公竟答一函不但如我所請而且詞語謙遜始知真清正者未有不和平者也昔先祖閩撫中丞公前任江南通省布政使士庶迄今家尸戶祝額前督學請祀名宦乃託詞歷年久遠無從稽考揆其意非出固執即存私念且不喜揚人之善此等品行較諸清正和平者何啻霄壤適翠華南巡叨賜御書舊德貽謀舊德者先祖之勳業也督學聞之索前案即促舉行然祖父前後同宦江南先祖崇祀江寧先君崇祀寧國均隆典禮亦何幸也

官制有名似小而位甚尊職掌之事權最重者有名極清雅而品秩最卑所管之事亦極瑣細煩冗者有名雖武職而專司地方事務名若文職而所司全非文翰者如侍郎名似郎官乍聞似非顯職然古制已有門下侍郎鳳閣侍郎爵位尊崇今六部侍郎亞尙書六卿一階在外則爲總督何其隆也典史一縣尉耳何以得此佳名即列之內閣翰林院詹事府誰曰不宜乃品則未入流所管皆民間細事多吏員除授京都分五城差御史巡察所屬有兵馬司指揮副指揮所管皆命盜詞訟諸事全與兵馬指揮之名不合變儀衛治儀正王府典儀其名亦似文職而司鹵簿弓馬之事升轉俱屬武階相沿既久皆習焉不察矣定制官民涼帽俱戴緯纓惟雨天戴犛纓今戴犛纓者衆取其便易省事且惜費耳

朝衣公服俱用補子繡仙鶴錦鷄之類分品級大小即以鳥紀官之義常見福清葉相國向高集內有欽賜大紅紵絲斗牛背胸一襲背

胸或即補子也如婦人之首飾曰頭面半臂窄衣曰背心不然則補子二字何所取義

衣服上所織四爪者謂之蟒民間通用五爪者謂之龍非奉欽賜暨諸王賞賚不得擅用此定例也又紅絨結頂之帽四面開袂之袍俱不得自製近見五爪龍四袂袍穿者願多人少爲注目即曰某王所賜無從稽考聽之而已

古冠綬纓即項下絆帶也有明紗帽頭巾各制貴賤懸殊見諸畫像傳之梨園乃俱不用帶今則草涼帽如箬笠皮煖帽如毡笠上加紅纓而於帽簷下俱綴以帶絆猶追古制古人結鞵用帶太白樂府燕南壯士吳門豪一首名結鞵子張釋之爲王生結鞵今則多以布裝棉夏以葛裝麻甚且侈以綾錦紗緞多不用帶結矣古今制之不同如此

陝西以羊絨織成者謂之姑絨製綿衣取其煖也今則製爲單袍紗

取其輕暑服也今則製爲綿袍綿褂比比皆然習以爲常諺云有裏

者無裏無裏者有裏意指此乎

賦俗字本
純字音兀

緞與鞞同多貫切音段履之後帖也今厚繪通名曰緞有五絲八絲
內造漢府官素平花帽緞閃緞倭緞各種花紋顏色隨時變幻亦窮
工極巧矣前代惟綾綿綢羅刻絲衲紗之類至於緞不獨未見亦未
聞也近由東洋入中國者更有羽緞羽紗嗶嘰緞哆囉呢據云可爲
雨具試之終遜油衣其價甚昂亦前代所未聞者

古裘有五大裘黼裘良裘功裘襲裘大裘用黑羔皮爲之王者祀天
之服緇衣羔裘朝覲用之鄭風云羔裘豹飾大夫燕居之服近日不
獨不以豹飾而大夫多不羔裘矣間或服之惟領與袖或飾貂或飾
狐或飾銀鼠之類而晏子一狐裘三十年疑用全狐今服全狐者少
羔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近之狐腋盡人而裘矣當年孟嘗君之狐
白裘即集狐之白腋也俗名天馬皮又集項下細毛深溫黑白成文

者俗名烏雲豹甚煖其腿裏一塊黃黑雜色者集以成裘俗名麻葉子亦煖至於全白狐皮則粗冗不堪又有玄狐一種定例止准官一二品以上者製爲帽上賜居多若口外嚴寒出差者亦准爲帽雖名玄狐其實蒼白色者居多也如高昌國貢唐太宗玄狐裘今亦難得蘇季子黑貂裘敝古人貴重貂裘近日稍豐裕者即衣之定例四品以上始用何其僭越也若上元夫人之青毛錦裘漢武帝之吉光裘程據之雉頭裘張宗昌之集翠裘南昌國進浮光裘司馬相如之鸚鵡裘度安之紫綈裘止存其名不知爲何物矣更有捨獬豸一種輕煖華美貂裘之外無出其右所謂胭脂雪者想即此耶侍衛製爲朝衣諸王製爲坐褥而定例亦四品以上始服近亦僭越矣又灰鼠一種最宜於秋末冬初及南方不甚苦寒之地邇來頗多至于毛之白者名銀鼠康熙初年尙少其價甚昂近不獨多而且賤矣又以獺皮爲深衣可禦雪可當衾綳粗而重賤者之服亦裘裘類也緇衣羔裘

黃衣狐裘取其表裏如一羔裘玄冠不以弔言衣冠俱黑色古之吉服也是古之羔皆用黑者而今則純白矣何古之黑者多而今之黑者少也或曰當日之黑羔安知非如今日之染狐皮染銀鼠耶爲之一笑羊皮貴羔而賤老人皆知之獨口外則不然有皮軟而毛長者俗名麥穗子言其毛長如麥穗也口外風高非此不足以禦之雖公卿貴官至彼貂裘之上亦必覆此一件取其毛大壓風也內地亦有此種不如口外者佳

腰帶古以革爲之名曰鞶帶又謂之鞶革自天子以至庶人皆用之後世用絲帶以玉犀鑲嵌束于絲帶之上即玉帶犀帶也本朝按品級有嵌寶石之玉以及金銀玳瑁明羊角烏角之類另製成環以軟絲帶貫之天潢束黃絲帶覺羅束紅絲帶有特賜黃帶者公卿以下多束藍絲青絲帶間有石青油綠織金者無甚關係守制者則束白布帶皆所以分尊卑別等威也帶環先用左右二塊繫以汗巾刀鑷

荷包等類即古人無所不佩之意荷包疑即夾袋也專爲收藏字帖之用後增前後二塊不過飾觀而已又單用腹前一塊帶不用長穗垂下以銅鐵鍍鍍金銀或牙骨角石之類製或二塊扣而爲一此惟於春夏之褻服甚便非常服也

戴孔雀翎所以壯軍威分近侍也分甘餘話所載本朝侍衛皆於冠上戴孔雀翎以目暈之多寡爲品之等級武臣提督及總兵官亦有賜者後文臣督撫亦或蒙賜得之者以爲幸是已然總未分晰詳明大清會典所定貝子戴三眼孔雀翎根綴藍翎鎮國公輔國公戴二眼孔雀翎根綴藍翎內大臣一等二等三等侍衛入內大臣額駙前鋒統領護軍統領前鋒參領護軍參領諸王府長史一等護衛戴一眼孔雀翎根綴藍翎貝勒府司儀長王府貝勒府二等三等護衛貝子公府護衛及護軍校俱戴染藍翎內外額駙俱不許戴諸王府散騎郎有阿達哈哈番以上世職許戴一眼孔雀翎根綴藍翎其餘雖

加級不准戴再查各省駐防之將軍副都統並督撫提鎮蒙賜孔雀翎者止戴一眼

本朝帽製涼帽以德勒蘇草細織成面者爲上等次等用白草內以片金或大紅緞紬各色紗緞爲裏名曰帽胎上覆以大紅絨線緯纓王公卿大夫士庶皆戴之兩用藤織成胎上覆以茜紅西牛尾揀毛爲纓而皆名曰緯笠有用藤竹麥楷織成有簷出外周圍者名曰臺笠此賤者所戴帽以遮日色者攷帽自漢以來已有之鄧通之黃帽管寧之皂帽李晟之繡帽沈慶之狐皮帽即今之煖帽也今之煖帽以貂爲貴次有染銀鼠染黃鼠以爲帽簷者貴賤皆戴至於玄狐則有階級矣若長孫無忌之渾脫以烏羊毛爲之羌服之席帽晉人之白接離皆以羊毛爲之即今之氈笠氈帽也式雖不一而帽之名則同

商丘太宰云骨董雖小事却有分別看字畫經紀不如士夫看銅玉

器士夫不如經紀此語誠然今以二事驗之昔經紀持字畫數軸求售內一軸爲米元章書經紀極贊其真即坐客亦共詡不置予哂之衆譁曰無論米字逼真今不能及即伯生匏庵石田所跋亦非近代手筆也予曰諸君未審耳此軸所書之詩乃國初廣平申梟盟涵光銅雀懷古之作也漳南落木繞寒雲野雉昏鴉魏武墳不信繁華成白草可憐歌舞囑紅裙西園亂石來三國古瓦遺書認八分七十二陵空感慨至今誰說漢將軍檢申集示之愕然此經紀不如士夫也一故中丞張公勳之姪見貽銅器一具贈以十二金欣然而去置案上爲鎮紙用偶來一經紀把玩不釋詢其何以曰此壓繡也宮中用以壓綵刺繡耳予昔以此物貨呆中丞得重價此毋是耶予頷之此士夫不如經紀也太宰洵博古矣但云字畫之佳者雖黑暗處聞其氣味摹其絹素即知真贋不必細看此語未免英雄欺人

生平最愛趙字式古堂所云蘇黃米蔡在宋則爲大家以晉人視之

猶是雕蟲小技惟子昂直追先輩上下五百年縱橫一萬里余家藏頗多自處郡回祿後盡成灰燼其後再爲搜求止得前後赤壁賦二幅千字文一卷兩賦於南巡時在揚州行宮進呈天顏有喜今所存者惟千字文而已陳子文太守奔禮臨摹不忍釋手跋後百餘字

附陳子文跋 昨在黔中題文敏假山詩謝不敢而不能展觀形穢至今猶媿戊子十一月朔葛莊觀察出示此卷屬題謝不敢而又不能遂附鄙語於後考文敏書千字文真行草各體甚多亦有見於停雲及國朝法書者又六體真蹟今在曹待詔秋浦處蒙賜自內府荒陋失學寶墨琳琅皆得流覽今日復玩妙蹟結撰之精運用之變且有出所見之數本此與肅府舊刻筆意相似反復尋味海內之至寶也或曰贗者雙鉤此懷元章狡會之心何足信哉

附自記 松雪墨跡予舊多收藏惜處署祝融之後灰燼無遺

爲生平恨事今閱此卷回憶種種似不及此卷之妙即洛神善
木式古堂取賦中語稱其瓌姿豔逸王孟津跋云鸞飛蛟舞得
二王機神鄙意揣摩猶覺彼肥娟而此遒勁也昆陽爲東甌末
邑此卷流傳民間湮沒已久未經名人題跋或曰爲有心者割
取亦未可定余觀察浙東時於無意中購之如獲拱璧日夕臨
玩覺神采奕奕直追先晉不禁眉宇飛動固予之幸亦翰墨之
幸也夫

高韋之僉事其佩留心繪事能以指頭作畫別開生面超越前人因
赴溫處觀察任道出袁浦余以疋綾長二丈許必索畫盡韋之笑呼
童子研墨盈池以指蘸墨雲飛風動轉瞬而成山石木樹水藻殘荷
禽鳥魚蟹窮工盡致真絕技也後海寧陳子文出守南安便道見過
子文書法無出其右者余以畫索題子文走筆即書高畫陳書洵稱
二妙又系原屬本支無雙絕藝乃出一家誠熙朝之寶物也今子文

已下世矣可勝浩歎

附陳子文跋 歷代以來名家既多以指爲之自我弟韋之使君始人物花木禽獸草蟲不假思索駢指點駁頃刻數十幅隨意飛動無不絕人萬象羅于心胸天地集于腕下此造化特鍾異人也在京師居相近又本宗昆季戊子仲冬赴橫浦過淮壩葛莊觀察索跋公詩妙擅海內涵彙淳蓄無所不有發之吟詠自足盡其變何待小言之箋箋也

刑部主事佺阮兄源河南祥符人余祖籍亦祥符同縣同姓因以兄弟稱長枕大被不異骨肉也兄性聰慧纖巧迥異常人其字怪僻自言融會諸家獨成一體殊有別致畫則揮灑數筆生動酷肖詩不多亦不存稿曾記邯鄲道上一絕風雨邯鄲道紛紛利與名黃梁知大夢千古一盧生至製作之巧賞鑒之精可稱絕倫自製清烟一種商丘太宰以爲在寥天一青麟髓之上又能于一笏上刻滕王閣序一

篇心經一部字畫嶄然在內庭供奉時呈樣磁數百種燒成絕佳即民間所謂御審者是也內庭製作多出其手太皇太后加徽號龍寶暨皇貴妃寶余親見其撥蠟送禮部非大手段能之乎所藏骨董皆人所未見之物未幾卒於京皇上遣內大臣包衣昂邦奠茶酒侍衛送柩出章儀門賜金馳驛爲一時光寵所借無子製作不傳骨董散失近日所用之墨及磁器木器漆器仍遵其舊式而總不知出自劉伴阮者空費一生心思嘔血而終乃不得與東坡肉眉公餅並傳於世悲夫

有人持玉盃質之伴阮兄曰此一捧雪也同爲賞鑒兄曰玉情果美水色亦佳好玉盃則有之一捧雪恐未也余曰不知是莫太常家藏是莫成所僞造者爲之一笑後據楊次也太守云乃祖雍正爲少司馬時曾見之氣魄甚大情色俱美主人曰此真一捧雪也當於日下觀之因持向墀下映日細看杯內雪片紛紛如飄拂狀以是知真贋

有別而命名不虛也

伴阮兄有奇石高尺餘山峰透露對面可以見人山腰白石一段視之如雲白石內又有青石一條如龍形頭角宛然因摹入紙幅名青龍白雲圖懸玩不置又有蜜結伽楠長二尺厚一尺溫潤芬馨迥異衆香雕成諸葛枕式云枕此可免小遺試之果然後俱爲逃奴竊去范談一侍講光宗云康熙四十年侍直南書房見高麗國進人參四枝盛以漆匣精工華麗少頃內侍收進遇熊相國賜履稍爲啓視出語曰其形似人所謂人蓐也扁鵲之語誠爲不謬天顏有喜諭云四十來止見此四枝耳

方竹產於天台山古人取以爲杖雅甚相國王公揆督學兩浙時試題有方竹杖歌余以台州司馬攝府事走筆應之王公謬爲許可詩載分體中

鐫圖章以青田石爲佳而青田石又以洞石爲第一他產不及也石

俱在谿中屛乾谿水乃得石塊質頗燥硬止可琢瓶尊杯罍之類所謂洞者又在水石之內如石之有玉不可多得若燈光石者尤爲不易予待罪括州時曾鳩工採取數月無一佳洞或曰皆爲匠人竊去但地方多一土產即多一累恐賢有司亦不樂有之也

余得痔成漏有五管楚甚延袁州魏老人醫治早用烟熏晚用水洗俱平常痔漏藥料惟上藥密不示人上藥之法甚妙用鵝翎管藥實其中管後一孔如針大由後擠藥如一線直入管中蓋之以膏七日而愈

野葶薺杵碎取汁澄粉少加冰片以之點眼去翳甚效

戊午停科後余遂棄舉子業同學者尙有三人查荊州

嗣韓沈古培心

楊錢玉友

良擇

仍讀書寒家之無倦軒荊州素怯弱余嘗勸慰曰子

病至此尙五夜呶唔何急功名而薄性命耶答曰吾非不知曾夢神人示之以詩有五色雲中第二名之句是以戀戀冀其一驗耳後果

以五經鄉薦榜眼及第古培平湖人北闈不第就試浙省體肥畏熱坐轎號中不能堪出場即卒於龍門外余適兼攝杭篆爲之經理其喪玉友累科不第留羈京師余佐台郡時答書猶有句云人從楊柳烟中去書自桃花洞口來嗣後音問遂絕余以引見赴京遇查聲山學士云久已削髮爲僧矣

秋闈省試內外簾官各有所司自初六至十五凡十晝夜諸務冗雜外簾之監臨提調監試羣公無片刻之暇恐少懈即有舛訛惟賞月後稍安適也頭場畢內簾主考率同考官傳點催卷然一時謄錄不及蓋彼在內空閒也過中秋頻頻解卷內簾漸次冗忙而外簾又閒矣惟清晨開龍門各屬謁見收發文牒此外一無事事由月半至月初頗覺日長似歲己卯監試浙闈中式諸君以余稍知文墨修通家之誼甚恭如查德尹 嗣燾 高巽亭 與許莘野 田盛紫翰 弘遠 在諸君雅意堪嘉而余則謙退未遑也

彭澤劉參政曉未遇時落拓武林徘徊湖上一日祈夢于少保廟夢少保拱手者再以米一勺置諸掌中醒來大慟以爲他日必乞食也後赴廣西傅將軍軍前招撫有功議敘補授浙江糧道始悟少保拱手者敬公祖也以米置掌中者掌糧儲也

廣平秀才馬振古老不應試其子初入泮望中甚切除夕卜竈鏡聽俗所謂瓢兒卦也出見婦人亟問曰我於何年得中答曰驢子騎人那一年意以爲必無之事也一日郊行見驢生駒其主負駒而歸喜曰此非驢子騎人耶即售田治裝趨赴秋闈振古聞子售田以爲必償賭負特借應試之名耳怒甚欲追而責之漸至良鄉同試者勸止且曰今文宗大收老手君宿學曷亦一試棘闈乎振古笑而從之是科父子同榜真奇驗矣諸同榜者稱振古爲年伯謂其子爲同年也其子亦稱諸同榜者爲年伯謂其父爲同年也一夕讌集有友笑謂曰今科喬梓定同連捷儻僅捷一所願在誰振古沉吟良久曰豚

兒尙幼衆爲哄堂

測字起于觀梅雖易數中小技然有奇中而名達九重者如宋謝石輩自不多邁近今卜肆亦復談言偶中休咎立應如響姑識見聞所及者數則更足起發後人有書字字請測者一審視即拱讓曰是一位現任宰官在內則都察院外則按察使蓋上爲憲字頭也但下子字屬地支之初是新遷轉耳恭喜必得又問地方何如答曰總在好的一邊以子字爲好字之半也臨別其親私問曰亦有不利者乎答曰子爲一了只恐此任不能遷轉旣而信然一人書文字問訟事測曰吝不成吝凶不成凶此事即當解矣問何日可解測曰今日何日曰十五測曰再六日必解果符所言問何以知六日也測者解曰以十五加六爲廿一日昔旁加文爲散是以知之入夜人來請測不及書字時已戌時即口占戌字以請問何占曰欲有謀耳測曰不可直向彼言須轉一灣其謀可遂蓋戌字一點轉灣即爲成字也一人失

馬來書奇字測曰必不得矣以爲無馬在旁則騎不成但立可耳鄉
試後一生書花字決去取測曰必中無疑恭喜廿七名已有人在寓
報矣以花字分爲立人廿七也歸寓果然其人嗣後復書一字問終
身測曰廿年內官可至五品問有幾子測曰三子問壽幾何測曰七
十之外不能八十耳細詢其故以一字可加三字故生三子復加二
豎乃成五字故廿年可至五品也一字二三四五六七皆用至八字
則不用一橫故壽至七十以外即止耳一太守書識字請測測曰文
頭武脚若非決獄理刑之方面有司即屬烏臺蘭垣之喉舌近臣應
曰知府以識字與職字相類故知爲官而落筆先成言字遂云然也
曰今任幾年應曰已任五年曰滿六年便丁父艱以中有小六字一
字爲丁字之頭曰爲父象故知其丁父艱也戈屬武但服闋之日不
補文官而補武官殊不可解後果丁艱起復適世職缺人乃補阿達
哈哈番奇驗如神但測字須矢口而出得先天之氣稍加轉念即落

後天便不准矣

生平不喜結盟蓋朋友爲五倫之一朋友甚親何用弟兄之名乎故作結交行有嗟此紛紛假弟兄五倫忘卻真朋友之句憶爲處州太守時僚友八人旣集飛馬相招至則諸君坐次序齒不序爵心竊異之年最長者揚言曰今日之會欲結異姓兄弟君意何如余唯唯因思宦途畏險一拂其意則不合時宜勉強從之至今猶悔也

仕途中交際必委用家人然最有關係蓋伊給事左右窺伺意旨容易作弊爲奸其於事務金帛固所不免未聞于詩文投贈亦恣肆需索者甲子予謁王新城阮亭先生以葛莊詩集呈教先生一見極口稱賞自許作序見貽越月往領閣人辭以未就適先生之宮箴奉命秩祀南海私計先生王事匆迫必無暇及此不知其脫稿已久而家人輩匿爲奇貨橫索多金予與先生文字交若賄而得之不幾汚先生之清白乎迨祀畢先生回都踵門往候入座即道前序因行急殊

覺草草予謝尙未頒發先生怒詰家人隨檢前敍見付別後聞即重懲之矣

阮亭先生一日偶過荒齋見几上刪訂詩草內二疏故里一絕自批刪字先生云此真唐音也何以刪爲七絕易于尖新最難渾成如此作句調和雅俗意味深長恐全集中未易多得宜存之詩云曠懷真足古今師七十人當致仕時更爲子孫謀遠大不將養老賜金遺予祖籍開封歷年既久宗人多居旁邑新鄭六弟又仲遠來相候起居畢即訊家中安吉近況弟曰老母前患背疽得一傳方服之而愈今年八十有七康健如舊又弟婦久病經閉形容枯槁殆不可活聞有滎陽張廣文者能治奇疾延之診視命服丸藥漸至平復肌肉再生可稱白骨回春更有奇者家居北樓上祀祖先所有薄蓄皆積于上不意爲不良者窺探糾黨二十餘人持械燃炬排闥而入直趨樓所家人咸驚避惟聽其去取而已群盜方入室登梯乃忽火炬撲滅

盡行狼狽而出獸奔鳥散豈祖宗之靈爲之默佑耶抑或有神焉呵
護驅逐耶俱不可知獨惜不能向盜者一問何所見而踉蹌奔逸也
此三者皆不幸之幸也予因索二方附記於後

治發背方

用頭髮不拘男婦者一把入真麻油一碗將頭髮熬化令病人
飲之則毒氣漸消不致傷生

治女子經閉形容枯槁

何首烏

半觔切片用黑豆拌九蒸九曬爲末
用人乳浸不計次數得一觔重

懷熟地四兩

紅花

五錢
酒洗

鹿茸

五錢
油炙

當歸四兩

共爲末用揀麥冬六觔熬膏入煉蜜少許和爲丸如梧桐子大
每服二錢漸加至五錢

新鄭高相國文襄公

拱其兄南直操江巡撫

楚鄉人皆稱爲都堂生

來狀貌迥異常人而舉動行事有堪絕倒者自幼即遍體生毛年十

八髭鬚滿頰就童子試文宗見之笑曰汝可
年實弱冠不幸鬚髯如戟此父母遺體耳奈
遂去髭鬚戴小帽着大紅袍騎馬遍歷街市
進學的高大鬍子欲學狀元遊街豈不可羞
日就池邊葦窠傍讀書蚊蟻小蟲遍體家人
頻加拂拭乃曰毋拂爲也此不上進之賤皮
學苦志遂連捷南宮歷官大中丞南直操江
獄聞報即赤體率撫標官將兵卒往捕羣盜
鬪就擒盜曰見一天神遍體如絲懸挂火燄
敢動手耳蓋撫軍遍身赤毛每夜臥則紅光
豬鬃睡于傍巫者以爲室火猪降生語近荒
操江例當巡視各郡所至行臺每責巡捕官
事之家人曰無他因食不飽耳教以當如是

家人言呈送酒筵一席復令人擡極熟豬首一整饅首餽數十枚燒酒巨瓶皆極熱從撫軍前過聞其馨香即問曰此何爲者稟曰犒從撫軍曰如此好物不敬老爺反賞下人耶令列席前手然而食大杯傾酒頃刻俱盡方就筵而坐諸凡添換不遺餘瀝乃不復責巡捕矣食量之大可敵十人一日屬下新任和縣稟謁少年進士服飾華美見其所戴紗帽外織馬尾內炫金絲光彩耀目怒詰之此帽何來答曰京師新興大怒曰我也與你個新興命隸役杖之知縣窘甚再三懇求免冠謝過方免知縣忍而啣之未幾行取臺中特疏列款揭參時弟文襄公當國按其奏章星夜遣人至皖城令其以病請休庶可保全撫軍見弟手書怒謂家人曰你相公叫我致仕難道他要做官便不許我做官麼他道他宰相大就不知哥哥還大看我打得他宰相打不得他宰相如此固執文襄無奈曲全令歸林下罷職後日惟與一老友象戲以自娛一日忽入內久不出老友餒甚又不可歸

告之家人家人稟曰某相公饑甚欲歸耳不然當吃午飯矣叱曰甚吃午飯你叫他去吃那當頭礮蓋自忿屢局敗北也其可發笑者甚多六弟又仲爲言數則因志之寒家新鄭一支與高府屢世姻婭故知之如此

本朝己未召試博學鴻才最爲盛典康熙十七年正月二十三日上諭諭吏部自古一代之興必有博學鴻儒振起文運闡發經史潤色詞章以備顧問著作之選朕萬幾時暇游心文翰思得博洽之士用資典學我朝定鼎以來崇儒重道培養人才四海之廣豈無奇才碩彥學問淵通文藻瑰麗可以追蹤前哲者凡有學行兼優文詞卓越之人不論己未出仕着在京三品以上及科道官員在外督撫布按各舉所知朕將親試錄用其餘內外各官果有真知灼見在內開送吏部在外開報于該督撫代爲題薦務令虛公延訪期得真才以副朕求賢右文之意爾部即通行傳諭遵行特諭嗣內外薦舉到京者

五十九人戶部給與食用十八年三月初一日除老病不能入試外
應試者五十人先行賜宴後方給卷頒題璇璣玉衡賦省耕二十韻
試于弘仁閣下試畢吏部收卷翰林院總封進呈御覽讀卷者李高
陽相國諱杜寶坻相國立德馮益都相國溥葉掌院學士方詢取中一等
二十名二等三十名俱令纂修明史勅部議授職銜部議以有官者
各照原任官銜其未仕進士舉人俱給以中書之銜其貢監生員布
衣俱給與翰林院待詔俱令修史其未試年老者均給司經局正字
聖恩高厚再勅部議部覆奉旨邵吳遠授爲侍讀湯斌李來泰施閏
章吳元龍授爲侍講彭孫遜張烈汪霽喬萊王頊齡陸柔錢中諧袁
佑汪琬沈珩米漢雯黃與堅李鎧沈筠周慶曾方象瑛錢金甫曹禾
授爲編修倪燦李因篤秦公齡周清原陳維崧徐嘉炎馮勗汪楫朱
彝尊丘象隨潘耒徐釦尤侗范必英崔如岳張鴻烈李澄中龐塏毛
奇齡吳任臣陳鴻績曹宜溥毛升芳黎騫高詠龍燮嚴繩孫授爲檢

討俱入翰林其年邁回籍者杜越傅山王方穀朱鍾仁申維翰王嗣
槐鄧漢儀王昊孫枝蔚俱授內閣中書舍人猗歟休哉掄才之典於
斯爲盛其中人材德業理學政治文章詞翰品行事功無不悉備洵
足表彰廊廟矜式後儒可以無慚鴻博不負聖明之鑒拔誠一代偉
觀也而最恬退者李檢討因篤于甫授官日旋陳情終養上如其請
命下即歸更能遂其初志無如好憎之口不揣曲直或多宿怨或挾
私心或自媿才學之不及而生嫉妬或因己之未與薦舉而肆蜚讒
一時呼爲野翰林其譏以詩曰自古文章推李杜高陽相國爵貴而今李
杜亦稀奇葉公慊懂遭龍嚇掌院學士方稿馮婦痴呆被虎欺益都相國宿構零駢
衡玉賦失粘落韻省耕詩若教此輩來修史勝國君臣也皺眉又纂
趙錢孫李周吳鄭王爲竈前生李周吳陣亡笑談更屬輕薄故不附
入

附李檢討奏疏

奏爲微臣母老多病獨子萬難遠離泣血陳情願恩歸養事臣竊惟幼學而壯行者人臣之盛節辭榮而乞養者人子之苦心故求賢雖有國之經而教孝實人倫之本伏蒙皇上勅諭內外諸臣保舉學行兼優之人比有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臣項景襄臣李天馥大理寺少卿臣張雲翼等旁探虛聲先後以臣因篤姓名聯塵薦牘獲奉俞旨吏部遵行陝西督撫促臣應詔赴京臣自念臣母年踰七旬屬歲多病又緣避寇墜馬左股撞傷晝夜呻吟久成廢疾困頓牀褥轉側須人臣止一弟因材從幼過繼於臣叔曾祖家分奉小宗之祀臣年四十有九兒女並無母子笄縗相依爲命躬親扶持跬步難離隨經具呈哀辭次第移咨吏部吏部謂咨內三人其中稱親援病恐有推諉一概駁回竊思己病或可爲言親老豈容假借臣雖極愚不肖詎忍藉口所生指爲推卸之端痛思臣母遲暮之年不幸身嬰殘疾臣

若貪承恩詔背母遠行必致倚門倚閭夙病增劇況衰齡七十久困扶牀輦路三千難通嚙指一旦禱北辰而已遠迴西景以無期萬一有爲子所不忍言者則毛義之捧檄不逮其親溫嶠之絕裾自忘其母風木之悲何及餅舂之恥奚償即臣永爲名教罪人虧子職而負聖朝非臣愚之所敢出也皇上方敬事兩宮聿隆孝治細如草木咸被矜容自能弘錫類之仁推於士庶寧忍子然母子飲泣向隅奪其烏鳥私情置之仕路蓋閣臣去臣最遠故以虛譽採臣而不知臣之有老親也臣雲翼與臣皆秦人雖所居里閭非遠知臣有老母而不知其既病且衰委頓支離至於此極也即部臣推諉之語概指三人而言非謂臣當必捨其親而不之顧也且臣雖謫陋而同時薦臣者皆朝廷大臣其於君親出處之義聞之熟矣如臣獵名遠母則其始進已乖不惟瀆斲天倫無顏以對皇上而循陔負疚躁進貽譏則於

薦臣諸臣亦爲有覲面目去歲臺司郡邑絡繹遣人催臣長行
急若風火臣趨朝之限雖迫於戴星而問寢之私倍懸於愛日
然呼天莫應號泣就途志緒荒迷如墮雲霧低頭轉瞬輒見臣
母在前寢食俱忘肝腸迸裂其不可瀆官常而干祿位也明矣
況皇上至聖至仁以堯舜之道治天下敦倫厚俗遠邁前朝而
臣甘違離老親致傷風化有臣如此安所用之乃臣自抵都以
來屢次具呈具疏九重嚴邃情壅上聞隨於三月初一日扶病
考試蒙皇上拔之前列奉旨授臣翰林院檢討與臣同官纂修
明史聞命悚惶忝竊非分念臣衡茅下士受皇上特達之知天
恩深重何忍言歸但臣於去秋入京奄更十月數接家信云臣
母自臣遠離膝下哀痛彌侵晝夜思臣流涕無已雙目昏眊垂
至失明臣仰圖報君俯迫諗母欲留不可欲去未能瞻望闕庭
進退維谷乃於五月二十一日具呈吏部未蒙代題臣孺切下

情惟有哀祈君父查見行事例凡在京官員門無以次人丁聽其終養臣身爲獨子與例正符伏願皇上特沛恩慈許臣還歸扶養其母叨沐聖澤以終天年臣母殘病餘生統由再造不惟臣母子銜環鏤骨誓竭畢生而報國方長策名有日益圖力酬知遇務展涓埃矣

李笠翁漁一代詞客也著述甚夥有傳奇十種閒情偶寄無聲戲肉蒲團各書造意剋詞皆極尖新沈宮簷繹堂先生評曰聰明過於學問洵知言也但所至攜紅牙一部盡選秦女吳娃未免放誕風流昔寓京師顏其旅館之額曰賤者居有好事者戲顏其對門曰良者居蓋笠翁所題本自謙而譏者則譏所攜也然所輯詩韻頗佳其一家言所載詩詞及史斷等類亦別具手眼

聞賊李自成入皆知因祖墳被掘洩氣而敗然知掘墳者爲米脂令邊長白大緩而不知設計用智皆門子賈煥成之也雖長白自紀虎

口餘生亦多隱約其詞未若長白之姪淮南邊別駕聲威向予言之
歷歷如繪當闖賊猖獗時其兄李自祥改姓張自祥仍爲縣役其意
有在一日令方坐堂視事有一人赴訴賣蒜爲兵所搶令命至堂窮
訊其人匍匐膝前陽作哀訴陰以手按令足令解其意帶至後堂賣
蒜者請屏左右乃脫帽裂縫出封函曰吾寔內監此密旨也令拜讀
乃命掘闖賊祖墳之詔旨隨揮之出升堂僞償其值而遣之然闖賊
祖墳寔難尋問又係密旨不敢聲張其時闖賊逆燄已熾令憂形于
色寢食俱廢門子賈煥令素所親信者乘閒請曰竊見日來形色舉
止大異往常是有大憂鬱而不能解者曷不見告或可効犬馬乎令
察其言詞懇篤且自念舍此無可告者遂詳吐前事煥曰事未可驟
圖也今在官捕快張自祥者本李姓闖賊親兄而縣役某某等二十
人皆挿血結盟兄弟共約賊兵一至即爲內應煥實二十人之一也
今欲知彼祖墓須與自祥結納可徐察之詰旦傳祥入內宅笑問曰

爾本姓李何以易張彼方置辯煥出謂曰吾已細陳底裏不必遮掩令曳之起曰時事已不可爲天意有在爾輩皆應時豪傑予身家方賴保全何必相瞞遂偕煥結拜出則官役入則弟兄久之乘醉託言素曉堪輿叩其墓所形勢自祥乃以出獵爲名邀之同往盡知其所往越數日聞賊兵將犯潼關令出七千金付自祥先行投款軍前吾俟入關後即至盡遣其所好十餘人以附行衛其輜重祥去令偕煥並家人潛往伐墓墓上有大樹一株紫藤垂滿掘至棺藤根包裹千匝以巨斧砍斷其藤棺開有小白蛇一頭角已成龍形止一眼其身尙未變遍屍皆長黃白毛二三四寸不等枯骨血潤如生隨併蛇斫碎而焚之揚灰訖考剖棺之日適聞賊兵敗河南一目爲流矢所中噫何天意人事符應之速耶墓掘畢覓煥不得令甚驚懼多日煥至令詢何往煥曰恐自祥有疑復回則當另圖他計某特送出潼關令彼心安乃敢歸耳此地不可久居乘今聞賊新敗縱有報聞力不暇

及公已爲朝廷立此大功可謂不負君命胡不挂印歸山乎嗟乎煥
一賤役小人耳何用心諄摯乃爾耶令遂棄官煥亦他遁越數年長
白闕住京師之絨線衚衕忽有一僧白髮蒼顏詣門求見縣令邊公
有姪亦新選縣令出見之僧曰非也欲見前任米脂公耳長白出僧
即跪哭長白訝其爲誰僧曰公忘賈煥耶乃相持而泣因向姪追述
前事曰主與吾豈非明朝暗裏之忠臣乎後世其誰知之長白固留
不可與之金不受爲製衣裝一痛而別不知所終有明失國一丐者
題詩於壁云三百年來養士朝一朝喪亂竟皆逃綱常留在卑田院
乞丐羞存命一條赴水而死惜其姓名不傳甲寅閩變浙東溫州總
兵官祖某潛已通款一日伏甲于資福山之大觀亭集衆官議餉巡
道陳公丹赤永嘉令馬公珠皆在坐逆將厲聲挑釁云兵餉不前士盡
饑餒抄陳道家足以給餉有巡道夜不收即夜捕手林義者挺身前
曰爾欲抄吾道主家豈非反耶遽扶公出逆將大喝小人何敢如此

林曰吾小人心惟知有道德主道主心中惟知有朝廷不似爾享高
官厚祿早已順賊一心惟知有賊也逆將愈怒揮甲士寸磔之二公
不屈皆遇害後邑人立祠祀兩公廡下設林義像被皂服兩目瞠視
至今凜凜有生氣余觀察溫處拜陳忠毅公祠賦七言詩五章其二
三云東甌觀察擁專城牙纛空存不掌兵元帥逆謀先士卒謂祖
總兵賢
侯同志又書生永嘉令馬公諱璿陝西
孝廉同過難加贈大參大觀亭暗天無色資福山搖地有聲
俱公被害處今
于此處建祠曾幾何時歸一死留芳遺臭兩傳名朝廷何負汝干城早
豎降旗引寇兵達士報君能盡節小人爲主不偷生夜不收林義扶公
大罵同時被害壁
分寸寸同貞性鐘用洪纖總發聲海內羣公誰作傳雙忠名後附伊
名蓋紀其實也餘載葛莊分體中之三人者下役也彼門子丐者夜
不收非素嫺詩書禮義之人而其忠君報主之心或見于事功或託
諸題詠或慷慨殺身名雖不彰至其成仁則一以視反顏事仇偷息
人世其相去爲何如也當時未有表而出之者故志之

明洪武建都江寧改爲應天府稱直隸及永樂遷都北平改爲北京
曰順天府江寧改爲南京曰應天府稱順天爲北直隸應天爲南直
隸本朝定鼎順天仍其舊稱蓋京有南北者明南京亦置部院群臣
以洪武舊都命名也今版圖已無南北之分應天既改江寧府亦何
南京之有乎既無南京又何北京之有順天應稱京師京都爲是無
奈道路傳呼日訛一日即士大夫亦習焉不察可爲謬誤之甚

鳳陽爲有明始興之地凡府屬土著之人向人自稱不曰敝鄉敝處
敝府而曰貴鄉貴處貴府更不少爲謙遜今已漸無矣

遼東人自著多稱三韓非也晉書韓有三種一曰馬韓二曰辰韓三
曰弁韓馬韓爲高麗辰韓爲扶餘弁韓爲新羅皆東方外國漢傳亦
謂三韓各在山海間地方合四千餘里東西以海爲限即古之辰國
也又唐太常張卿求仙得幸少陵以詩諷之首云方丈三韓外崑崙
萬國西考蓬萊方丈瀛洲海中三神山也方丈在東海中央四面相

去正等方丈許五千里蓋方丈崑崙秦皇漢武求仙處也詩意以爲秦皇之求方丈漢武之窮崑崙皆闕絕不可致之事豈如張卿奉使求符往而遂獲乎可見三韓外云者指極遠邊地爲言而遼東乃漢晉時內地烏得以三韓稱之

在園雜志卷二

遼海劉廷璣

宋漫堂太宰肇筠廊偶筆載曹蜂儀云闖賊陷京師有中州士人被掠者言昔破某邑與一士人共住一大家樓下時當暮春雨中對酒聯句首唱云風風雨雨送春歸忽聞樓上續一句無雨無風春亦歸兩人默然拱聽徐云蜀鳥啼殘花影瘦吳蠶食罷柘陰稀嘴邊黃淺鶯兒嫩頷下紅深燕子肥獨有道人歸不得杖頭常挂一簑衣兩人登樓視之絕無人踪惟飛塵盈寸而已列朝詩亦載是詩與此小異再稽歷朝詩云正德間五羊趙克寬爲建安學諭嘗與朋輩郊遊作送春詩俱用風雨字旁有丐者負莎衣立和一首問之不答而去詩云怨風怨雨總皆非風雨不來春也歸蜀魄啼殘椿樹老吳蠶吃了柘陰稀牆頭紅爛梅爭熟口角黃乾燕學飛自是欲歸歸未得肩頭猶挂一莎衣余合二者考之當以列朝爲是律詩無一韻疊用二句

之體花影瘦鶯兒嫩不合春深中四句一樣切脚尤犯詩病既已爲
鬼何事獨稱道人且欲何歸乎結處散漫全無着落不若列朝詩所
存有源有委句調高老詩既合拍事亦近人

集唐最難對偶工切語意聯貫惟朱竹垞蘇尊詩綜內所載者佳句
甚多如

去日漸多來日少

別時容易見時難
他生未卜此生休

桂嶺瘴來雲似墨

蜀江風淡水如羅

風塵荏苒音書絕

人物蕭條市井空

眼前好惡那能定

夢裏輸贏總不真

千里關山千里夢

一番風雨一番啼

慘慘悽悽仍滴滴

霏霏拂拂又迢迢

佳節每從愁裏過

遠書忽向病中開

舉世盡從愁裏老

暮年初信夢中忙

故國山川皆夢寐

昔年親友半彫零

嗜酒何妨陶靖節

能詩重見謝玄暉

坐牽蕉葉題詩句

醉折花枝當酒籌

過橋樹葉村邊合

隔岸柴門竹裏開

鳥啼雲竇仙巖靜

樹入天台石路新

楊柳亭臺凝晚翠

芙蓉帳幕扇秋紅

天上吹笙王子晉

雲邊度曲許飛瓊

石窗花落春歸處

山店燈殘夢到時

好夢肯隨蝴蝶去

離魂暗逐杜鵑飛

紅樹暗藏殷浩宅

青山空繞仲宣樓

碧落有情空悵望

赤山無伴獨相求
白雲何處更相期

啼鳥歇時山寂寂

寒鴉飛盡水悠悠

歸鳥各尋芳樹去

寒潮惟帶夕陽還

勸君更盡一杯酒

與爾同消萬古愁

梁間燕子聞長歎

樓上花枝笑獨眠

自願勤勞甘百戰

莫將成敗論三分

世態炎涼隨節序

人情反復似波瀾

五千里外三年客

一寸心中萬斛愁

鳥下綠蕪秦苑夕

雲凝碧樹漢宮秋

衰草斜陽江上路

漁歌樵唱水邊村

朝雲暮雨連天暗

野草閒花滿地愁

蘭亭舊路曾相識

子夜新歌遂不傳

天長地久有時盡

物在人亡無見期

自歎馬卿常帶病

何曾宋玉解招魂

千樹桃花萬年藥

半池秋水一房山

中郎有女誰堪托

伯道無兒最可憐

千里雲山何處好

十年書劍總堪悲

波生野水雁初落

風靜寒塘花正開

獨坐黃昏是如伴

每逢佳節倍思親

共說陳琳工奏記

焉知李廣不封侯

蕭何只解追韓信

賈誼何須弔屈平

料得也應憐宋玉

不知何處弔湘君

能將忙事成閑事

不薄今人愛古人

閣中帝子今何在

河上仙翁去不回

滕王高閣臨江渚

漢主離宮接露臺

壺觴須就陶彭澤

勳業終歸馬伏波

以上皆極自然放翁所云火龍黼黻手非補綴百家衣者比也近復有集陶集杜者皆不能自然巧合

門神詩甚多如紛紛後輩催前輩濟濟新官換舊官之類惟唐實君

考功

孫華

一聯云將軍自昔名當戶

自註李廣孫名

丞相于今亦抱關

自註出蔚

望之精切博雅一時傳誦

豆腐詩惟查編修夏重

慎行

有顧名原合腐儒餐之句甚佳又一日

入侍上幸海子捕魚賜羣臣命賦謝恩詩編修結句云笠簷蓑袂平生夢臣本烟波一釣徒詞意稱旨忽奉內傳烟波釣徒查翰林蓋同時有聲山學士故以詩分別之足見聖心嘉尙一時以爲幸可與春城無處不飛花韓翃同一佳話

孟翰林端士

亮揆

先聘張守戎之女張官雲南兵戈阻隔音問不通

及孟貫遂結婚世族未期年滇省蕩平先聘復至不能卻謝乃分宅而居張美而端善文翰尤工詩世族之女祖父兄弟皆貴顯孟厚世族而薄單寒張氏所居屢月僅一至焉張賦秋閨怨八首內云落落秋風班女扇團團明月竇家機其詩徧傳孟不少悔忽傳旨孟亮揆行止不端着革職一時快之

朝鮮使臣至京賀萬壽有一聯云河清適際千年一嵩壽齊呼萬歲
三莫謂異國遂無奇才

朝鮮女郎許景樊八歲賦廣寒宮玉樓上梁文此又外屬之女神童
也惜其文不傳尤侍講展成侗戲爲補之見西堂雜俎

明末一大老教子弟勿作古詩恐壞人心術或聞笑曰沈休文始創
四聲當爲君子第一但不知何以處淵明余以爲陶靖節當年尙未
有近體耳至李唐詩人無近體者甚多豈盡小人耶近世又鄙近體
云開手便作七言律其人可知矣則君子小人又何稱焉

九言詩起於高貴鄉公不獨作者甚少知者見者亦少楊升庵梅花
一律云元冬小春十月微陽回綠萼梅蕊早傍南枝開折贈未寄陸
凱隴頭去相思忽到盧同窗下來歌殘水調沈珠明月浦舞破山香
碎玉凌風臺錯恨高樓三弄叫雲笛無奈二十四番花信催不過存
此一格恐難得佳也

古人才深似海膽大於天故命意造句咸出人意表然亦有平中見
奇爲今人不敢道亦不肯道者如李德新之東西南北人用夫子成
語猶可也若古詩魚戲荷葉東魚戲荷葉西魚戲荷葉南魚戲荷葉
北四句止更四方並不叶韻杜少陵西川有杜鵑東川無杜鵑涪萬
無杜鵑雲安有杜鵑四句一韻韓昌黎鴉鴟鷓鴣連用七鳥
名羅昭諫一二三四五六七連用七數目更有連用七然字五休字
成句者又欲以極鄙極俗之語化爲出風入雅之句爲可怪也然惟
古人爲之今人則不可耳雪壓長林萬木低經句不共野人期蹇驢
借得如黃犢猶怕山橋未敢騎此不知何人佳句粘貼桃源村舍壁
上或是古作或是近詩俱未可定惜予讀書不多即多亦弗能記憶
耳一見賞心何其靜雅謹慎之至也

漂母祠題句頗多一望皆黃茅白葦無足取者惟有一絕我攜千金
來但買淮陰酒平生恥受恩長揖謝漂母詞意超脫不與衆同但不

落姓名或曰此海寧陳素菴詩爲人抄襲耳

論語內無此字四書五經無眞字曾經細查洵然

愆音宰北人呼小兒之不慧者楚湘沅間凡言是子者亦謂之愆罔通用俗字也

鑿音問原本玉破有紋者曰鑿今凡器破而未離者皆用此字諸音詐上聲與諸字有別申敬中云萬曆間京師有四川衛官話寵唱名時呼諸寵不應唱畢獨留問何姓名對曰話寵此姓罕見存以備考
鑿音蓋以田地租人收種年滿仍退者

度音托丈量物件兩手舒平爲一度今河工多用之而此字與鑿字正字通字彙皆不收

尤展成侍講才學典麗著述傳誦海內世祖章皇帝見其西廂時藝大加稱賞趣召入而先帝昇遐矣康熙己未試博學宏詞入翰林然每自傷未由科目故於詩文常寓志云漢以策制科而班馬揚雄不

遇唐以詩取士而李杜浩然見遺又題鍾馗像云進士也鬼也鬼也
進士也一而已矣又李白登科記云你曾見那個狀元會題詩來是
雖一時感憤之言人皆曰不留公郎門生地乎文人落筆當從忠厚
和平怨而不怒古人有以教我矣

有督學江南者待幕友薄甚羣誚之乃集四書句縮腳爲詩云拋卻
刑於寡來看未喪斯只因三日不博得七年之半折援之以全昏請
問其結句未就羣哄而笑適東君至訊知其由乃續曰且過子游子
棄甲曳兵而一章皆用四支韻通押虛字亦奇構也結句更出意表
少時過淮陰鹽城縣丞何素之之四爲余言蔡昆陽狀元啓傳二事

一蔡公車投刺山陽令蓋同年而先仕者批其刺令關者查明蔡拂
然北上殿試及第令以厚幣請罪蔡卻之答以詩曰一肩行李上長
安此日應憐范叔寒寄語山陽賢令尹查明好向榜頭看一蔡狎一
妓臨別賦羅江怨調功名念風月情兩般事日營營幾番攪擾心難

定欲待要倚翠偎紅捨不得黃卷青燈玉堂金馬人欽敬欲待要附
鳳攀龍捨不得玉貌花容芙蓉帳裏恩情重怎能勾兩事兼成遂功
名又遂恩情三盃御酒嫦娥共彼言如此未知果否

平涼太守楊次也

守知

其先爲邳睢河官相與辨論古今改正詩文

雖僚友若窗友也賤辰二月十六日贈詩有云月當旣望光才滿春
過平分氣始和可謂清切之甚一日約効力諸君遊依綠園分韻賦
詩余有句勝地風雲諸子會名園松柏老夫來次也向諸君曰祇覺
劉公詩句持在手中都是重的

偶於友人案頭見拙刻葛莊集硃批此亦出入香山劍南間而未純

者曲阜孔東塘

尚任

乃曰宋人之句唐人之調余則何敢惟朱中立

評蘇允吉大司馬詩曰格不高而氣逸調不古而情真二句吾所深
服余有酉時立春作內一句云春向斜陽盡處來丹徒夏庶常
云此士人稱公爲春陽先生也

關夫子殿額多用志在春秋鄆州劉廣文桐自嘲曰此四字似可移
書首藉齋中專爲吾輩而設吾無奢望惟望二丁祭得肉食耳是亦
志在春秋也聞者絕倒又有謔廣文一聯耀武揚威帶褲打門斗五
板窮奢極欲連監買豆腐三斤帶褲連監更覺形容過甚山陽司訓
陳求夏後端乃其年檢討維崧之子也十年來微祿不足以糊口時
賣文以資不給先其年有篋衍集選子詩若干付梓竟爾遺落詢之
求夏曰此集刻於先人身後爲人竄易稽其原本不獨公詩未登今
現存未刻者尙多過半擬刻篋衍續集以成先志苦於俸薄不足以
供剞劂奈何

門人常近辰建極天資總敏力學工詩余以一札勉之覆書云捧誦
手諭宛如侍立左右親聆教言但建極自受業門牆矢心惕厲惟恐
入於小成有辜大教無如天分低微終難上達又兼三四年來浮萍
斷梗講論無人未免自以爲是所謂差以毫釐失之千里者矣昨細

讀批示拙作如夢初醒今後更當多讀多作多改細心體察不但不
敢有負指教亦斷不肯自安於卑近也披閱之下足見其服膺好學
深可嘉尙當此年力富強時能虛懷如此其後又何量焉

附原書

僕與足下訂交有年會必談詩別必寄詩外人見之莫不曰此
二詩人也然足下數年前之詩與今日之詩無異殊爲惜之何
也寫景不過陳陳相因幾字數言而已寫情不過碌碌無奇庸
詞習句而已求鍊一超脫之意出一驚人之語成一俊逸之篇
不易得也如此雖再過十年再成千首亦何益哉向見弔孫七
古一篇可稱傑作以爲手筆開展自有進境孰知此後仍寥寥
焉以足下英敏之資靈秀之筆何忍安於卑近然非讀古學古
不可也老生常談輒曰選體漢魏六朝初盛此豈易言哉不過
好高務遠者之夸示於人耳扼要之法但取與我性情相近者

如唐之錢劉香山宋之後村石湖劍南明之季迪茶陵推而廣之如宋之永嘉四靈元之虞揚范揭明之前後七子選其集中之最者熟讀而玩味揣摩而討論之即不能苦心探索亦當採擇而涉獵之痛謝熟徑盡去窠巢三五月後鬱勃而出奮筆疾書眼前意中自然清真當必有過人者矣要知古人言景言情不能出於雲泉花月觴詠狂愁之外我能化腐爲新點鐵成金即足名家兼能傳世耳此足下對症之藥也

燕趙道上有石碑勒子路宿處土人名其地曰石門拙作有僻地得先賢一宿傳千古之句據聖裔博士孔東塘云石門在曲阜北四十里登泰山必由之地子路卞人卞城在石門東南四十里子路之齊之魯道經石門故宿焉觀晨門之問子路之對皆鄉鄰語故知非他國之石門也天下石門有十餘處或山名或地名獨此石門乃齊鄭盟會之所見於春秋爲最古也

孔東塘向余云石門山峯秀拔林木鬱葱杜工部陪劉九法曹鄭瑕丘石門宴集詩云秋水清無底蕭然淨客心掾曹乘逸興鞍馬到荒林能吏逢聯璧華筵直一金晚來橫吹好泓下亦龍吟欲於此處建一秋水亭君當任之余隨庀材鳩工以成此役與春山館相對春山館者在山之南麓即張氏隱居也張氏字叔明魯國諸生爲竹谿六逸之一杜子美訪之有春山無伴獨相求之句秋水春山可稱絕對

附東塘書

石門山者詩人社集之所也夫子開其端李杜承其緒而我兩人遙遙相對一席不散豈可濫入邪派混我吟壇修葺之舉似不宜更讓他人也記石門勝蹟甚夥惟秋水亭爲全山冠冕工宜亟舉況山中建造不須高大在有力者爲之如編一鶴籠耳竹木選就鑿枘合成一水盈盈載至堯郡距山纔七十五里耳棄舟登車至彼合架不日之工新亭成矣開名山之生面成敞

里之奇觀先生之風山高水長孰得而泯沒也獨念我兩人年
逾周甲事須早就不但乘時可爲亦須親眼見之親身享之弟
經營四十年僅能種樹千章並未加一綯一茅今得先生慨然
任秋水亭之役其餘春山館晚興樓何敢重煩物力但續續商
略或有機會料得天下賢者必無一部葛莊集鎮此石門者相
須殷相遇疎固其宜耳

附孔東塘建秋水亭記

石門山形如蟠龍前有臺曰頷珠幽谷之水所由瀉也石骨多
竅水之渟者深不測夏秋間常噴腥霧疑有螭龍土人呼爲龍
泓禱雨輒應泓上石基平曠能收全山之勝唐杜子美陪劉九
法曹鄭暇丘宴集於此後之遊人臨水濯纓多詠杜詩惜無片
石可捫把茅可憩耳予每來必步此基慨焉永歎穆然長思欲
構小亭而刻詩於壁一以棲前哲之靈一以遲後賢之駕區畫

三十年而榛莽如故但乞鄭簠書一秋水亭額攜之行篋展玩而已嘻老矣甲午冬薄遊淮南得遇在園觀察語及石門之勝且歎亭之未建而詩之未刻也在園毅然曰此詩人事也肯讓予爲予何幸也即日選材命匠不浹旬而亭與碑成矣即日舟載北來不浹旬而翼然臨於龍泓之上矣千年缺事一旦補之予把酒落成覺峰巒溪澗莫不趨赴此席賓客絲竹無非湊泊此詩所謂頌珠臺者有此亭與碑非真龍頌之珠乎異日者在園先生蒞我東土過石門而覽勝蹟予也追陪宴集倡予和汝必有名篇雅什輝映石門當不似劉九法曹鄭瑕丘僅費華筵之一金而甘以秋水八句讓子美也康熙乙未三月云亭山人孔尙任喜而記之

見近日布衣寒士專以傲慢薦紳爲是細考其抱負行止全然傲慢不起真是井蛙觀天近日後生小子專以指摘前輩爲能細扣其學

問見識全然指摘不著真是蚍蜉撼樹此輩不獨可笑實可哀已

吳人呂文兆熊三十年舊交也性情孤冷舉止怪僻一夕席間呂舉

一令各誦鬼詩如下有百年人長眠不覺曉 自憐長夜客泉路以

爲家 寒食何人奠一卮骷髏戴土生春草 自去自來人不知歸

時惟對空山月 西山一夢何年覺明月堂前不見人之類余後舉

明人餓口詩有身無首知是誰寒風偏射刀傷處呂拍案叫絕以爲

駕長吉而上之好尙如此其人可知先年所衍女仙外史百回亦荒

唐怪誕而平生之學問心事皆寄托於此年近古稀足跡半天下卒

無所遇近以陸伯生蔡九霞纂緝廣輿記止詳註各府而略州縣不

足備參考乃編成績廣輿記頗爲詳明以卷帙浩汗尙未能付梓

佟圖南世京才人而有氣節者也平昔以詩酒爲緣循循儒雅絕無

窘乏之狀即詩亦無寒乞語不意一病不起卒後無以爲殮惟敝衣

數件質票數紙而已故余挽詩云高品能孤立英才未一伸開箱無

長物至死不言貧與楊次也太守比屋而居挽詩云士品最難窮裏見分燈從不借隣光太守感余詩內有有名雖縣令其實乃詩人之句遂題曰詩人修圖南之墓友人常定遠爲之勒珉

余詩將進酒直用太白一杯一杯復一杯句刻成悔之門人尹半檐

穎曰古人詩有直用古人者柳色黃金嫩梨花白雪香陰鏗句而

太白直用之有用古人句而增字佳者水田飛白鷺夏木嘯黃鸝李嘉祐句而王右丞加以漠漠陰陰遂奪爲己有更有直用己句者許仰晦一尊酒盡青山暮千里書回碧樹秋一見於京口閑居寄兩都親友再見於郊園秋日寄洛中故人有今人直用古人之句者如王新城先生漁洋集懷人詩道予問訊今何如與道甫問訊今何如同直用少陵不少嫌也況所用太白成句非出色佳構不過平率無奇者若欲抄襲何取乎此識者自當知之

余詩童去自埋生後火飯來還掩讀殘書或謂直抄放翁然陸句呼

童不應自生火待飯未來還讀書余變其意非直抄也

刑部王主事

兼

善談諧行二面麻由外城入署至椿樹衢見男婦

鬪毆衆擁難前兀坐小轎中成打油詩一律人心天理偶然差闕起
張家與李家一腳飛來頭有血兩拳揮去口無牙纓冠往救虧三嫂
袖手旁觀是二麻亂挽青絲呼好打明朝必定到官衙聞者無不絕
倒一時喧傳都下因達大內後王轉員外郎引見時侍衛諸君齊指
曰此即袖手旁觀之王二麻也

董甥

起裕

請問曰古人單詞片語膾炙千古如空梁落燕泥池塘生

春草雲中辨江樹楓落吳江冷微雲淡河漢疎雨滴梧桐之類此人
人共知者近見阮亭先生所稱雨止修竹間夜深流螢至果幽靜絕
倫至大江流漢水孤艇接殘春二句反覆思索不得其佳處何也答
曰新城天資學力非比常人所取皆最上乘必格韻高妙方可入眼
吾輩初學人自當循序漸進登高自卑爲是絢爛之極歸于平淡未

能絢爛而先平淡恐涉畫虎不成之病孤艇殘春句不必思索工力若到自能知之莫疑爲英雄欺人語明季一富戶有二婿一已爲守備一尙是儒生富戶輕生重備後備歷陞副總兵任邊上生聯捷南宮以御史差巡九邊過其境副總披執郊迎夜帶兵馬擁護五鼓副總親爲傳報稟請閱操生於枕上賦一絕云黃草坡前萬甲兵碧紗帳裏一書生而今始信文章貴臥聽元戎報五更

陳健夫 于王 詩名頗著與檢討其年通譜雅善其年篋衍集選刻其詩然才而僻合己者膠漆稍違趨向則冰炭矣爲詩宗杜故近體多五言性豪詩酒不樂仕進類晉人之放誕使其檢束身心努力經濟功名正未可量況漢軍比諸漢人出身稍捷而漢軍同輩者仕多華賸健夫雖遨遊所至延接甚懽然垂三十年終於韋布甲午夏過予袁浦徵歌文讌把杯索扇立成三絕以贈小部之佳麗者未幾北返近晤曲阜孔東塘知其卒于東魯殯於友室悲夫

陝川總制大司馬孟公喬芳爲開國元勳亦清廉第一世祖皇帝念其功懋給以世襲阿達哈哈番其長君自幼喪明聖恩准其承襲俸祿照常支給雖盲其目能聽於耳通文翰善應對且能詩每於稠人坐中聞聲即辨某人一日遇諸塗余于馬上問起居即答曰劉世翁好違教將兩月矣同行者俱愕然且每會必問近日有佳作否試爲誦之入耳心通頗知句之美惡其自著纍纍成帙最得意者寫懷五律二十首猶記腹聯云一官慚報國十載羨歸田餘亦清通

施侍講愚山先生閻章家居先君任宛陵時甚爲莫逆戊午先君見背己未先生以中堂交薦博學宏詞赴召入都過余賜第親至先君神主前拜畢痛哭設座對主談曰老公祖久別不復相見矣治弟本期終老林泉公會勸余出山堅執未從今一旦再入長安究竟學何曾博詞何能宏撫心滋愧不獨無面對公未免爲猿鶴所笑耳謬承聖恩叨授詞林實無報稱行將歸矣非負知我也有應召二律請爲

公誦之可以鑒予心矣猶記一聯云黃閣憐知己青山解笑人誦畢以刻箋焚于主前再拜又哭復拱曰公郎少年銳志於學其詩清真不落浮響予敢不以前輩自居相期有成乎此即所以報公之萬一也媿媿多言正容恭敬儼然生人面談童僕多竊笑之然前輩於交情知己死生不爲少變愈見古道焉

邊桂巖別駕性癖性癖搗鼓尤妙漁陽三弄今時無二手也自言傳諸舊內宦然僅得大旨耳至摹擬盡致皆從心會聞其初學時起居坐臥飲食寤寐惟鼓是念每常對客兩手動搖作搗搗狀自亦不知也與余同官袁浦間一試之窮數十刻之力方盡其妙予爲賦搗鼓詞三十二韻嗟乎正平後千古傳心桂巖一人而已桂巖亦憂失傳思得願學者授之而卒無一能師其藝者真絕技也

附搗鼓詞

春光一奏柳杏妍秋風再奏葉盤旋

明皇自製春光好秋風高二曲孰能上奪

天公權臨軒縱擊鼓淵淵羣音之長推鼓先萬物和氣賴以宣
劈空製造感聖賢後人沿習樂便便尋常瑟瑟雜管絃未若今
日搯搥全中庭飲罷撤綺筵有客解衣簪雙肩接槌到手屢變
遷初猶散漫繼纏綿忽驚霹靂下遙天金戈鐵馬搗中堅須臾
簷溜雨連連衆語嘈切滿市廛有如長林斷續蟬有如落盤珍
珠聯併將雙槌暫棄捐用爪用指用老拳最後一通更轟闐河
流入海匯百川耳根莫辨聲萬千墜石一聲方寂然座客改容
歎有緣醉者以醒病者痊漁陽絕技誰能專淮陰別駕三韓邊

願君之壽如偃佺不爾其後恐失傳

別駕祖籍高麗

天許樓讌集誦古詩爲下酒物欲各搜從來武人之能詩者或紀全
篇或采警句亦吟壇勝事也坐中陳求夏

履端楊次也

守知吳吉人

萬尹半檐

題梁簡臣

天眷王若士

肱吳謙侯

邦亨陳朗行

紅紀異

永錫

二孫

永錫

三會撰

陸紫函

大奇費厚蕃

錫董大甥

起裕

大孫

永錫

二孫

永錫

三孫永錫咸欣然而應有獨誦一首者有連記一人數首者有誦其警句或警聯者有能誦長篇偶忘一二句而他人補之者有三四人共記一首更有上下訛錯別後檢查改正補到者皆附錄之以時代敘先後獨明詩爲最多然一時興會所至亦不足以盡武人之詩也
梁曹景宗

華光殿宴聯句餘韻

去時兒女悲歸來笳鼓競試問行路人何如霍去病

唐洪州將軍

題屈原祠

行客漫斟三酎酒大夫原是獨醒人

雁門郡王王智興

徐州使院

江南花柳從君詠塞北烟塵我獨知

宋左千牛上將軍曹翰

內宴應制

三十年前學六韜英名嘗得預時髦
曾因國難披金甲不爲家貧
賣寶刀臂健尙嫌弓力軟
眼明猶識陣雲高
庭前昨夜秋風起
羞見團花舊戰袍

岳武穆王

題齊山翠微亭

經年塵土滿征衣
得得尋芳上翠微
好水好山觀未足
馬蹄催送月明歸

明定襄伯郭登武定侯英諸孫也有聯珠集

滄牙山

險瘴南來獨滄牙
天分蠻獠與中華
萬盤山繞一絲路
百丈峰開千葉花
毒霧瘴烟相映靄
鳥聲人語共咿呀
停驂每勞征南士
莫

聽啼猿苦憶家

普安道中

竹暗籐荒路欲迷一重山度一重溪
枯槎偃蹇如人立蠻語侏儻似鳥啼
花底雨晴飛蛺蝶水邊冬煖見虹霓
祇應風味堪題處三寸黃柑壓樹低

入緬取賊早發金沙江

征帆如箭鼓聲齊舟渡金沙更向西
石棧夜添蠻雨滑曉江晴壓瘴雲低
水邊烏鬼迎人起竹裏青猿望客啼
又隔滇陽幾千里桐花榕葉晚淒淒

軍回

兩行旌旆引鳴笳萬騎宵嚴不敢譁
隔岸水聲衝石響罩山雲腳受風斜
孤邨月落時聞犬古寨春殘不見花
歸騎莫嫌征路滑涼風吹雨灑塵沙

寄涇州守李宏

涇陽太守如相問更比來時白髮多

蠅

苦不自量何種類玉階金殿也飛來

梅子

莫倚調羹全待汝世間還有皺眉人

塔頂

不知眼界高多少地上行人似凍蠅

參將湯引勅

題壁

戰酣日落陣雲開百騎難當萬馬來血汗遊魂歸不得幽冥空築

望鄉臺

戚武毅公繼光止止堂集

登石門驛新城眺望

萬壑千山到此寬城邊極目望長安平居自許捐軀易遙制從來
報國難尙有二毛驚歲變偶聞百舌送春寒廟堂只恐開邊釁疏
草空教午夜看

盤山絕頂

霜角一聲草木哀雲頭對起石門開朔風鹵酒不成醉落葉歸鴉
無數來但使雕戈銷殺氣未妨白髮老邊才勒名峰上吾誰與故
李將軍舞劍臺

度梅嶺

溪流百折繞青山短髮秋風夕照閒身入玉門猶是夢復從天末

出梅關

俞武襄公大猷正氣堂集

挽薛養呆

伐木風不還今古幾心知我與君結契相期弱冠時平生一然諾
盛衰永不移我善君相助我過君相規嗟君忽奄逝一老不憚遺
昔爲暫離別今作長相思戚戚重戚戚良朋今有誰

萬都督表號鹿園居士玩鹿亭稿

憫黎吟三之一

虎兕來猶可奔狼師一來人無存大征縱殺玉石焚昔人雕勦只
一村雕勦功成賞不厚大征廢子還廢孫殺一不辜尙勿爲何況
萬骨多冤魂

山亭納涼

一亭梧竹裏迴出市塵間石徑緣蘿入江峯對座閒海雲朝屢變
山鳥暮雙還別去衡茅下思君嬾閉關

宮女歎

莫向雲屏羨阿嬌暫將清淚度春宵帶圍自此拚長減待得君王

愛細腰

劉指揮使銳春臺集

和徐東濱

何處幽棲好城西有茂林山來當戶翠竹長隔牆陰哺子飛梁燕
窺魚下水禽閉門無所事赤日任流金

余參將承恩鶴池集

感興

白日沈西陸返景流東岑端居屏塵翳欣然理鳴琴大雅僉不悅
馳情在鄭音違俗信靡合安可同荒淫達人宜止足嘉邈我所謀
富貴苟非我一唾麾千金

答草池約泛蓉溪

春來花鳥總關情夜雨愁聽不到明怪殺主人猶病酒晴江鼓柁
放舟行

放舟行

芙蓉溪水三尺強蒼蒼兩岸花草香若待長江新漲合撐舟直上
小茅堂

望忠州

高江落日片帆秋岸上魚罾次第收無數峰巒雲霧裏舟師指點
認忠州

張都督通

游西林菴

野寺蕭條一徑微山僧相見語禪機雲深石洞玄猿伏烟鎖松林
白鶴歸上界疎鐘通碧落邊城鼓角送斜暉浮生自覺渾無定欲
解鳴珂問釣磯

周京營都督于德

平烏刺江

春蒐馬跡遍南荒
彝獠新降罷畫疆
絕壑危巖通鳥道
飛旌疊鼓遠羊腸
黔瀘東下歸辰浦
等砦西來接夜郎
王化遠行銅柱外
炎州萬里盡梯航

張指揮元凱伐檀集

春日遊西苑

宣室臨西苑
靈臺對籍田
宮鶯迷綠雨
廐馬飲清川
柳引金隄直
松含玉殿圓
先皇受燎處
寂寞鎖春烟

西苑宮詞

九獻不須歌舊曲
詞臣昨已撰芝房
大官不進麒麟脯
御饌惟供五色芝
水旱恐煩祠后土
未央深處好祈年
朱衣擎出高元殿
先賜分宜白髮臣
拜舞不同郊社禮
科儀一一聖人裁

進來白鹿高于馬馴擾金階不畏人

李千戶元昭响嶼山房集

送周虛巖歸吳

返棹歲將晏離亭酒共斟
鳥雲寒沒影江日凍生陰
莫惜飄蓬跡應傷折柳心
丘中別同調聊復理鳴琴

黃參將喬棟

聽秀上人彈琴

高僧理鳴琴古調盈人耳
濤生松下風龍起鉢中水
聽罷猶冷然月出疎篁裏

張右都督如蘭功狗集

吳門夜泊

帆影初抽落日斜江橋風湧太湖沙
行人莫上蘇臺望無復吳王苑裏花

秋參將從夏

月夜同劉天山作

孤館寒燈夜相看聽晚笳清宵醒客夢明月落梅花碧海潮聲急

清霜雁影斜不堪憐歲暮況復是天涯

袁守備應獻

鄭司馬入塞歌

十載籌邊鬢欲秋玉門生入未封侯君王豈惜師中命尙有山陰

十六州

奚百戶汝嘉

旅懷

十日雨初霽一年春已殘苔痕蝕徑滑草色釀陰寒昔悔從軍易

今悲作客難殊方有桃李能得幾回看

陳百戶鶴海樵集

夜坐見白髮寄別朱仲開張甌江

坐久北風起江聲帶遠沙客愁初到髮鄉夢不離家林靜無殘葉
燈寒有落花懷君夜難寐別緒轉如麻

高郵贈龔山人

近苦江東水轉憐淮北居入秋嘗白稻留客鱸青魚樹柵春收犢
穿潮夜灌渠期君結鄉社同著養生書

泊京口望金山寺

南徐一片石千古柱中流繞樹開僧舍緣空結梵樓疎燈明水底
落月挂潮頭向晚禪鐘起風吹到客舟

題楊法部容閣閣

閣傍江城外窗開雲水間祇因塵境遠自覺主人閒日落見歸鳥
月明看遠山移船候潮至相送野僧還

寫山水

夜來風雨惡落葉打柴關曉起敞溪閣亂雲猶在山

題畫贈姜明府

暮雲春樹路千重雪後看山到處同夜永燈寒無過客月明江色滿樓中

送張伯淳還關中

憐君獨棹渡黃河西北山川入雍多料得到家春未至馬蹄半在雪中過

送王諫北上

東去春潮到驛門半江風雨近黃昏由來知己難爲別不是慇懃戀酒尊

吹笛懷友

玉笛橫吹入夜分中天華月度流雲茗川兩岸春風起飛盡梅花不見君

外摘佳句如

近海潮通郡連山瘴入樓

山川留別夜風雪望鄉人

孤月長隨棹寒潮自到門

繞廬松葉暗穿竹水聲齊

明月幾家好故人今夜俱

牀下鳴蛩偏入夜風前白苧不宜秋

風塵會面猶難卜世事傷心只自知

細雨殘燈歧路酒清江紅葉寺門舟

薄遊兩見鴈歸塞多病卻憎花滿樓

高士遠棲滄海曲好山多近永嘉場

山深倦鵲猶依樹風定飛螢忽上樓

陳遊擊將軍第寄心集

歲暮客居呈焦弱侯

仲尼本周流忽發歸與歎意在就六經匪爲思鄉串嗟我老無聞
託興游汗漫邈想古通人反側常宵半秣陵一君子少小登道岸
嗜學自性成羲易旦夕翫近得從之談悅上中天觀詩書數千載
立語窮真贗欣然遂忘家何知有歲晏

邵武舟次

樵川泛輕舟青山起當面薄霧頻往還奇峰互隱見灘灘若峻坂
下下如飛箭秋容西楚同人語南方變茂樹雜村烟澄溪勝江練
始知溯洄艱轉喜隨流便對景持一杯幔亭未足羨

禹碑行

岳麓神禹碑何年鐫刻之真蹟雖莫窺字體殊瑋奇儼如冠冕之
獨立矯若鳳鳥之來儀或呀而連目或聳而並肩或展而雙足或
握而兩拳神藏蘊蓄意騁蹁躑既非鳥跡之踏踏亦非垂露之涓

涓篆隸八分抑又邈焉計歷年之既久何
默護故歲久而彌鮮據譯讀之恍惚未以
弗覺偶至湘潭返船直肩輿而迅步遂見
滌獨坐翫而弗旋昔韓退之嘗千搜而革
迷途之未遠無亦此生之宿緣

山中蚤秋

春夏詎能幾淒淒白露還秋容先到草
清蟬抱樹閱人生衣食外焉用苦間關

江心寺除夜

偶過江心寺何期又歲除百年俱逆旅
廚寒剩煮魚客遊隨處好鬢髮任蕭疎

客中立秋

蒸濕前朝雨淒涼今夜風秋聲先蟋蟀

尤憐旅橐空潞河問舟楫明月向吳中

閩關旅夜

已是吾鄉土離家尙十程疎窗通野色孤枕傍松聲搖落秋難賦
悲歌夜不平僕夫催曉發燒燭待鷄鳴

維揚謁文信公祠

萬死艱難地千秋伏臘新山河終破國天地已成仁江橋南中像
巖松雪後春徘徊歌正氣不覺淚沾巾

過薊州

燕京八千里復作薊門行剩有溪山興能忘沙塞情朔風摧短草
寒月近長城流涕二三策何人似賈生

追懷宜黃大司馬譚公

昔年飄泊入燕京制府憐才意不輕獻策獨過司馬署分符旋赴
薊州營祇誇相國知韓信無復功臣妬賈生秋草春風今日淚不

堪回首楚江城

元夕宿泉州洛陽橋

春風又渡洛陽橋柳色青青伴寂寥回首故園今夜月滿江燈火

上寒潮

送戚都護

轅門遺愛滿幽燕不見烽烟十六年誰把旌旗移嶺表黃童白叟
哭天邊

塞外燒荒行有云

年年至後罷防賊出塞燒荒灤水北枯根朽草縱火焚來春突騎
飢無食

又云

隆慶二載譚戚來文武調和費心力從前弊政頓掃除臺城兵器
重修飾迄今一十五年間閭閻鷄犬獲寧息譚今已死戚復南邊

境危疑慮叵測患難易共安樂難念之壯士摧顏色論者不引今
昔觀紛紛搜摘臣滋惑

臨淮侯李太保言恭青蓮閣貝葉齋遊燕諸集

花朝

二月寒猶峭燕山雪未消春來無草色病裏又花朝鴻雁鄉書斷
關河旅夢遙武陵溪上約今已負漁樵

賦得匡廬山

匡廬凌碧落青磴與塵分湖海遠還見雷霆低不聞石門鳴宿雨
瀑布濕流雲獨有山人屐常隨飛鳥羣

送仲弟南還兼懷老親

無限離愁匹馬前況多風雨斷鴻邊板輿未得歸潘岳春草何堪
送惠連伏枕夢回滄海月登臨望極白雲天飄零若見高堂問雙
鬢休言異昔年

李僉憲招飲黃鶴樓

勝地慚非作賦才
清尊今向大江開
當年黃鶴雲中去
何處梅花笛裏來
風卷潮聲喧島嶼
日斜帆影上樓臺
相逢俱是他鄉客
衰草涔陽漫復哀

顯靈宮

先帝祈靈太乙祠
重來空憶翠華旗
殿中香火儀猶具
海上仙人事轉疑
客與方書閒指畫
老來詩律舊心思
調高身健慚時輩
傑閣憑闌眼故遲

王總戎鉞

金縷且歌新樂府
鐵衣休話舊軍功

聶晉人

先

吳人才學頗富手眼亦高
但性情冷僻呂文兆狂士猶呼

之曰聶怪其爲人可知矣
己巳游武林選刻西湖三太守詩
太守爲

誰魏蒼石

麟

徵

蘇小眉

良

嗣

以予三攝杭州亦濫廁名
其中二公才

人也予何敢並列焉晉人行時予適病中賦詩話別云擬共西湖放
畫船錦塘秋水六橋烟擔囊竟去君何急伏枕偏當我未痊兩地雲
山勞一夢他時風雨憶今年若逢同學人相問酒膽詩腸近索然

周少司空蓉湖

清原

毘陵舊家素貧攻苦力學博極羣書不以窘迫

自介有拂意事處之澹如曾祈夢于忠肅公祠公延之上坐禮甚恭
臨別謂曰你的事在我我的事在你己未召試博學鴻詞授檢討纂
修明史及後督學浙江道出毘陵先是內家官侍御其連襟則進士
中翰也每司空至侍御宅皆從左右門自爲出入獨中翰至則開中
門迎送今司空一旦登翰苑典文衡而侍御且郊迎不暇何況中門
司空乃步行往謁仍從側門而入侍御固請不從其中翰侍御皆隨
從側門入焉其不以貴自驕如此抵浙拜忠肅公祠旣悟優禮之不
謬益知我的事在你者蓋明史中于傳出司空手筆也丁卯典試山
東次日揭曉元卷尙不愜意隱几假寐見一猴跳躍而前司空遽以

劍擊之猴入箱而沒大叫驚醒同事者問之遂詳以告乃自解曰猴者猿也猿元同聲劍爲金刀明日爲辰今日卯日母乃姓劉者合中元乎啓箱果于落卷中檢得劉瑛卷大快心賞遂定爲元榜出東省有知人之頌焉

倪永清匡世選詩最四集可爲富矣人各前一小傳後一小跋意不重複句不雷同適如其人洵一代高手也惜其龍魚溷淆間亦有出于永清竄易以代成其名者蓋名士多窮藉此賣文自給爲貧所使情亦可原然邇來比比皆然抑不獨一永清也永清閒情逸韻有林下風多髯善飲人以倪髯稱之倪亦自呼曰髯與予交有年矣戊子來浦上相留盤桓者匝月時表甥宛陵郡丞郭見齋遣人來迎予送以詩曰華髮蒼髯古逸民生平足跡半紅塵搜羅海內千秋葉寄託杯中百歲身帆挂大江風力勁袂分小浦月痕新敬亭山有吾甥在好去相逢淡以親未一年忽聞作古人矣不禁爲之黯然

壬辰冬大雪友人數輩圍爐小酌客有惠以說鈴叢書者予曰此即古之所謂小說也小說至今日濫觴極矣幾與六經史函相埒但鄙穢不堪寓目者居多蓋小說之名雖同而古今之別則相去天淵自漢魏晉唐宋元明以來不下數百家皆文辭典雅有紀其各代之帝畧官制朝政宮幃上而天文下而輿土人物歲時禽魚花卉邊塞外國釋道神鬼仙妖怪異或合或分或詳或略或列傳或行紀或舉大綱或陳瑣細或短章數語或連篇成帙用佐正史之未備統曰歷朝小說讀之可以索幽隱考正誤助詞藻之麗華資談鋒之銳利更可以暢行文之奇正而得敘事之法焉降而至於四大奇書則專事稗官取一人一事爲主宰旁及支引累百卷或數十卷者如水滸本施耐菴所著一百八人人各一傳性情面貌裝束舉止儼有一人跳躍紙上天下最難寫者英雄而各傳則各色英雄也天下更難寫者英雄美人而其中二三傳則別樣英雄別樣美人也串插連貫各具機

杼真是寫生妙手金聖歎加以句讀字斷分評總批覺成異樣花團錦簇文字以梁山泊一夢結局不添蛇足深得剪裁之妙雖才大如海然所尊尙者賊盜未免與史遷游俠列傳之意相同再則三國演義演義者本有其事而添設敷演非無中生有者比也蜀吳魏三分鼎足依年次序雖不能體春秋正統之義亦不肯効陳壽之徇私偏側中間敘述曲折不乖正史但桃園結義戰陣回合不脫稗官窠臼杭永年一倣聖歎筆意批之似屬效顰然亦有開生面處較之西遊實處多於虛處蓋西遊爲證道之書丘長春借說金丹奧旨以心猿意馬爲根本而五衆以配五行平空結構是一層樓海市耳此中妙理可意會不可言傳所謂語言文字僅得其形似者也乃汪懔漪從而刻畫美人唐突西子其批註處大半摸索皮毛即通書之太極無極何能一語道破耶若深切人情世務無如金瓶梅真稱奇書欲要止淫以淫說法欲要破迷引迷入悟其中家常日用應酬世務奸詐

貪狡諸惡皆作果報昭然而文心細如牛毛繭絲凡寫一人始終口吻酷肖到底掩卷讀之但道數語便能默會爲何人結構鋪張針線縝密一字不漏又豈尋常筆墨可到者哉彭城張竹坡爲之先總大綱次則逐卷逐段分註批點可以繼武聖歎是懲是勸一目了然惜其年不永歿後將刊板抵償夙逋于汪蒼孚蒼孚舉火焚之故海內傳者甚少嗟乎四書也以言文字誠哉奇觀然亦在乎人之善讀與不善讀耳不善讀水滸者狠戾悖逆之心生矣不善讀三國者權謀狙詐之心生矣不善讀西游者詭怪幻妄之心生矣欲讀金瓶梅先須體認前序內云讀此書而生憐憫心者菩薩也讀此書而生效法心者禽獸也然今讀者多肯讀七十九回以前少肯讀七十九回以後豈非禽獸哉近日之小說若平山冷燕情夢栢風流配春柳鶯玉嬌梨等類佳人才子慕色慕才已出之非正猶不至于大傷風俗若玉樓春宮花報稍近淫佚與平妖傳之野封神傳之幻破夢史之僻

皆堪捧腹至燈月圓肉蒲團野史浪史快史媚史河間傳痴婆子傳
則流毒無盡更甚而下者宜春香質弁而釵龍陽逸史悉當斧碎棗
梨遍取已印行世者盡付祖龍一炬庶快人心然而作者本寓勸懲
讀者每至流蕩豈非不善讀書之過哉天下不善讀書者百倍于善
讀書者讀而不善不如不讀欲人不讀不如不存康熙五十三年禮
臣欽奉上諭云朕惟治天下以人心風俗爲本而欲正人心厚風俗
必崇尚經學而嚴絕非聖之書此不易之理也近見坊肆間多賣小
說淫詞荒唐鄙俚瀆亂正理不但誘惑愚民即縉紳子弟未免游目
而蠱心焉敗俗傷風所繫非細應即通行嚴禁等諭九卿議奏通行
直省各官現在嚴查禁止大哉王言煌煌綸綍臣下自當實力奉行
不獨矯枉一時洵可垂訓萬禩焉

舜之母曰握登而瞽瞍以繼室生象

許由字武叔

莊周字子休

妲己姓鍾名妲字己

田文字孟齊邑名

孟母仇氏齊棠

孟子周定王三十七年四月二日生即今之二月二日赧王二十六年正月十五日卒即今之十一月十五日壽八十四歲

繆毒姓劉名伯莊繆毒音澇謫

漢太上皇名熾字執嘉熾音滌

應制詩文內有應避字樣雖不必一概不用亦須擇其尤者避之考元時進賀表文觸忌諱者凡一百六十七字極盡歸化亡播晏徂哀奄昧駕遐仙死病苦泯沒滅凶禍傾頽毀偃仆壞破晦刑傷孤墜墮服布孝短天折災困危亂暴虐昏迷愚老邁改替敗廢寢殺絕忌憂切患衰囚在棄喪辰空陷厄艱忽除掃擯缺落典憲法奔崩摧殄隕

墓槁出祭奠饗享鬼狂藏怪漸愁夢幻弊疾遷塵兀蒙隔離去辭追
考板蕩荒古述師剝革睽違尸叛散慘怨尅反逆害戕殘偏枯眇靈
幽沈埋挽升退換移疇了休罷覆弔斷收誅厭諱恤罪辜愆土別逝
泉陵

在園雜誌卷三

遼海劉廷璣撰

詞曲莫溯厥始近則考之嘯旨唐孫廣謂某君授王母母授南極真人遞至廣成子風后嘯父務光堯舜禹其說甚誕後晉孫登蘇門一嘯猶襲其傳登仙去此道湮沒不復聞矣雖有權輿正畢十五章十二法徒具空文心傳無授究何益哉迨風雅變爲騷賦樂府五言七言詩體化爲詩餘及南北詞曲而填詞家猶名其譜曰嘯餘亦存餽羊之義耳

舊弋陽腔乃一人自行歌唱原不用衆人幫合但較之崑腔則多帶白作曲以口滾唱爲佳而每段尾聲仍自收結不似今之後臺衆和作喲喲囉囉之聲也西江弋陽腔海鹽浙腔猶存古風他處絕無矣近今且變弋陽腔爲四平腔京腔衛腔甚且等而下之爲梆子腔亂彈腔巫娘腔瑣哪腔囉囉腔矣愈趨愈卑新奇疊出終以崑腔爲正

音

歌曲盛于唐之梨園故今名伶人爲梨園子弟然當時所歌以絕句爲樂府而音律分別乃有清平調小秦王竹枝柳枝雨淋鈴憶王孫伊州涼州陽關各種之異欲深考辨別查不可得清平一調當時作者甚多惟青蓮合拍此中妙解即詢諸填詞與善歌老白相亦莫一解也觀旗亭佳話歌一絕句而龜年懷智輩以衆器配之六音皆叶傾聽之下不知如何抑揚頓挫也宋專事詩餘歌詩之道廢迨元作北曲詩餘遂爲定場白之前引明崑山魏良輔能喉轉音聲始變弋陽海鹽故調爲崑山腔梁伯龍填浣紗記付之王元美詩所云吳閭白面冶遊兒爭唱梁郎雪豔詞今之崑腔是已即所謂南曲整本也元北曲每本不過四五折曲皆一人始終獨唱衆以白間之若南曲則不獨人可一齣甚有一齣幾人分唱者至後龍子猶輩出以南北間錯故有北新水令南步步嬌一套北醉花陰南畫眉序一套如此

不可枚舉後更碎割諸曲以成一曲名曰某犯或串合佳名如金絡索挂梧桐之類總曰新增歌者不得不曲折以赴之亦苦道也久沿不覺習而安矣然今日人盡薄填詞爲容易而尊詩詞爲上乘黃九烟周屋云詩降爲詞詞降爲曲愈趨愈下愈趨愈難嘗爲之語曰三仄更須分上去兩平還要辨陰陽詩與詞曾有是乎

何元朗評施君美幽閨出高則誠琵琶之上王元美目爲好奇之過臧晉叔謂琵琶梁州序念奴嬌二曲不類則誠口吻當是後人竄入王元美大不以爲然津津稱許不置晉叔笑曰是烏知所謂幽閨者哉以予持衡而論琵琶自高于幽閨譬之于詩琵琶杜陵也幽閨義山也比之時藝琵琶程墨也幽閨房書也琵琶語語至情天真一片曲調合拍皆極自然真是天衣無縫至于才人點染淺深濃淡何事不能豈梁州序念奴嬌二曲遂謂各一手筆乎觀少陵詩何法不備何態不呈烏可以一家之管見測之哉

前人云鄭若庸玉玦張伯起紅拂以類書爲傳奇屠長卿曇花終折無一曲梁伯龍浣紗梅禹金玉合道白終本無一散語皆非是如此論曲似覺太苛安見類書不可填詞乎興會所至托以見意何拘定式若必泥焉則彩筆無生花之夢矣況文章幻變體裁由人公穀短奧史漢冗長各出己意何難自我作古所謂不可無一不可有二也水滸多用典故未嘗不與荆劉殺拜四種白描者并傳又云汪伯玉南曲失之靡徐文長北曲失之鄙唯湯義仍庶幾近之而失之疎然三君已臻至妙猶如此訾議誠太刻矣近今李笠翁漁十種填詞洪昉思井長生殿亦大手筆各有妙處但李之賓白似多洪之曲文似冗又不知後人作何評論也

古舞法幾亡今梨園舞西施者初以袖舞即胡旋也繼以雙手翻捧者原本之于番樂如法僧作燄口也孔東塘曰舞者聲之容或象文德或象武功文則干羽揖讓武則戈盾進止東階西階之舞所以合

堂上堂下之聲也古者童子舞勺蓋以手作拍應其歌也成人舞象像其歌之情事也即今里巷歌兒唱連像也若雜劇扮演則又踵而真之矣惟浣紗記所演西子之舞猶存古意然亦以美人盥手照面梳妝坐臥之容以應歌拍耳至于外國旋魔等舞各像其風俗文武之容亦非離聲歌而別有所爲舞也

優孟衣冠取其相似也有絕不相似者如慶壽之王母則鳳冠霞珮羣仙則用蟒衣小逼之衛律則補服大逼之元帥亦用蟒衣不可枚舉又如追賢之韓信曲文內一事無成兩鬢斑不覺得皓首蒼顏空熬得鬢斑斑至戲末贈金時猶不用鬢髻何也范少伯之後訪曲文內羞殺我一事無成兩鬢星亦不用鬢髻皆老梨園以訛傳訛失于檢點之故也至於副淨小丑賓白多用蘇州鄉談不知何本始于何年李笠翁亦深惡之極力詆毀無奈習焉不察然而副淨小丑原取發科打渾以博聽者之一笑蘇州近地人皆通曉用之可也施于他

省外郡語音尙然不解亦何發笑之有且副淨小丑所扮皆下品人物獨用蘇州鄉談而生旦外末從無用之者何蘇人自甘於爲副淨小丑也耶亟宜改正一大快事

元人雜劇二百五十種楊廉夫彈詞有仙遊夢遊俠遊冥遊等類董解元彈詞西廂王實甫師其意作北西廂傳奇然董之彈詞冗長太文反不若王之傳奇情文兼美可歌可誦也大抵彈詞元時最上一代風氣使然今則競勝傳奇縱有好絃索者亦不足悅人耳目

唐張祜悖拏兒舞詩云春風南內百花時道唱梁州急遍吹揭手便拈金梳舞上皇驚笑悖拏兒今有唢喇班用小童以筋頂梳而轉升高復下送葬之家亦有于前導作此戲者想亦悖拏舞之遺意耶小曲者別於崑弋大曲也在南則始於掛枝兒如貫華堂西廂所載送情人直送到丹陽路你也哭我也哭趕腳的也來哭趕腳的他哭是因何故去的不肯去哭的只管哭你兩下裏調情我的驢兒受了苦

一變爲劈破玉再變爲陳垂調再變爲黃鸝調始而字少句短今則累數百字矣在北則始于邊關調蓋因明時遠戍西邊之人所唱其辭雄邁其調悲壯本涼州伊州之意如云斗大黃金印天高白玉堂大丈夫豪氣三千丈百萬雄兵腹內藏要與皇家做個棟梁男兒當自強四海把名揚姓名兒定標在凌烟閣上明詩云三絃緊撥配夜邊關是也今則盡兒女之私靡靡之音矣再變爲呀呀優呀優者夜遊也或亦聲之餘韻呀呀如倒板槩花開跌落金錢不一其類又有節節高一種節節高本曲牌名取接接高之意自宋時有之武林舊事所載元宵節乘肩小女是也今則小童立大人肩上唱各種小曲做連像所馱之人以下應上當旋即旋當轉即轉時其緩急而節湊之想亦當時鷓鴣柘枝之類也今日諸舞失傳徒存其名烏知後日之節節高不亦今日之鷓鴣柘枝也哉

度詞者古所謂詩謎也令人猜之以發一粲本射覆之意推而廣之

遂因事立名因名立格如蔡中郎題曹娥碑曰黃絹幼婦外孫豔白
乃絕妙好辭四字遂名曹娥格後述其意作曰單身機匠難織龍袍
乃大紅紗裙四字語句天然頓覺後來居上近且用三字叶韻矣
蘇黃格本東坡山谷戲作命名如貓兒尾遇鼠則搖鼠通暑遇暑則
搖乃扇也夫差兵遇越而圍越通月遇月而圍乃風圈也

問答格問韓信何處拜將曰築臺築臺燭臺也俗謂之調侃西廂詞
曲曾用之

增減格一湯字謎二古人名曾點成湯一道字謎四書一句修道以
仁像生格畫二隸對立堂下謎西廂三句一個兒這壁一個兒那壁
一遞一聲長吁氣

蒜辣格皆鄙穢語也

調聲格用詩四句不拘四五六七言如首句謎東字次句謎董字三
句謎凍字四句謎讀字

破損格亦用詩四句如謎廢弓一張爭帝圖王勢已空無紀八千兵

散楚歌聲無絃烏江不是無船渡無稍羞向東吳再起兵無而

大意包格即各謎之長者如謎桌子云觀其面則方察其色則赤而

有光量其身則僅二尺五寸以長問詩書頗有分問酒肉頗久嘗可

以居方面之位而坐鎮乎雅俗可以當臺臣之職而高登乎廟堂雖

相君之面不過平平耳而相其大體其中立而不倚者殊足爲四方

之所拱向而不敢背立乎兩旁如謎鏡云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是色

是空非空非色四大部中此方清潔若非堅執定本來面目從何得

小意包格即各謎之小者如謎古人名黃香不是桂花是菊花梅蓮

蘭蕙不如他宮之奇寂寂長門有異人劉伶漢家子弟做梨園弈秋

清簾疎簾方坐隱不知一葉下銀牀李師師童子六七人復有友五

人只道三人中有一人誰知還有二千五百人太史慈翰林新造育

嬰堂申詳準備文書報上司展禽白起開籠放白鷗公孫作日三世

春米營生兒子不知去向謝安落花滿地無人掃半夜敲門不喫驚

米元章民以食爲天通場第一篇百里奚二十長亭行道半小奴辛

苦負詩囊張九齡學挽強弓未十年南霽雲楚天雨後見明霞林逋

甲乙之鄉可以逃亡白樂天囊中不費一文錢賞盡清風與明月黃

庭堅右軍寫道德經字字如金石晁錯眼底桃花驚半落從前深悔

念頭差崔鵬一派峰巒無限好幽禽相對更頻啼馮京兩人並轡

入皇都梁鴻河橋有鳥獨高飛馮婦生在午年午月如何不作男兒

呂布梁鴻配孟光不着綺羅裳山濤千巖競秀萬壑爭流岳飛挾秦

山以超北海第五倫朋友之交也孟浩然三宿而後出晝又一詩謎

四人者少年行云綠柳陰中點絳紅楊朱奔蹄叩角鬧春風司馬牛

少年意氣真堪托季任一諾何妨縞紵通然友隱居云垂楊枝上漏

春光潘柳歸去來兮獨擅長晉文從此塵勞方盡歇長息素絲白馬

爲誰忙綿駒老農云中男驅犢出前邨牧仲長子攤錢送寺門孟施

舍 閒共兒曹相伴語 告子 今年齒落復生根 易牙 近世盛作意包知
之者多故倍于他格

夾山格

夾海格

錦屏風

滑頭禪以上四格名翻條子另有管見一書以字三翻而成譯之殊
無佳趣不若前之各格可以生發智慧快心爽目也故止存其名而
已

燈謎本遊戲小道不過適興而成京師淮揚於上元燈篷用紙條預
先寫成懸一紙糊長棚上粘各種每格必具名曰燈社聚觀多人名
曰打燈虎凡難猜之格其條下亦書打得者贈某物如筆墨息香白
扇之類今此風已不熾矣

酒令起于東漢擒白波賊如席卷故酒席言之以快人心是以名酒

令曰卷曰波又曰快人心蔡寬夫詩話唐人飲酒必爲令以佐歡樂詩云聞徵雅令窮經史然細考唐人酒令如沈亞之令狐楚顧非熊張祐盧發姚巖傑方干李主簿李昇徐融輩所行令非不佳但皆寓談諧譏刺或片言投合便結契好一語忤意重至殺傷性命輕亦損害功名有乖佐歡快人心之旨反爲卷白波之爭戰殺伐矣烏乎可即宋東坡與客以易卦爲令猶有牛僧孺父子犯罪先斬大畜後斬小畜之太露翻不如半夜生孩兒不知是亥時是子時山上有明光不知是日光是月光之巧而佳也考調言所行用古人一名一字如紂名辛字受伊尹名摯屈原名平曾皙名點樊遲名須劉季名邦項羽名籍枚叔名乘又二名一字者張九齡字壽鄭當時字莊婦人名如男子者蔡琰薛濤崔徽美人連字名者鴛鴦好好紅紅賽賽之類既有裨於風雅復又與世無侮取樂杯酒之間何其適也即馬援以馬革裹尸死而後已李耳以李樹爲姓生而知之鉏麴觸槐死作木

邊之鬼豫讓吞炭終爲山下之灰仙才佳令絕無僅有然可爲知者
道耳使在座有一才不能敏者即生忌嫉而況才與不才者乎猶記
己丑春宵宴集予有詩云兩夜五更三點盡一堂二十四人歡乃舉
一令各說子字俱切一人如癩子瞎子禿子聾子叔子嬖子兄子妹
子蠻子倭子表子鴛子之類惟先聖先賢先儒帝王后妃俱不許道
餘無避忌其時列座文武雅俗皆能應答如響爭奇角勝至令將窮
之際突出一意想不到者舉席大笑誠快人心次日又行食物以地
得名者因戒在座食素之人不許亂及葷味犯者倍罰惟葷則不忌
素如蒙山茶松蘿茶武夷茶湘潭茶霍山茶陽羨茶潞酒潯酒惠泉
酒易酒滄酒高郵皮酒涑酒福橋青餅關東魚建蓮太和燒固始米
龍猪台鯨徽州山藥安肅菜天目笋廣鴨萊雞滌鯽灤鯽固鵝鎮江
醋川椒膠棗高郵蛋西寧桃宣栗羌桃松江蓴閩姜金華火腿之類
不一而足人皆稱快及行食物以人得名者如東坡肉眉公餅楊妃

乳西施舌諸葛菜杜酒張梨耿餅董糖唐蹄畢肚婁包伍蛋羅酒僅
得十餘種題目稍難應者即少遂不若前二令之歡快也於此可見
當合衆心爲樂不當以才自恃不獨不能佐歡且或因此生怨皆不
可知若舉座盡屬文人旗鼓相當又不可加以俗令也

西北人多強健東南人多脆弱地氣使然豈禽獸亦如是耶余守處
八年每民間送虎一隻二隻遠邑送虎皮虎骨者甚多不聞某處某
人爲虎所傷郡誌有日殺五虎記乃二大虎三小虎入城盡遭營兵
鎗矢而斃家人金壽曾於縉雲縣夜行持紅燈籠緩步山腰遠望若
燈三四盞就之頗近方知爲虎雙目驚倒山崖人與紅燈輾轉滾下
兩虎不知何物咆哮一聲曳尾而奔此不獨力怯更心虛矣

東坡云養貓以捕鼠不可以無鼠而養不捕之貓蓄犬以防奸不可
以無奸而蓄不吠之犬廬陵羅景綸謂不捕猶可也不捕鼠而捕雞
則甚矣不吠猶可也不吠盜而吠主則甚矣疾視正人必欲盡擊去

之非捕鷄乎委心權要使天子孤立非吠主乎予按徐州產鼠一種較鼠形差小遇貓則以嘴扭其鼻貓伏不能動是以下犯上矣大逆不道可與梟獍同科

壬午闈中監試副者南贛徐副使樞中秋後無事閒談贛州有小人國之小人急差人取到其人高二尺六寸耳目俱瘦小假父仗此爲生往來看者給以錢米呼其假父曰爹見官長即屈一膝曰老爺安此假父教之者聲音類鳥雀不甚了了一應水火飲食之類假父能辨之據云泛海商人帶至者今十二年矣時主考侍御劉豹南子院視良久曰一團陰氣信爲外國人也

幼時聞前輩閒談蒙古中力大者無如把都魯張京師煤車一馬前導一騾駕轅兩馬左右驂盛行時張於車後隻手挽住四騎步不能移又與友人戲友負簷柱而蹲張拔簷柱以足踏其襟塞柱腳下友苦口乞求仍將柱拔起襟始出屋瓦不爲稍動張亦不面赤氣喘又

與力之稍次者戲張隻手挽次者之腰帶張前曳次後卻帶忽中斷
兩人俱跌爲之大笑王府前石獅子少有歪邪張左右擺設如持一
磚塊然使正而後已

扈護衛坦從其至戚任所攜千金裝歸京師爲剽者覘知四騎踪跡
或前或後得隙便剽劫之晚投客邸店門相對僅隔一街護衛見四
人詫異心甚恐謂其親隨王達官曰彼非善類將不利於吾蓋知王
勇而捷足以了之也王曰諾當善驅之乃持銀巨錠直入四人寓呼
其店主人曰吾寓中無大剪敢借一用主人見其汹汹狀不敢不與
王以銀付主人剪逾時不稍動王笑曰何懦也以銀入剪口持向己
脛骨上兩擊而銀開眉不稍皺四人吐舌驚懼逸去護衛聞汾陽有
名妓至其地欲一物色之妓爲豪者獨霸等閒不得出護衛計賂其
鴇母私載之來妓方與護衛飲狎豪者竊知之糾此方素能鬪者十
數人入其寓欲生奪妓而辱護衛聲聞戶外妓大泣曰奈何害我王

曰無恐吾視若輩如拉朽耳出戶諸來者棍棒交下王先以左臂承之皆辟易其右臂亦然既而以腳撥其下衆皆隨腳而倒盡披靡奔散王亦不追闔戶而寢妓謂護衛曰明晨必大興復仇之舉矣王笑而不答詰旦一婦年可廿七八娉娉婷婷而入護衛之寓曰昨者爲誰乃敢敗吾諸弟子耶王視之私行自忖此娘子軍亦能復仇耶應聲而出曰惟某婦曰他不足怪獨此下一路乃吾家祕傳不輕示人汝從何得之汝師爲誰王曰吾師某某婦聞大慟哭失聲既而曰此吾叔也叔無嗣恐失傳故傳吾昨諸弟子言其狀吾不信有此今果然乎遂與王約比勢觀者如堵走數十迴環手足作勢各不相下點首稱善乃互拜結爲異姓兄妹而別

漕運總督屈公

進美

前爲廣西撫軍先君謫南寧司馬時曾爲屬下

後回京先祖治席相邀一到先設豬首一熟鵝一饅首廿個食完然後入席諸客尙在拱讓而此公之十二器中已蕩然無餘矣夜深復

以方物侑酒屈大言此物只可塞牙縫更進雞子三十枚始散

提學劉副使公琬瑛時同官豫章招集僚友見正席外旁列三几皆陳列酒器大小畢其中有最大一瓢可容十升予笑曰此盛酒罍非飲酒杯也公琬曰君未見飲此巨觥也耶諺云主不喫客不飲吾請先自飲以博諸君一粲立呼酒至滿此瓢兩手捧飲座客皆立視時優人正演西廂雜劇亦驚駭停拍未幾徐徐而盡其扮紅娘者所持折疊扇不覺墜地吹合諸人咸住簫管公琬置瓢几上無異未飲時予曰君復能飲此瓢乎公琬曰吾今爲主宴客當留量相陪烏可先醉予曰今日如此痛飲明日尙能再飲不作病酒狀乎公琬曰君知千里馬乎今日而千里矣倘明日足繭不能千里是烏得名千里馬耶飲酒亦若是耳此言雖小可以喻大

孔子貌似陽虎今人亦有面目相似者湖北董開府國興與浙江趙

藩司良璧相似俱旗籍人西川王觀察瑛與松江芮別駕鈺相似俱

寶坻人諸公與寒家俱有瓜葛乍見頗覺恍惚細認方知爲某某

先君與劉公斗曹公同爲部屬一日並馬而行曹向劉曰君馬何

其肥也兩股真如柳斗劉笑曰可恨他近來不食草料只啃槽幫相

與大笑可爲雅謔劉後爲浙閩總制曹降阜城知縣

善戲謔兮不爲虐兮衛人美武公之詩也戲謔上古已有苟能善焉

斯不爲虐耳宗黃老者尙清談弄文翰者事滑稽大率寓謔浪于風

雅者居多是亦一善也逮至後世有君命臣相謔者長孫無忌嘲歐

陽詢曰聳膊成山字埋肩不出頭誰令麟閣上畫此一獼猴詢應聲

答曰縮頭連背煖漫襠畏肚寒祇緣心渾渾所以面團團太宗笑曰

詢殊不畏皇后聞耶有以姓相謔者尤延之爲太常卿楊誠齋爲祕

書監一日尤誦一句屬楊對曰楊氏爲我誠齋答曰尤物移人又狄

梁公戲同官盧獻曰足下配馬乃作驢盧曰中劈明公乃成二犬狄

曰狄字犬傍火也盧曰犬邊有火是煮熟的狗有以身體形像相謔

者虞僧儒許靈長愈瞻白偶集愈多髯許禿頭時有辣梨之誚許嘲
愈曰鬚子販松毛終朝賣嘴愈未及答虞遽代應曰辣梨種芋芍鎮
日埋頭又兩人一長一短長嘲短曰居烏在方寸之木足以有容也
或從其小體必也射乎短嘲長曰死之日無所取材工師得大木以
爲能勝其任也及至葬壤地褊小舉而委之于壑魚鼈不可勝食也
有以名相諧者方千里與張更生共飲方舉令戲曰古人是劉更生
今人是張更生手執一卷金剛經問爾是胎生卵生濕生化生張答
曰古人是馬千里今人是方千里手執一卷刑法志問爾是三千里
二千里一千里有以集書縮腳嘲人者嘲闕唇曰多聞疑多見殆吾
猶及史之君子于其所不知蓋嘲聾耳曰見在田飛在天時乘六以
御天確乎其不可拔潛嘲一老翁綽號土地曰入其疆闢入其疆蕪
諸侯之寶三敵人之所欲者吾嘲一文士名達曰在邦必在家必小
人下不成章不皆用經書成語而未句尤奇有僧俗相謔者東坡戲

佛印曰時聞啄木鳥疑是打門僧鳥宿池邊樹僧敲月下門古人以鳥對僧自有深意佛印笑曰所以老僧得對學士有兄弟相謔者韓浦韓洎能爲文洎常輕浦曰吾兄爲文如繩樞草舍聊蔽風雨而已予之文造五鳳樓手也浦聞作詩寄洎曰十樣鸞箋出益州寄來新自浣花頭老兄得此全無用助爾添修五鳳樓有兄妹相謔者東坡嘲小妹云蓮步未移香閣內額頭先到畫堂前妹答云滿面不知口何處忽聽毛裏一聲雷有夫婦相戲者秦少游喬妝戲小妹云願小妯身如藥樹百病不生小妹答曰任道人口吐蓮花半文無捨此皆戲謔之善者也明時竟有父子戲謔者一父進士官太守致仕家居其子孝廉謁選得某郡別駕父誡之曰爾素談諧利口傷人今居官矣須痛改焉子揖而對曰堂翁吩咐得極是晚生領教是子戲其父矣更有父爲宰輔子尙諸生一日父至書館子他出問館童知子爲狹邪之遊乃書其壁曰昨日柳卷今日花街焚膏繼晷秀才秀才子

歸見之即寫一箋達其父昨日暴雨今日狂風陰陽變理相公相公是子諷其父矣又一老儒有二子長諸生次孝廉父與次弈長從旁觀局老儒曰此非秀才家所爲之事長慚甚棄家入山寺讀書二年亦膺鄉薦榜下其父已卒歸來一痛後撫棺大言曰何不少待對坐下一盤棋也好是子詰其父矣戲之與諷與詰俱不可並記之以爲文人之戒

明末浙東馮宦曾爲某省撫軍予告家居適遭國變城破登樓欲投縋盡節其子及家人環遶而泣遂偷生投順其後愧悔悲號不食三月而卒儻死於三月之前豈不完名全節此子陷親于不義可爲大不孝家人亦不忠也先岳李公迎春爲廣西方伯同城孫延齡反其婦孔四貞即定南王之女逼李公使降李公罵不絕口欲拔佩刀自刎家人邵六再三勸阻且曰陽爲從順以待天兵可也李公爲其所愚後孫孔夫婦疑公兩端遂被害此邵六陷主不義真爲可恨所以

大丈夫臨大節貴能自決不爲人所移

廣平冀公治

如錫

年五十無子夫人妬而有才素不孕不惟不容納

妾即婢子必擇奇醜者公治無奈亦甘心聽之矣其弟

如珪

有三子

欲以一嗣公治悉以所晰家產並歷任宦囊咸付其弟董理而弟婦
忻忻以爲得計更逆料兄嫂之無他也初公治由司道內陞京卿便
道抵家將進都治備儀物以足餽遺屬其弟檢點蓋歷任所得羨餘
久已續運于家矣其弟與婦在室私語夫人偶過窗外聞弟婦嘗其
夫曰禮物何須過多此皆已到我手之物好留我的子孫受享又與
老絕戶何爲夫人駭然自言老絕戶一語實傷我心泣暗下隱而不
發趨公治束裝先赴京卿任行後夫人乃詣村莊遍覓女之豐厚強
壯者得五人親送至京公治方與客葉戲聞夫人至大驚葉半墮地
急見夫人曰胡爲乎來夫人曰吾爲君送妾來也此居湫隘亟易之
乃出金爲稅大宅而居公治喜出望外不解其故然亦不敢問也夫

人乃詳審五女癸水之期以次第侍寢其不侍者留伴夫人未期年皆受孕逾歲生子二女三又期年生二子未幾歷進秩兵部左侍郎夫人辭歸公治苦留不得乃曰君留二子一女以娛朝夕吾攜二子二女歸家且與二叔算帳耳始明言所以娶妾之故爲老絕戶一語也抵家悉以曩寄如珪產業宦橐按籍取趙如珪夫婦方悔失言後如珪三子皆殤竟絕嗣轉得公治之子嗣之信乎存心不善神鬼共殛之

四川己酉鄉試後孝廉數人結伴公車過陝境內一少年留宿狹邪以假銀給之次日北上自覺于心不安入闌恍惚見妓不終場而罷歸途復經前處隣人告曰自君行後妓以銀付鴇母母識假銀怒而扑之身無完膚妓泣曰命薄至此何以生爲夜即投繯死矣孝廉聞之不勝愧悔後揀選縣令未任而羽人以爲薄倖之報云
妓女無良人盡知之至其肆惡設騙未聞有果報者秦妓爲嬌與一

太學生狎往來甚密嬌許鹽商從良行有日矣生尙未知嬌過生寓給曰有急需貸君四兩五錢三日即償或薦寢或奉趙決不愆期生即如數付之不知嬌之誑已也越期不至往詢之業已從商遠颺生付之一笑而已年餘生夜夢嬌衣紅衣腰繫白巾蹙容前拜曰來償君債驚醒天曙家僮報曰柵中牛產一犢生心動往視犢渾身赤色環腰白毛一線生領之後生出遊二年歸問犢何在家人曰主母已售之矣聞價若干曰四兩五錢生悚然明告家人始末傳之遠近駭人聽聞可見設心誑騙雖下賤如娼妓猶不可爲況其他乎

某侍御鄉居一日赴友招薄暮歸家遇市兒醉立中途從者令少避市兒怒曰吾與若桑梓也曷避爲從者叱之市兒大怒穢言肆詈侍御令輿者紆道速歸市兒隨其輿且行且詈逮至門侍御令關者亟扃其戶市兒持瓦礫擊門而詈隣人見之力勸始去從者跪請於侍御曰彼小人敢犯若此請送諸官以法治之侍御曰彼非詈我也從

者曰彼且直呼名焉侍御曰世豈無同名者乎一笑而罷次日遣其子若弟詣市兒家曲致慇懃爲謝罪狀越日復以酒肉遺之未期年市兒以毆人致罪問死下獄侍御復令人賚酒食於獄中視之市兒大呼曰某公殺我獄吏及卒驚詢其故市兒曰曩者予以酒後犯公公於是時以官法處我我當知懼懼而悔焉豈有今日公乃不加責而反慰惠交至予以公尙如此他何懼哉是以益肆無忌毆人致死則今日之死謂非公之殺我而誰與噫優容盛德也不加責而縱成其惡則過矣傳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又曰無庸將自及故書曰克誅其心也此市兒之死侍御克之也君子之待小人優容可也優容而克之不可也

甘忠果公

文焜

以雲貴總督進京陛見時吳逆反情已露特命回滇

過邯鄲先君爲廣平太守接見其四公子隨甘行公云聞公有四女賢淑與此子結爲婚姻何如先君答曰俟定亂復命後議未遲也甘

公諄懇再三即取魚袋中欽賜金鏡一枝爲定先君歸向賓客曰此兵器也烏可爲聘恐兒女俱非佳兆三桂反甘公率四公子同盡節於吉祥寺而四妹不久亦亡人服先君先見之明云

二孫永鑣隨其父母暫寓涿鹿有貴公子求親佟府者拉之陪往佟公夫婦一見永鑣曰此真吾壻也不願貴公子即商之垓兒夫婦垓云上有尊長未敢自專且如貴公子何一日垓婦他往過佟府佟夫人擁之入拉謂其女曰此爾姑也亟拜見垓婦見佟女端莊幽靜愛之遂馳報老母老母曰此天緣非人謀正俗云愛親作親者是也即煩親友作合今則夫婦和好兒女成行矣此事頗類傳奇附記之

先外祖馬勤儉公之先以大司馬大中丞總制三邊陝川居官清正嚴明一時倚重但性情稍偏未免失之於刻卒後恩賜祭葬廕一子入監因乏嗣有辜盛典先後螟蛉二子亦各無後人以爲奇堪輿家言此必卜葬於絕地也即如禪和家埋骨不吉其門徒亦不能繼何

況大人此說更屬荒唐然居官或刻則有傷天和亦所忌也

張遂寧先生鵬翮以宮保尙書總督河道駐淮安清江浦行署之西

有大方池蓮最盛忽開並蒂數莖蓮房頗大先生宴集僚屬賦詩寫圖以紀其事時封翁太先生在署年正八旬先生與夫人結髮齊眉介弟三人二公子暨孫輩俱歡聚一堂人以爲佳兆云先生爲予薦師其不稱夫子而稱先生者先生教以當如是也

遂寧先生平生極敬關夫子極慕諸葛武侯之人品學問關帝集有誌書二本武侯集有忠武誌八冊俱考訂詳明可法可傳總河行署川堂後有廳事三楹南面供奉關帝像旁周將軍持刀侍立西面設几案遂寧先生端坐辦理公務幕中無一友一應案牘俱係親裁有時集寮屬商略稍有私曲即拱手曰關夫子在上監察無遺豈敢徇隱間有以密語干瀆者即曰周將軍刀鋒甚利爾獨不懼耶

江西觀察韓敬一象起署中牡丹九月上旬大放數朵不減春時惟

葉不甚茂耳同事諸公分韻賦詩宴集者十日敬一性喜繁華而不能久且暮年無子人亦以爲先兆云

余守括州時十二月下旬雜花作蕊梅花盛開立春詩有插瓶花影一蜂過之句同人以爲太蚤豈知四方風氣不同無足爲異至溫州十月小春桃花杜鵑山凹如火則蚤而又蚤矣

武林梅花最盛惟西谿更爲幽絕小河曲邃僅容兩小舟並行舟可五六人一坐賓客一載酒具茶竈深極處香風習習落英沾人衣袂所持酒盞茶甌中飄入香雪沁人齒頰覺姑蘇元墓鄧尉猶當讓一頭地也種花人本爲射利而愛花人各具性情春光成就兩得之抵岸有一道院院中古梅二株不知其幾何年矣一紅一白枝幹交互屈曲盤錯亦莫辨其何樹爲紅何樹爲白橫枝如磴可以登陟予上至顛則樹頂廣闊平衍上設竹榻一具予乃趺坐高臥清味透人肌骨別是一番境界眞香國也

繡毬一名雪毬一名玉團舊皆木本大樹近以通洋自洋載至中國者名洋繡毬草本也其花初放小蕊黃色成毬始白將敗則紫開最長久惟畏日耳截枝插地避陰易活

烟草名淡巴菝見於分甘餘話而新城又本之姚旅露書產呂宋關外人相傳本於高麗國其妃死國王哭之慟夜夢妃告曰塚生一卉名曰烟草細言其狀采之焙乾以火燃之而吸其烟則可止悲亦忘憂之類也王如言採得遂傳其種今則遍天下皆有矣其在外國者名髮絲在閩者名建烟最佳者名蓋露各因地得名如石馬余塘浦城濟寧乾絲油絲有以香拌入者名香烟以蘭花子拌入者名蘭花烟至各州縣本地無名者甚多始猶間有吸之者而此日之黃童白叟閨韓婦女無不吸之十居其八且時刻不能離矣諺云開門七件事今且增烟而八矣更有鼻烟一種以烟雜香物花露研細末嗅入鼻中可以驅寒冷治頭眩開鼻塞毋煩烟火其品高逸然不似烟草

之廣且衆也

門人尹半檐在商丘宋太宰座次人有以寶石呈售者太宰命別眞贗半檐取視太宰哂曰辨琥珀用鼻辨寶石用舌蓋寶原從石出尙具鋒稜其性帶涼舌舐便覺不似假者之溫而滑也予旋命取試信然又大家閨閣欲試珠之眞假貫之以線眞者一瀉無停假者頗澁遲遲方下以眞者質重而假則質輕耳志之亦可爲博古者一助

京城西便門外二十里諸葛莊南土人名姥姥墳乃明朝葬宮人處也冢固纍纍碑亦林立文皆奉皇太后或皇后懿旨諭祭翼聖夫人或贊聖夫人奉聖夫人之類文更典雅皆出司禮監太監手筆守墳老嫗尙能言其所以每於風雨之夜或現形或作聲幽魂不散余題詩有莫怨當時恩厚薄十三陵上亦斜陽之句地震後碑俱倒仆將來自化爲烏有矣

余守處郡赴杭值季時制府王公麟廉使卞公永譽於十二月廿七

日獲海賊九十八名即日審明入告廉使傳予同審臬署即岳武穆王舊宅也堂廡高峻威嚴審至三鼓未及一半余覺寒甚出換狔狸繇厚裘回視廉使坐南面旁設余座燈燭輝輝侍立之人類皆猙獰猛惡大聲喝呼聞之悚然階下之人各各戰慄枷鎖之聲恐人心膽因歎曰所謂陰間森羅殿者誰其見之哉會勘完止坐爲首六人餘以脅從寬之後待罪西江每每念及多於死中求活三年之久庶於心無媿也

西江臬署有揆道堂七間高大軒廠構自明季余每於聽訟後一更時獨坐公案默祝所審事件有冤否已決人犯有屈否或神明警戒我或鬼物責備我我坐此靜候胡不速至耶漏三下終寂然余方退寢

揆道堂西畔轟于雷梁柱皆老楠木想前朝舊物也其下惟蜈蚣穴數處然蜈蚣甚小別無他異

揚子江以北數百里平原並無一山而淮安府附郭名山陽縣考志書云舊有地名山陽因以名縣然未詳所以命名之故詢諸野老參以己意蓋山以南爲陽縣北有鉢池山爲二十七福地之一王子喬修仙處地形較他處高數仞非土非石皆積砂所成豈山陽以此得名耶

洪澤湖心離隄三十里有洪澤邨秋深水落時屋基石礎隱隱猶在東坡詩題發洪澤中途遇風復還即此地也明平江伯陳瑄築隄百里環抱湖水令其出清口以三分濟運七分敵黃每水漲時隄裏之水較隄外之地已高數丈諺所云日費斗金不抵西風一浪者是也至今一片汪洋人亦不知有洪澤邨矣余初赴河工總理高家堰見長隄屹然鞏固寬八丈三尺隄裏俱層層石砌縱有狂風巨浪可保無虞也

隋煬帝由河南幸揚州開河行舟今四州之汴河即其故道一日至

破釜澗而雨乃易名洪澤澗齊書云洪澤澗在淮陰鎮之東淮陰鎮即今之清江浦也

予乘舉子業即耽吟詠以逐年所得漸次成帙名曰葛莊編年詩蓋存詩兼記事也繼以樂府古風五言七言律絕諸體各從其類加以刪改名曰葛莊分類詩鈔業已梓行孔東塘南遊返相謂曰君詩分體耳非分類也不見李杜有分體分類各集乎予恍然若失亟命梓人更正而已印行者悔無及矣

後場用表判明時舊制也本朝崇尚風雅特諭閣臣議去判增詩以五言六韻爲合格予私念天下才人如星羅碁佈知者固多但恐窮陬僻壤後生小子輩不能周知且五言六韻即宋金元明作此格者寥寥無幾昭代亦不多見檢予生平不過五首而題合試帖者僅一因與同志諸子先取唐人之可爲楷法者選輯名曰花豫樓五言六韻唐詩豫梓以行提要錄二月十五日爲花朝予生後一日故命名

花豫

老爺奶奶之稱乃仕宦家兒女之呼其父母也湯臨川還魂記內游園一齣杜麗娘云這般景致俺老爺奶奶再不題起近俗稱諸神道亦曰老爺奶奶玄天上帝曰真武老爺關夫子曰關老爺岳武穆王曰岳老爺黃河金龍四大王之神稱神曰大王老爺稱河曰老爺河泰山碧霞元君則曰頂上奶奶清口之惠濟祠曰奶奶廟他處凡元君行宮皆以奶奶廟稱之在鄉人婦女之愚意蓋尊之如顯宦親之如父母也近日士大夫稱知縣曰父母稱知府曰公祖百姓稱知縣爲大爺知府爲太爺是縣爲父而府爲祖也等而上之無可加矣則爲大老爺太老爺至於婦人之奶奶亦是通稱今且一概加稱太太矣等而上之則爲老太太太祖太太明時巡按止稱老爹府縣止稱相公命婦稱安人夫人至老相公老夫人而盡之矣近總不聞此稱唯老爺太太竟成宦途通套無分官品之大小上下矣明時巡撫稱都

爺總兵稱總爺今一概大老爺
下鹽學監督司道等官亦居之
安但比比皆然未敢衆醉而獨
商丘宋公記任丘邊長白爲米
墳墓中有枯骨血潤白毛黃毛
長白自敘其事曰虎口餘生而
悉載明季北京之變及鼎革顛
盛一以感明末文武之忠義一
諸臣之卑污游戲處皆示勸懲
詞排場清奇佳麗亦大手筆也
經故題詞云琵琶不是那琵琶
偶爲離合備寫中郎之應徵而
八拍及曹孟德追念中郎義敦

旁入銅爵大宴禰衡擊鼓仍以文姬原配團圓皆真實典故駕出中
郎女之上乃用外扮孟德不塗粉墨說者以銀臺同姓故爲遮飾不
知古今來之大奸大惡豈無一二嘉言善行足以動人興感者由其
罪惡重大故小善不堪挂齒然士君子衡量其生平大惡固不勝誅
小善亦不忍滅而于中有輕重區別之權焉夫此一節亦孟德篤念
故友憐才尙義豪舉銀臺表而出之實寓勸懲微旨雖惡如阿瞞而
一善猶足改頭換面人胡不勉而爲善哉若前琵琶則高東嘉撰于
處州郡城之西姜山上懸藜閣中予守括蒼曾經其地閣雖已圯而
青山如故不勝今昔詞人之感傳言明太祖讀琵琶記極爲稱賞但
欲改易一二處面語東嘉曰誠能改之當賜以官東嘉唯唯然竟不
肯易一字于此見其品行之高記中賓白宏博可以見其學問之大
詞曲真切可以見其才情之美自古迄今凡填詞家咸以琵琶爲祖
西廂爲宗更無有等而上之者至于立名琵琶或云因指王四而言

趙五娘者趙姓下第五爲周氏蔡邕者取賣菜傭下二字同音也皆不可考既諸姓名假借何獨有取于伯喈中郎而加以不孝乎且漢世尙無狀元之名未有八旬父母其子娶婦止兩月者況陳留距洛陽不遠焉有子登巍科贅親相府官居議郎不捷報於家並道路相傳無一知之者陳留洛陽屬邑如此飢荒即使不歸何難拯救乃忍聽父母餒死而耳無聞者及至五娘上路忽又有李旺接取家眷一差種種疑竇在東嘉或有別解今後人曲爲回護終屬牽強恨不一起東嘉而問之予題一絕云琵琶一曲寫幽懷自是千秋絕妙才歌舞場中傳故事蔡邕真個狀元來

近來詞客稗官家每見前人有書盛行於世即襲其名著爲後書副之取其易行竟成習套有後以續前者有後以證前者甚有後與前絕不相類者亦有狗尾續貂者四大奇書如三國演義名三國志竊取陳壽史書之名東西晉演義亦名續三國志更有後三國志與前

絕不相侔如西遊記乃有後西遊記續西遊記後西遊雖不能媲美于前然嬉笑怒罵皆成文章若續西遊則誠狗尾矣更有東遊記南遊記北遊記真堪噴飯耳如前水滸一書後水滸則二書一爲李俊立國海島花榮徐寧之子共佐成業應高宗卻上金盞背上行之讖猶不失忠君愛國之旨一爲宋江轉世楊么盧俊義轉世王魔一片邪污之談文詞乖謬尙狗尾之不若也金瓶梅亦有續書每回首載太上感應篇道學不成道學稗官不成稗官且多背謬妄語顛倒失倫大傷風化況有前本奇書壓卷而妄思續之亦不自揣之甚矣外而禪真逸史一書禪真後史二書一爲三教覺世一爲薛舉託生瞿家皆大部文字各有各趣但終不脫稗官口吻耳再有前七國後七國而傳奇各種西廂有後西廂尋親有後尋親浣紗有後浣紗白兔有後白兔千金有翻千金精忠有翻精忠亦各如是觀凡此不勝枚舉姑以人所習見習聞者筆而志之總之作書命意創始者倍極精

神後此縱佳自有崖岸不獨不能加于其上即求媲美並觀亦不可得何況續以狗尾自出下下耶演義小說之別名非出正道自當凜遵諭旨永行禁絕

屬對雖曰小技然有絕不能對者有對而勉強者如泥土地對鐵金剛剛字從側刀非金傍也即石城隍亦不合格至一二三則絕不能對矣烟鎖池塘柳對以波炤錦隄梅殊無意味梅香春意動連符蒼司馬對以月老夜情多仍欠自然棗棘爲柴砍斷劈開成四束何等真切對以閭門造屋移多就少作雙間何其謬也又荷蓋水珠柳線松針穿不過純用假事更難屬對惟蟬以翼鳴不啻若自其口出龍因角聽毋乃不足于耳歟巧合天然偶過山陽學明倫堂見一聯云黃河水滾滾而來文應如是韓信兵多多益善學亦宜然頗稱爽貼明嘉靖時以青詞倖進者甚多惟袁慈溪相國燾醮壇一聯不獨在諸青詞之上亦在相國青詞之上聯云洛水元龜初獻瑞陽數九陰

數九九九八十一數數原于道道通元始天尊一誠有感岐山威鳳
兩呈祥雄聲六雌聲六六六三十六聲聲聞于天天生嘉靖皇帝萬
壽無疆

予守括蒼時過青田青田有南田山者誠意伯劉伯溫先生故家也
先生爲明開國元勳功業文章銘諸政府昭之史冊傳之藝苑膾炙
人口雖天文曆數之學何嘗不爲寓意然不耑屬乎此自胡惟庸進
讒以談洋司有天子氣謀爲葬地先生憂憤成疾惟庸以醫來飲藥
腹中積塊如石疾革太祖遣使送歸還鄉月餘而薨後世專以鬼怪
附會矣乃謂先生未遇時得天書於白猿看守之石壁壁裂得書一
匣書中語句多不得解遍訪無知者幸遇周顛仙于山寺拜爲師指
示精習始知天文地理未來過去其佐明興國者天書顛仙之功也
故凡事前知言無不驗一日太祖微行適勳戚家造屋正上中梁過
其門見門後一人身服齊衰狀貌醜惡一瞬而滅太祖回問曰今日

上梁觸犯凶星是何人選擇者劉伯溫答曰是日雖犯喪門神煞喜
遇紫微冲破能化凶成吉耳太祖暗驚又一夕宿民家無物枕首乃
以量斗爲枕竊聽隣家聚飲忽一人出外小遺大呼曰不好今夜天
子私行吾輩當仔細熒惑入南斗天子下殿走太祖急推斗而起又
聞飲者羣出言曰離斗口尙遠即當歸位也太祖回告伯溫伯溫曰
臣觀天象亦如此遂下詔不許民間私習天文其事類此者頗多太
祖心久疑之因惟庸之讒外示保全心益猜嫉聞其死乃遣人將其
殮棺前鋸一尺意欲斷其首也及鋸乃是空棺內貯大明律一部而
獨揭發塚一條開棺見尸者斬蓋伯溫已先知之故預造此長棺空
前一段以待其鋸也遣人回奏並以律呈太祖見而驚歎曰律爲吾
造吾自犯之耶遣令安葬而止邇年後裔貧困異常至本朝僅有諸
生數人昔年所賜田土山隴俱編入與齊民一體辦課矣每有山崖
洞壑被人掘啟者必訛傳曰劉伯溫當年留下藏埋迨子孫窮困至

急則發露令掘用耳嗟乎此亦何常之有不過因其神異而附會之
予守括八載知之甚悉讀太祖所賜手書詔旨稱曰老先生其隆重
倍于侯伯勳臣凡此怪異不一而足皆齊東語也予有過青田懷先
生詩云誰識西湖一片雲公嘗遊西湖見異雲起西北衆以為慶雲公乃大言曰此天子氣也有王者起吾當輔之
萬山堆裏出元勳當時共比明良會後世偏將鬼怪聞丞相無端窮
地脈胡惟庸以舊忿使人陷公欲談洋河爲墓地先生有意祕天文臨終以天文書授其子連進上且戒之曰
勿令後人習也晚年不辟留侯穀豈爲明君異漢君

青田縣有混元峰在城之北一里青田山上爲道書第三十六洞天
唐人刻崖上混元峰三大字即試劍石相傳葉法善煉丹此山以神
劍縱橫試斫之石分爲四高百餘尺相距各三尺許類截肪予曾題
一絕云塊然一石四分離傳說仙家伎倆奇山路崎嶇行不得更煩
此劍亦平之此詩竟逸其稿分體編年俱未登梓偶檢括蒼府志得
之附記於此

章奏文移告諭前列曰官銜各隨品級之大小而署之明武宗復議北巡實事游幸自稱威武大將軍太師鎮國公朱壽巡邊命內閣草勅楊廷和等上疏力陳不可疏上不省廷和稱疾不出武宗手劍立命梁儲曰不草勅齒此劍儲免冠解衣帶伏地流涕曰草勅以臣名君死不敢奉命遂止予以爲官銜從無此尊崇者然不過遊戲耳未嘗實有其事本朝相國圖海督師秦中予見其檄文及告諭銜云撫遠大將軍一等公都統文華殿大學士吏部尙書圖位列五等皆係極品亦可謂尊崇之至矣

溫處觀察駐劄定以溫州府城城之北有松臺山上有望闕亭傍山下有寶綸閣爲前明贈太師張文忠手敬之相府也孚敬初名聰以議禮迎合世宗與桂萼方獻夫一同驟貴聰更善伺人主意不期年由南京刑部主事超陞翰林學士後遂登政府賜名孚敬今子孫雖式微其府第猶存家藏遺像二軸予親見之一爲張公坐像戴紗帽

而兩翅尖銳服大紅紵絲仙鶴背胸腰圍玉帶一畫世宗皇帝像上坐兩傍各畫太監十數人窄袖軟帶牽馬而立張公遠來朝謁戴長扁翅紗帽如今戲中扮官長所戴者服蟒衣玉帶皂靴全不似今戲中所戴丞相幞頭上面皆方而兩翅扁方曲長以向上者蟒衣係長領非如戲上之圓領予甚訝其不同及見草木子所載蟬冠朱衣漢制也幞頭大袍隋制也今用蟬冠朱衣方心曲領玉珮朱履是革隋而用漢也此則公裳紗帽圓領唐服也仕者用之巾笠欄衫宋服也巾環襖領金服也帽子繫腰元服也方巾團領明服也庶民用之朝服一品二品用犀玉帶大團花紫羅袍三品至五品用金帶紫羅袍六品七品用緋袍八品九品用綠袍皆以羅流外授省劄則用檀褐其幞頭皂靴自上至下皆同也閱此想明時尚沿前制未盡改歟幞頭始於後周而畫漢時之像竟有用幞頭者又不知何解也

張璪以議禮干進怙恩作奸固非善類然其改奉孔子爲先師易像

爲主此千古卓識最得大體者不可因其素行而沒之

網巾之製歷代所無此物起于明止于明誠一代之制也因明太祖微行至神樂觀見一道士燈下用馬尾結成小兜太祖問爲何物對曰此網巾也用裹頭上萬髮皆齊矣明日召道士並取所結網巾遂爲定制

吾友申符孟

涵光

張越千

彪

王紫詮

瑛

其壯年名字皆具超達飛騰

之氣符孟以世家門廕越千以博學茂才紫詮以部郎出守歷仕觀察及其後也符孟不樂仕進改字曰鳧盟號曰聰山越千絕志場屋改名曰澎改字曰月阡號曰曼持紫詮罷職閒遊改名曰嬰改字曰紫裕號曰能如名與字音同體別不獨寄興林麓放情魚鳥而取號之義實出有心玩世逃禪入道不復營營人事非好鶩高遠耽寂靜也蓋亦無可如何者耳文人暮年多事仙佛太白遊仙香山偕老道場二公猶然況三君乎

嘗言營造房屋時不宜呵斥木瓦工匠恐其斃鎮則禍福不測野記
記莫姓家每夜分聞室中角力聲不已緣知爲怪屢禳弗驗他日轉
售拆毀梁間有木刻二人裸體披髮相角又阜橋韓氏從事營造喪
服不絕者四十餘年後爲風雨所敗其壁中藏一孝巾以磚弁之其
意以爲專戴孝也又常熟某氏建一新室後生女多不貞二三世皆
然一日脊敝而緝之于椽間得一木刻女子任三四男淫褻急去之
帷薄方始清白所載明悉歷歷如繪予猶疑信相半待罪處州太守
時其大堂五楹雖極軒敞壯麗但造自嘉靖未免年深少有欹側窺
其梁柱有朽者命匠人以斧頭敲響以定其中空實敲至正中西柱
匠人睨而笑曰此中有物竭力一擊乃開大穴內藏木刻人頭耳目
畢具如碗口大予不以爲怪亟投諸火其時康熙三十一年歲壬申
予舉卓異隨遷江西九江觀察副使代予者爲劉起龍今亦十餘年
矣安然無恙歷考府誌自嘉靖至今太守能循資而陞者絕少豈真

營造時果爲木工所斃鎮耶殊不可解

俗以官吏不參正五九其謂官長蒞任不宜用此三月者此說起于宋宋以火德興蓋火生于寅正月爲寅旺于午五月爲午墓于戌九月爲戌謂此三月爲災月當避也予自筮仕以來雖歷任五遷而攝篆署理不下十餘次凡一接印即赴視事弗少遲延不獨不拘正五九月抑並不選擇日期是以不爲橫惑胸中然每見此三月亦有親友蒞任者未見主何吉凶也

諺云初五十四二十三太上老君不出菴又云太上老君不煉丹謂此三日爲月忌凡事必避不可用也野語云衛道夫聞前輩說此三日即河圖數之中宮五數耳五爲君象民庶不可用予爲解之月忌之說太誕君象之說太腐皆非也日辰各有所犯生尅之理隨時變化未有以此三日遂爲萬古不刊之典不較年歲不拘干支不論節序而一概論之也予任浙東觀察時于十四日遠接制府歸得瘧疾

家人輩皆以犯月忌所致予笑曰此日文武官屬同行者甚衆豈人盡患瘡疾耶衆亦失笑

今稱父曰嚴易家人家曰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則是母亦稱嚴今稱母曰慈而每稱人父子曰父慈子孝則是父亦稱慈爾雅婦謂夫之弟曰叔曲禮叔嫂不通問後世亦有稱夫之弟爲小郎者見于唐宣宗責萬壽公主曰豈有小郎病不往視乃觀戲乎王衍妻郭氏怒衍弟澄曰太夫人以小郎囑新婦謝道韞遣婢白獻之爲小郎解圍兩家締姻相稱曰親家見唐蕭嵩傳皆平聲今北方以親字爲去聲按盧綸駙馬花燭詩云人主人臣是親家則去聲有所本矣近又呼曰親家公親家母

江南督標中軍副將銜大者升總戎順治間一李副將陞福建總戎時先祖爲江南方伯約諸同僚公餞讓李首坐李云不敢先祖曰公陞總鎮今非昔比矣應如此坐李作跼蹐不安狀曰老爺們原是金

子小弟到底是塊錫衆官爲之捧腹

四川一參戎陞廣東協將到汛最遲郡守郊迎云望公已非一日何遲遲至今想因蜀道難行耶協將答曰家口衆多就難行了倒也論不得熟道兒生道兒

一守備由小軍出身見上官仍稱小的上官曰爾今官矣猶如此稱殊不雅可易之備曰將如何上官曰稱卑職備切記之一日隊伍中有年長者獲罪於備蓋自恃爲備之前輩未免驕縱備大怒曰卑職今是爾之本官如此放肆難道卑職不敢責爾耶衆兵哄堂益輕之材官健兒輩每遇督撫提鎮賞賚優待必曰大老爺的恩典一遊擊年將望五始生一子制府聞之賀曰恭喜爾得一子矣遊擊急趨跪謝曰大老爺的恩典兩傍聽者笑幾失聲可與南唐宮中賜洗兒果有近臣謝表云猥蒙寵賜深媿無功李主曰此事卿安得有功此語同堪絕倒

本朝初年江寧葉某者曾任明末太守有宗室觸其怒既難加刑怒
又莫解乃使人曳于赤日中而曝之鼎革後隱於醫時人戲贈一聯
云一敗一成郡守改爲國手九蒸九曬天潢變作地黃其妾張介瑤
能詩善畫先大父任江藩時介瑤以扇獻先大母上畫官舫岸人曳
牽題云舟中人被利名牽岸上人牽名利船江水悠悠渾不斷問君
辛苦到何年詩句超脫但不似女子口吻耳

在園雜志卷四

遼海劉廷璣撰

壬子癸丑冬春間有浙東單友遊京師能爲扶乩之技余適無事延之書齋者數月頃刻畫沙詩詞不下數百頗多佳句有出人意表者爲時已久散失居多今就其僅存篋笥者數十首鈔之

李青蓮

人生過隙一夕千秋徘徊詩酒與子淹留雲分半榻月到十洲剪玉爲韻分金結儔乘車戴笠白鶴青牛飛觴把臂弄玉鳴鳩能爲道合指爾良謀

花睡

春來月落興初濃結蝶聯鶯點翠重無語欲眠芳露冷瓊樓深馬態從容

鳥夢

晚林歸去抹遙天高臥南枝隱碧煙不許飛雲驚睡覺且將毛羽
寄林泉

望後一日社集諸友此夕呂純陽王方平李青蓮雲英丁令威五仙
赴壇

呂道人

弱水三千里憑虛一問君開樽休說劍剪燭好論文春意含梅萼
風威鎖凍雲從今與子約慎莫暫相分

乩批馬子拈韻與青蓮

多字

梅意書香韻自多月來雲靜水無波三千酒國隨吾嘯九十春光
奈爾何有鶴欲眠天漢碧將詩送惱海山歌從來花裏傳經濟何
必披雲老薜蘿

許子拈韻與令威

雄字

化鶴空將城郭矇白雲無續晚霞紅千秋事業梨花夢百代笙歌

梵宇鐘櫓前有句情深淺
身外無塵任澹濃
放得腳跟天地闊
浮鷗沙鳥弔英雄

劉子拈韻與雲英

余云欲得一詩餘限小字

梅魄冰心青黛小
漁權纔來驚醒溪邊鳥
桃花紅片春多少
流到人間仍未曉
阮郎不見壺天杳
宋玉多情吟得迴
文巧瓊樓深閉
埋芳草對個嬋娟情自好

單子拈韻與方平

仙字

人生如朝露邂逅好
相憐漢苑春風後
秦疆烟草前和歌
酬濁世把酒問青天
能以葫蘆裏敲枰第幾仙

俚句呈青蓮大仙求和

梅有清芬月有華
敢將詩酒動仙槎
逍遙天上來
青鳥遊戲人間
走白沙一語纔成搖
海岳千瓢微醉臥烟霞
風流百世仍如許
願擲凡夫棗似瓜

和

寒雲鎖月鏡飛花瀛海塵寰過爾家千疊玉簫吹紫鳳九還金液
煉丹砂東君有意催春雨北海開樽聽暮笳今古一宵詩酒客歸
來長嘯問胡麻

青蓮乜批劉子進一大觥聯句可也即以花豫樓為題花豫
者二月十五為花朝予生於十六故名

瑤池昨夜祝羣芳今日天台謫阮郎月裏參差鋪錦繡人間迤邐

琢圭璋鳥歌初度南飛曲蜨板先敲宿雨香青蓮云方是兩日光景方平結他日南宮

儀鳳嘉始知雲影映清光雲英云方平結句不佳改之笑吐玉壺春十二一簾雲影接蟾光

青蓮云可稱全璧花豫樓從此不
朽矣再作一小引何如雲英代之

儂來上苑時際嘉平碧岫停雲紅波掛月蕭樓人寂冰壺夜寒敲

金夏玉百疊千迴把觥吟風千秋一日問劉郎之鳳館春半瑤臺

嘯阮籍之蘇門月中瓊宇祝花神于宿雨介眉壽于芳晨所謂借

花生意聽鳥天機夢遊八極羣英引領春風星映連朝煙玉飄搖
皓魄故樓名花豫人列仙班聊以八言惟希一粲

武陵老人徐福

又批今日有諸仙來當備佳釀各自留題

半畝逃秦地千秋避世人閑調蟾窟曲靜看茂陵春壺裏天原小
囊中劍有神沙棠載琴鶴終日臥漁津

弄玉

寒事將了了梅音有分曉明月何多情輕雲忽淡掃醉臥石牀飛
高吟過蓬島流水撫松枝憑虛逐歸鳥邂逅李端端企仰蘇小小
而以相思琴報得同人好極目眺平蕪青門盡芳草願寄長干行
綠雲人未老

王喬

賦得愛月夜眠遲

夜將花起雲影翻流水嬋女多情情不已伴風中待露裏西窗欲
落消魂無端冰魄梅痕這樣清光錯過人生幾個黃昏

謝靈運

詠花睡鳥夢調用如夢令花睡限夢字鳥夢限睡字

花睡

春夜雲深露重醉倚雕欄乘興抱蝶氣嬋娟笑爾孤零誰並休動
休動正做紅妝好夢

鳥夢

歸去啞啞隊隊共覓華胥良會枕月臥雲巢相抱松風鶴唳惶愧
惶愧博得南枝穩睡

青蓮

乘月憑虛來又爲織女約停梭相勸酒星河代洗腳我道玉衡邀
織女則不樂昔日張騫槎怪他怱怱過青蓮爾多才有詩待子和
下我珊瑚牀懸我明珠絡與子結千秋莫學牛郎薄青蓮笑不然
玉衡頗清脫弄玉擅吹簫開樽待同酌吟詠即歸來與子慰寂寞
雲漢白茫茫嬋娟青灼灼願得醉翁情千秋爲好合願得玉衡情

采蘭贈芍藥聽得

張騫

雲斂香消日影斜

鑠絳霞傲骨嶙峋

今猶犯斗牛槎

回道人

水雲遊遍乾坤小

天澹掃

劉海蟾

問世石
得道後

幾宵燈火結層氣

細論文花仗簇簇

盧高臥九臯雲

青蓮亂批此

在

谷詠梅花聯句四首

六橋寒玉散空江，驢背春風酒一缸。嚼碎冰魂香片片，含癡皓魄

影雙雙。香隨蝶夢羅浮遠。

余云此句微妙不能聯。願翻三杯。

月入林鶯琴韻降。

李

對不過上句大仙亦當刪以巨。疵批呵呵果然不佳異日再改。

自是清芳餘傲骨，不教桃李影橫

窗。青蓮

二子起句了

俏立風前態自奇，撩人幽韻兩三枝。半壑輕烟籠玉屑，一簾清影映瑤池。芳心古道甘涼薄，傲骨衷情學醉癡。臥石眠雲慵不起，美人無力枕微支。

雲長過此即補梅花一首

忠報東君孝報寒，靈根恬澹玉肌乾。留芳百世人還易，立節千秋道所難。心徹冰壺霜雪冷，骨凌松雨水雲寬。高吟醉臥江南曲，疑是孤舟晏興闌。虬

又批梅花詩青蓮續完可也

澹玉凝妝拂碧枝空濛山影籠寒遲輕雲剪雪團衣袂冷月裁詩
醉竹籬琴鶴多情聊韻耳煙霜著意好吟之春來無限芳菲事獨
爾精神逗素姿

青蓮題鍾馗嫁妹圖贊

這是鍾馗果然古怪騎著驢兒看他自在爲甚麼嬾嬾婷婷又把
青羅蓋小鬼頭張彩搖旗老進士簪花聳帶嫁得檀郎定是才高
德邁決不學牛女銀河決不學鏡臺夙債願玉樹相偎紅樓恩愛
曠我曉得了最憐你阿妹多情怕殺你舅爺無賴

詠燈花得燭字聯句

一點芳心噴蝶宿

劉海

倒喜飛蛾亂向花心觸

青蓮

有春光無香露

霏霏玉蕊伴爾寒窗讀

青蓮

枝葉無依月作根風來搖落方知燭

劉海

王方平

漁樵野調

疎疎嬾嬾夜深詩興淺短劍長歌光陰可奈何襟期詩酒問天而
搔首笑傲煙霞許我結丹砂煉石歸來月正華凍雲高拂鳳凰車
到處是吾家

白玉蟾 游漁擘花影

一灣清水沈醉風前蕊清光掩映波痕遊魚爭欲相吞只知有色
散南溟不道空清碧鑑明春意皆如此水底飛來不已

回道人

風風風雨雪灑長空世界妝成天外景君家促我下瑤宮計頌古
今誰是伴獨留芳躅在崆峒

雲翹

雲姨月黛小紅兒三個仙鬟去采芝我欲梳頭朝上帝洞門不鎖
等多時

劉晨次玉衡韻

天地雖留我才華欲屬君客酣千日酒鶴下半潭雲明鏡英雄鑑
長河世業聞等閒滄海夢拂塵不堪論

問阮郎何在當日桃源故事肯一見示否

阮子桃源去已迷落花流水任東西山川剩有春風在留與詩人
作笑題

青蓮

詩分巖令酒爲兵戰退寒威萬籟清燈火既留天上侶襟懷豈是
世閒情文光照耀三千丈道德高超九萬程記得清平歌未罷滿
庭紅玉帶雲生

青蓮吾有一題爾等聯之小窗鶴夢

掠舟西去下空庭既白東方睡未醒漫拂羽裳搏北溟帶來琴韻
到南汀松籜冷月酬孤嘯甕牖寒雲護曉星渡海覺來看世界一
聲烟雨九臯青

花花草草弔熱鬧之英雄兩兩風風醒伶仃之客夢海籌十屋
桃核千春到底歸來亦同泡影神仙玉棺輕風蟬脫今夕何夕
與子徘徊同分半榻寒雲共悟三生舊果慎勿蹉跎歲月頓負
枕上羲皇徒令婆心爾爾

又次韻二首

風流不礙舊青衫天上驪龍袖裏探道骨自隨湖海大雄風肯與
世情含孤蹤野鶴何妨老長嘯蒼梧漫爾慚最是玉華春事茂一
簾琴韻誦江南

風流不礙舊青衫丹鼎鹽梅袖裏探半榻閒雲留鶴夢一簾香雨
潤雞含文章老去猶生色冠冕歸來不用慚試看宛陵山澤好滿
天星斗映江南

睡松

抱鶴臥長天翦輕雲鑲碧煙虬龍夜夜隨展轉吼風雲醉眠挺雄

襟笑顛任他滄海桑田變最堪憐
蜉蝣朝菌敢說歲三千

老梅

瘦骨偏飛雪裏花一簾寒影映奇葩
羅浮夢逗千年月漢苑魂消
午夜槎斷岸香雲長結侶孤山明玉自爲家
披襟已許冰霜勁長嘯松濤玩物華

白月浮鐘

蟾光如練絮瑤臺遠韻拈雲取
次來疎雨沈音敲斷壑澹煙傳
唄響莓苔聽殘寒渚天猶老喚醒空林夢
亦回想像嬋娟歌未罷
蕊珠夏玉夜徘徊

題燕臺八景

瓊島春雲 青蓮

一抹輕煙萬縷霞裁來片片絮
寒沙林迷野墅千重碧鳥度斜陽
九極賒春想衣裳香露冷風來
幃幔暗果斜連朝髮豔何堪似楚

楚青螺襯絳紗

玉泉垂虹

雲長

靜谷寒波挂碧峰萬山雨後一天紅飄搖欲捲旌旌午汗漫長飛
海岳空玉柱有光擎大地石潭無影動遊龍丈夫極目爭長嘯劍
氣錚錚貫九重

太液澄波

雲英

芙蓉池水碧于煙秋夢偏長最可憐紅鏡欲飛鴛黛懶翠翹深鎖
鳳臺懸相思鏤月酬團扇冷韻敲風泣暮蟬放下水晶端正綺輕
描蓮幕喚飛仙

薊門煙樹

劉晨

塞草沙風不勝春萬林晴靄上楓宸東來已望層雲薄西去猶知
遠黛陳看盡古今餘壯氣磨來日月倍精神自與鳳城相對好參
差青影接嶙峋

居庸疊翠 謝史

欲上關前眺玉都
嵐煙不礙白雲孤
層波汗漫天風碧
蒼黛鱗峴
王氣扶濃澹遠鋪
千樹錦參差遙接
百花圖何須羌笛
悲春事今
古興亡若是夫

盧溝曉月 王方平

洪濤西去鏡孤飛
送老燕山客路危
楊柳斷橋千里夢
鶯花長店
十年非利名場上
英雄鏢今古愁中
歲月圍多少五陵
豪貴客蒼
然蘆荻弔輕肥

金臺夕照 劉安

郭隗功業幾春秋
駐馬斜陽燕水流
駿骨不枯聲價重
雄襟未托
意相投雲光遠護
秦關杏劍氣高飛
帝闕浮最是荊軻
知己恨天
涯老去任虛舟

西山霽雪 劉梅塘

一壺天地一瓢詩極目晴嵐任所之林暮欲明煙澹澹峰迴纒轉
樹差差鏡含絳玉人依鶴天鑲瓊臺月浸池不避晴輝酬世眼萬
巔招飲映琪枝

銅雀臺懷古

劉海蟾

漢家功業已蕭蕭禾黍秋風歷世朝東去煙嵐飛劫火南來赤水
拂鳴條千年流瓦堪爲硯二月春風想阿嬌寄語機關名利客空
餘芳草臥雲霄

空潭泛月

青蓮

煙霞知己木蘭舟相伴嬋娟任去留短檣穿來菱鏡冷長風搖破
碧天秋波光瀲灩沈星斗沙鳥空濛啄泡漚一片清輝何所似玉
壺冰雪映瀛洲

仙凡不隔意氣相孚諸子不豪吾儕亦寂傾大斗以呼天放長
歌而寄傲問嬋娟消息憐孤鶴之飛鳴惜牛女慙勤度寒梭而

放浪天知吾老存詩骨于人間酒縱君才飛霓裳于闕下平原
愧兵火之情秦漢埋是非之口樂哉今日盡屬忘機永矣他年
不堪重訂牛羊衰草悲歧路之風煙鸞鳳簫臺看英雄之事業
但將肝膽酬人不愧乾坤生我叮嚀告誡諸子何如

齋中雖有數友而成章之速令人應接不暇因以一題難之第一句
用春夏秋冬二句用喜怒哀樂三句用琴棋書畫四句用風花雪月
即以風花雪月爲韻索絕句四首方出題限韻而運乚如飛頃刻立
就亦異事也

海棠簾外露嬌容春含笑桃花半面紅喜一奏虞絃消永晝琴不

知庭院欲薰風風

斗柄回南乳燕斜夏漫將蒲劍斬青蛇怒槐陰深處楸枰午棋敲

落薔薇一樹花花

澹煙衰柳殘蟬咽秋瘦馬斜陽獨悲切哀一行雁字寫長空書不

堪鬢上江湖雪雪

陣陣朔風沙草白冬淺斟畫閣紅爐熱樂捲簾閒看小江山畫梅

梢挂箇多情月月

古乩仙詩傳者固少佳者亦不多見茲十中存一首首見奇句句標新抑且每命一題言纔脫口業已運乩如飛詩詞序跋應手告成矣即使宿構抄謄亦不應其速乃爾雖神仙遊戲自異塵凡然當蕭史弄玉徐福時五言未創淮南王關夫子時何來近體豈謝康樂亦解作如夢令耶心竊疑之恐非神非仙也或才鬼遇符而至託以示幻亦未可知偶謁大司空朱公之弼一見即詢君近何爲答曰閉戶讀書爲應試地耳朱公曰是大不然吾人讀聖賢書正大光明必體氣充裕今君滿面陰氣何也予驚懼諾諾而退遂毀其乩壇止志其詩詞之佳者

賜第在西華廠南門近東空地一區每夜犬吠不止家人楊騷達子

梯牆而視火光熒然以爲財也急告先君初猶未信後往視之叱曰此青燐也何怪焉家人默然三更後潛率其子踰牆而往掘地三尺果得枯骨一具先君知之大笑即令買棺盛之移瘞野外後遂寂然先君出征閩中賊平後入山搜捕餘黨輕身前進從人行李仍留營內有俸餉銀數百兩內元寶一餘俱小錠藏甕中家人連二每夜見一母雞帶雛數百飛立屋瓦之上先君回軍前項散給兵丁遂無所見豈小人福薄不能壓此物耶

先君在閩聞先慈馬太君喪亦效世俗延僧誦佛書于郊外放燄口夜將半見紅燈前導從者數騎冉冉而來意謂必參領李某探望耳久待不至差人飛馬往迎忽不見

先四叔

光耀

爲涇州牧出城過一旅店門首大旋風圍繞不散即下

馬入店店主之妻躡家人田二足云凡事遮蓋當有重報蓋誤認爲衙役也田二以告愈疑之遍搜內外毫無形迹忽聞竈下一聲如爆

竹然其旁有乾馬通一堆掘之得死屍銀百兩布百四十正是其謀財殺命者其夫方在後園掘窖蓋欲于夜間掩埋其屍耳戰慄不能動一詢即服夫婦伏誅

陸佃云魚滿三千六百則蛟龍引之而飛納鼈守之故鼈名神守鵝亦有能飛者湖南李方伯畜鵝成百一日連翅御風而飛不知去向幕友曰此不祥兆也未幾方伯卒又江南天長縣銅城鎮鎮爲吳王濞鑄錢之地有姚姓家巨萬畜鵝數百鵝夜見人羣驚而鳴其聲闐然有警則覺既可畜以取利又可防盜守更突然脚尾羣飛如白鷺橫空衆多不解期月奸人誣以助餉謀叛伏誅家產籍沒諺云水淨鵝飛幾先見矣

妹倩董副使紹孔昔任西安太守爲余言秦中有商于外者歸挈一犬以行抵黃河行囊在船候人滿乃渡偶腹痛欲瀉亟上岸犬隨往有布袋裏銀五十兩解置地戲向犬曰看好少頃舟子以人滿風順

連催登舟帆已滿張一瞬而開矣關中黃河水如建瓴對渡二十里許方達商入舟方悔忘銀與犬然日暮不能再渡明晨縱往安得前銀尙在遂歸越明年渡河復經前地慨然曰銀已無存犬何歸乎往尋見狗皮覆地檢之白骨一堆耳商憫焉掘地埋其骨骨盡則前銀尙在蓋犬守銀不離甘餓死覆尸銀上耳商泣瘞之爲立塚諺云寧畜有義犬旨哉言乎

先外祖母家蠢僕竇三鋤園露一巨鑊三喜曰此財物也亟以棉衣質銀買牲楮祭拜及開園惟滿鑊白水下有銀一小錠秤之適償其辦祭之數

揚州之寶應縣運河內有紅船二泊甚穩忽被暴風飄起一送向東岸野田內一送向西汜光湖中離河下坂一家方祀先下拜畢起視所居房風飄雲際如紙鳶狀而祖先前之香火仍熒熒然康熙壬午七月十五日事也

乙酉五月閱看河道形勢駐盱眙縣之玻璃亭數日大雨如注稍霽揚帆赴龜山淮濱廟廟在水中即大禹時命大將庚辰鎖水怪無支祁處返棹時風雨大作雨點大如茶盂見四龍挂空中最近者可一箭及之然皆不露頭角止見大水四股倒流上天如旱地之大旋風聲勢俱惡歷數十刻漸次消完完時猶若有餘波自上而下者據土人云年年有之無足怪王新城漁洋集亦載紀異行壬寅七年海東嘯崇川化作龍鼉鄉今年雨雹殺禾稼雉臯民徒龍爲殃註有龍見如臯境內挾巨艦飛空中則龍見亦尋常事也

鄉人有馬生駒駒已長可乘母馬又將受孕鄉人惜費即欲以駒與交百計道之駒不肯雖畜類亦知倫理其隣教以物蔽馬與駒之目駒不知遂交交畢去其蔽物駒見其母咆哮奔躍觸樹而死里之長鳴于官官曰爾愚民也爲省小費爰喪其馬馬不羣母爾知之乎爾真禽獸之不如也重責之令瘞其駒康筆帖式曰誠然口外馬羣以

數千百計然溷雜難辨久而忘焉亦不識孰爲何馬之駒孰爲何駒之母偶爲檢查見有駒而盲者目病者阿敦大曰此必自羣其母也阿敦大司馬者之官名

余昔守括蒼兼攝杭郡於藩庫見一草楨麒麟皮係牛產于蕭山民家首肖牛小角嶄然遍身鱗甲鱗大於錢而色黑及踵皆有尾似紈扇而圓小鱗甲砌滿又大石塊分而爲二中有穴光潤滑澤絕無斧鑿痕吏人曰此空青殼也其穴即盛空青者俗云石有空青人無瞽目果其然乎

廣平趙進士昌齡云明崇禎末年京師一癡漢能變美人初延癡漢於家使之醉飽臥于室內遮藏甚密不許人見設鏡臺衣服之類少頃裝成絕色女子冉冉而至坐南面設香燭供奉自言名申生已登仙籙不食人間烟火惟啖果而已人稍稍近之便覺昏悶一日諸惡少置數大爆竹于香爐內香盡竹響如霹靂聲出其不意美人大驚

卸去衣飾乃現真形如犬大獼猴跳躍升屋而去始悟申者猴也不食烟火愛啖果者猴性然也回視癡漢欠伸喜曰我半年在醉夢中今日方醒

先中丞爲江南方伯時衙署即明朝徐國公達故宅也旁有瞻園山洞池館無一不備一日有長隨馬化者膂力過人心粗膽壯向池邊閒步時已薄暮見一女子色殊豔麗先則反接徘徊後即倚欄小憩馬心異之因思主翁眷屬盡係滿妝今此漢妝必怪物也趨向前雙手關抱彼驚一躍馬已昏倒在地少頃馬之寓處飛沙走石門窗几榻爲之蕩然有時飯熟釜內盡是馬矢有時家人溺器無一存者有時清晨夫婦衣帽俱不見尋至糞窖中悉被汗穢如此旬日不堪其苦告之先中丞亦無法可治幕友徐子乾代爲籌畫取黃紙書詞狀令馬于城隍廟焚之如此三夕聞人馬金戈之聲紛馳屋上次蚤于院內得一死狐皮而無毛一家遂得安然徐子乾每夜聞窗外哭泣

聲心惡之移出署外臥病一月方痊

東昌曹宅與寒舍稍有瓜葛先世頗富其致富之由後人歷歷言之始有一老者造謁身短貌陋自言姓白別號餐霞老人稱曹爲善人欲借宅同居曹曰院宇湫隘未敢相許白曰不須房屋止爾東園草垛足矣曹唯唯次日于屋之承塵內有聲不復見形曰吾已挈眷屬遷至尊府矣幸勿令閒人往來羣犬更須驅遣勿使擅至東園曹欲設席以盡居停白曰何煩重費主人耶止雞子數百火酒二尊足矣一日晨主婦見竈下一白物似犬而小熟睡驚之踉蹌而去少頃承塵內云今日甚覺無顏未曾衣冠被主母遇見不及一揖幸恕之一夕曹會飲親友白曰吾當遊戲爲諸君侑觴可乎曹曰善遂令門窗俱閉燈火盡滅諸人於窗隙中見一物如鵝卵大光燦照耀吐上半空仍復吞入吐則亮吞則黑如此者十餘次座客曰此即所謂媚珠也曹偶向白獻曰老人來去無踪可能取金帛助我乎白曰吾輩修

煉多年上則成仙次則望得人身若行損人利己之事有犯天條禍且不測但主人肯聽吾言致富亦易耳嗣後每向曹曰某糧米當屯某豆穀當積後果騰貴獲利無算某藥物應販某幣帛應置某夏當旱某秋當澇每得風氣之先遂成巨富一日白忽云當於百里外治一大宅家資移去爲上曹從之又曰我亦當挈眷向山中去矣遲一月恩恩而言速搬速搬十日後流寇果至焚掠無遺其舊宅盡爲灰燼矣

陰曹所差遣曰疾腳猶陽官所役之快手也凡陽世生人應役陰司者曰走無常第不解陰司何以多用生人豈陰司事務浩繁偶不足用歟抑借生人以顯其靈異歟若以理考盡屬幻渺而又言之確有可據關係生死之大使人不得不信不敢有疑貳于其間者如濬縣李某其岳曾爲司李相離四百餘里李之隣有爲疾腳者忽向李曰令岳如夫人于今日午前暴亡矣李曰何以知之曰吾奉差往勾也

李不之信曰彼素無病何至暴死疾腳曰彼于樓上梳頭剛畢被吾腦後一擊即吐血墜地氣絕耳吾勾至冥司候王升殿曾私問判司彼年少艾何至暴死父母夫妻皆未一訣是犯何罪判曰其夫主司李蒞任後接取家眷彼以卑妾冒爲正妻公然擺列執事受屬官之跪拜以微賤而僭上越分是以損壽暴亡耳李曰此事誠有之四日後訃至訊死狀與疾腳之言吻合

走解本軍營演習便捷之法晉曰猿騎明日走驃騎皆于馬上呈藝上下左右超騰躡捷近則男子較少咸以婦女習之爲射利之場奸汚之技矣須演馬極熟馬疾如飛婦女乃于鞍上逞弄解數有名秦王大撒馬小撒馬單鞭勢左右插花蹬裏藏身童子拜觀音秦王大立碑之類或馬首或馬尾坐臥偃仰變態百出抑且倒豎踢星名朝天一炷香疾馳不稍欹側兩馬對面相交能於馬上互換相坐統曰走馬竇解俗所謂卦子也又有戲幻之術器物可以隱藏飲食可以

取致見者無不訝異若西京賦所云易貌分形吞刀吐火雲霧杳冥
畫地成川是幻法也久已不傳近今所見不過手法快便眩亂人目
而已誠若帝京景物略云捷耳非幻也有弄猴爲戲者教習極熟登
場跳舞皆合拍或更挈一犬猴乘犬背若人馳馬近惟丐者爲之更
有婦女走索者梁名高組伎以兩木架大繩相去數丈一女行其上
或二女各從一頭上對舞而前手持一竿縛米囊于兩頭以權輕重
之平前卻疾徐如履平地相逢比肩而不傾又有婦女仰臥以兩足
承巨缸顛播上下無不如意或立一幼女子足底且拜且舞更復向
空立一小梯幼女層遞攏上復下故作傾跌狀觀者驚駭卒安然無
恙至於三槌打鼓手轉三刀以頭承丸又其餘事矣凡此皆失業貧
民不得已而爲之藉以聚衆餽錢以資衣食然奸盜詐僞亦從此生
當作戲術時雖衆目環視在在眩盜亂何難乘機一作掬摸伎倆乎
至走索賣解者流身輕足疾飛簷走壁之技罔所優爲因係婦女或

宦衙演戲大戶傳喚深閨內宅皆能得入窺探門戶出入之路日所
經行夜如熟徑矣何況鞍馬之上便捷輕利搶奪剽掠無不可爲亦
誰得而禦之余觀察西江時有走索者以男裝女自幼弓足留髮穿
耳無賴挾之往來甚爲叵測余訪拏重處遞解回籍康熙五十一年
部覆陝西提督潘育龍因陳四等一案題奉諭旨將走馬賣解躡索
之人盡行查拏安插并定文武失察處分之例甚嚴而游手之徒並
爲斂跡矣

附陝西提都潘 原疏

竊照陳四等率領妻子游走於外憑其走馬賣解賣索算卦爲生
俗名之曰卦子大抵江北各省皆有此類惟山陝兩省此輩尤多
其父祖子孫輩輩相習以爲生活之計不務耕織遊手好閒寡廉
喪恥之頑民也臣竊思以爲除匪類須窮源除根今臣所屬各營
已經陸續拏獲卦子二十八起合計男婦大小五百八十九名口

并馬騾牛驢猪羊共六百一十四頭隻俱移咨督撫交送有司審
理在案但慮秦省各府州縣猶有卦子尙多若盡行拏獲未有行
兇惡蹟若不行查拏恐將來此輩難保不行走於外現今遵奉查
拏若不行安插恐此輩畏罪潛逃他方聚衆成羣妄生事端亦未
可定在彼所犯固王法難宥豈不有負我皇上好生之德以臣管
見莫若通行各省督撫責令各府州縣衛所在於鄉村堡寨細查
如有卦子之徒令其男婦痛改不善之藝或就編入現住地方里
甲爲民或撥給絕戶田地抑或令開墾荒地將現有騾馬牲畜變
爲牛種載入賦役冊內按季取鄉約地方里長隣佑甘結存查如
再有違禁出外游走令里長隣佑鄉約地方舉報地方官嚴加重
處如本地方官不行嚴查縱容此輩行走被別處地方文武官員
拿獲議定處分載入例內如是則漸皆化爲務本之良民矣
門前一陣騾車過灰揚那裏有踏花歸去馬蹄香棉襖棉裙綿袴子

勝脹那裏有佳人新試薄羅裳生葱生蒜生韭菜掩攢那裏有夜深
私語口脂香開口便唱冤家的歪腔那裏有春風一曲杜韋娘開筵
便是燒刀子難當那裏有蘭陵美酒鬱金香頭上綵髻高尺二村娘
那裏有霧髻雲鬢宮樣妝行雲行雨在何方土坑那裏有鴛鴦夜宿
芙蓉帳五錢一兩戥頭昂使忘那裏有嫁得劉郎勝阮郎右金陵陳
大聲嘲北妓也名曰南嘲北幾層薄板爲家業窮蠻那裏有雞犬桑
麻二頃田出門便坐竹兜子斜顛那裏有公子王孫壓繡鞍惰民婆
子村莊悄悄牽那裏有十二紅樓人似仙黃橙梅子充佳味牙酸那
裏有雲棗哀梨蜜比甜竹籬茅舍幾多高一鑽那裏有甲第連雲粉
畫垣八搭草鞋精腳上難穿那裏有門迎珠履客三千低頭不敢偷
睛看皇天那裏有趙女燕姬玉笋尖廣法蘇馬弄機關騙錢那裏有
千金一擲膽如天右順德喬文衣作名北嘲南所以答大聲也南嘲
雖少蘊藉然不過訕笑翠館紅樓中粗鄙之甚者耳詞旨分明原無

涉于北方人士引詩既雅亦足解頰北嘲則肆聲謾罵盡人爲讐儼然平分南北反置南妓于不問不獨有傷忠厚且詞意上下不能貫串殊無足取更有南北解嘲八則不知出自何人以南北之方言方物比合較量權得其平如此之某某也配得過彼之某某此之這般也配得過彼之那般俚句聱牙更堪捧腹又出北嘲之下詞不足存故未附入

南北諺有冬至數九一九至九九云云亦猶月令中一月六候以驗節氣寒煖也四方之說各異若夏至後止分初伏中伏末伏並無數九之說偶閱明人田汝成委巷叢談杭人夏至後亦有數九諺語云一九二九扇子不離手三九二十七冰水甜如蜜四九三十六拭汗如出浴五九四十五頭戴秋葉舞六九五十四乘涼入佛寺七九六十三牀頭尋被單八九七十二思量蓋夾被九九八十一家家打炭鑿各處節候方言之不同有如此

磁器始於柴世宗迄今將近千年徒傳柴窑片之名所謂雨過天青者已不可問矣嗣後惟官哥汝定其價甚昂間亦有之然而不易多得若成窑五彩暗花而體薄者雞缸一對價值百金亦難輕購本無多也再之宣窑最佳一時稱盛而真者固少以其嘉萬之間本朝便做本朝極易混淆至國朝御窑一出超越前代其款式規模造作精巧多出於秋官主政伴阮兄之監製焉近復郎窑爲貴紫垣中丞公開府西江時所造也做古暗合與真無二其摹成宣勳水顏色橘皮櫻眼款字酷肖極難辨別予初得描金五爪雙龍酒杯一隻欣以爲舊後饒州司馬許珩以十杯見貽與前杯同訊知乃郎窑也又於董妹倩齋頭見青花白地盤一面以爲真宣也次日董妹倩復惠其八曹織部子清始買得脫胎極薄白碗三隻甚爲賞鑒費價百二十金後有人送四隻云是郎窑與真成毫髮不爽誠可謂巧奪天工矣磁器之在國朝洵足凌駕成宣可與官哥汝定媲美更有熊窑亦不多

讓至於磁牀磁燈又近日之新興也

服飾器用有一時之好尙製戲弄小物亦因時制宜而窮工極巧者明時內官家以鬪促織爲能事其養促織之盆稍小於鬪促織之盆一盆皆價值十數金又喜畜貓各編以美名如純白者名一塊玉身黑而腹白者名烏雲罩雪黃尾白身者名金鉤挂玉瓶之類甚有染色大紅者其飼貓之器皿用上號銅質製造今宣鱸內有名貓食盆者是也價更重於促織小盆即養畫眉翎毛籠內所用食水小磁罐亦價值數金近今惟尙鬪鷓鴣鷓鴣口袋有用舊錦蟒緞妝花刻絲猩氈哆囉呢而結口之束子有漢玉碧玉瑪瑙碎硃琥珀琺瑯金銀犀象而所用烟袋荷包更復式樣更新光彩炫耀邇來更尙鼻烟其裝鼻烟者名曰鼻烟壺有用玉瑪瑙水晶珊瑚玻璃縷金珉瑯象牙伽楠各種雕鏤纖奇款式各別千奇百怪價不一等物雖極小而好事者願倍其價購之以自炫然轉眼間所好更變又不知何如矣

昔陝西有以湯驢作方物遠貽餽人者據云味最佳美考其製法備極慘酷先以厚板鋪地稍高多釘堅實而鑿四眼做驢身驢蹄之大小拉驢上板納四蹄于眼中不容稍爲展轉乃以多沸熱湯澆之白頭至尾遍體淋漓以毛盡脫爲度竟成雪白一驢而命已絕肉已熟其死甚于一刀慟楚爲何如耶繼爲取出開膛剖去腸臟分割其肉量大小成塊懸之風處風乾猶嫌其肉太鬆將肉用蘆箴上下夾好置諸通衢任車馬往來踐踏久之方行收好不啻珍錯之藏非大好筵席不輕用本地極貴重之故遠致方物也又天津衛有小烏黑爪故名鐵腳烹炒爲下酒物味鮮爽口其烏羣飛以網羅之一網可得若干其擇毛之法則大奇掘地作一坑用火熾紅將烏從網傾入以物覆之彼于內亂飛相觸熱氣交加互相撲打毛自盡脫不假人力誠火攻也又前朝內監性嗜鵝掌嫌其不甚肥厚乃以磚砌火坑燒之近赤置鵝于上磚熱鵝立腳不住自行蹠蹠一身血脈盡注於掌

其掌愈蹠愈厚鵝受炙不過而死適於口忍於心矣僧謙光曾云老僧無他願鵝增四腳鼈著兩裙足矣邇者江淮僧人嗜鼈之法甚于俗家釜水微溫置鼈於內將鍋蓋預鑿數孔如所置鼈之數蓋定以重物壓之然後以薪燃竈令水漸次而熱鼈覺水熱沿蓋得孔以頭探伸而出先以姜汁椒末醬油酒醋調和勻好乘其熱極口張以匙挑而灌之五味盡入腑臟遍身骨肉皆香而死奇慘異苦僧見其狀向之合掌曰阿彌陀佛再忍片時便不痛矣真所謂不禿不毒不毒不禿者耶嗟乎口腹之奉誰不欲之即孔子聖人猶云食不厭精膾不厭細亦未嘗教人甘爲爲粗糲腐儒餐也近日有全羊設饌者以羊之全身製爲十六器或十二器而湯點皆用羊又有以全鵝二三隻製十二器或十六器者湯點亦皆用鵝不雜他物可謂窮工極巧矣然不過烹炮精美未有戕生害命如前驢鼈之甚者即何曾日食萬錢猶云無下箸處趙岳一飲食必費萬錢何邵一日之供以費錢

二萬爲限亦不過備四方之珍異耳何嘗著其酷烈殺生哉但食品
 豐儉各隨人之性情晏嬰爲相尙食脫粟公孫弘以丞相封平津侯
 猶脫粟布被世皆賢之萬錢之奉是不爲也非不能也乃更有少年
 縱恣者欲食牛羊諸牲之肉一呼即得不能待其宰殺乃生割其肉
 而烹炮之吾不知其是何心也裴晉公每語人曰雞豬魚蒜逢著便
 吃予服其天然不設色相是真學問國朝初年扈侍御申忠巡按陝
 西訪知湯驢一事嚴飭禁止一有犯者罹以重法此風稍戢至鵝掌
 鐵腳魚鼈生割之慘間有爲之者安得復見扈侍御其人遍行禁絕
 乎京師餽遺必開南酒爲貴重如惠泉蕪湖四美瓶頭紹興金華諸
 品言方物也然惠泉甜而紹興酸金華濁醴均非佳醞唯四美瓶頭
 與冰酒兌半相和則美甚矣但其價過昂杖頭每苦不足若煮冰清
 雪相和名曰兌酒京師所常用者味亦不多讓也雖有易水滄州竹
 葉青梨花春等類總不如冰水苦冽予在淮南每歲于糧艘回空附

寄十餘罈而來止供冬雪春花之用不能過夏蓋南酒不畏北方之寒而北酒則畏南方之熱也淮安有臘黃苦蒿鎮江有百花德州有羅酒俱可用近來浙西糧艘北上多帶潯酒陳者果佳宿遷之砂仁豆酒薏苡陳者亦佳若揚州古稱十千一斗金盤露而揚州不聞產酒想謂屬邑高郵之五加皮木瓜蓀葶泰州之秋露白寶應之喬家白耳至於邳徐一帶俱是稀熬較燒酒醱而薄飲者謂淡而無味曰稀無可奈何曰熬相傳起自希夷第恐華山處士必非如此造法也太原之桑落酒峻易醉人小瓶潞酒亦曰人參酒在西邊亦平常無奇至南方則醇美所云胭脂紅滴潞州鮮人多豔稱之豈真物離鄉貴耶近日玻璃瓶盛紅毛酒多入中國然其中有香料茴椒止宜於冬月及病寒者若弱脆之體未可輕飲在各地地方土人俱能製造如刁酒洛酒汾酒羊羔酒之類止宜本處不著名于四方者甚多大約因水取名大半皆是即用黃河水亦曰崑崙觴倘能多加麴米陳窰

數年未有不佳者若本質太薄太新如東坡所云甜如蜜汁酸如蠶漿者則蠶無可奈何矣

陝西有以罈盛釀酒乾料留小穴旋加滾水灌入即成酒者不識其所名二字當作何寫詢之范侍講談一日君世家于秦必知其解韓湘云解造逡巡酒此豈是耶侍講曰是酒滑以北名曰罈子滑以南名曰罈子又曰花罈京師名曰嚙媽未聞有所謂逡巡者然其名甚雅吾當歸告鄉人請以逡巡易之究竟嚙媽二字不得命名之義終難求解座有俗人強作解事曰吾能解之北方小兒呼其母曰媽媽呼其母之乳亦曰媽媽小兒吸乳母之乳曰吃嚙嚙亦曰啞媽媽此酒用管吸之如小兒之嚙媽也舉坐絕倒

嚙俗作啞

嚙載酉不會客

會者宴會也杜康卒于酉日酒爲杜造故是日不忍飲酒

明宮中小葫蘆耳墜乃真葫蘆結就者取其輕也內監於葫蘆初有形時即用金銀打成兩半邊小葫蘆形將葫蘆夾住縛好不許長大

俟其結老取其端正者以珠翠飾之上奉嬪妃然百不得一二焉因其難得所以爲貴也

有奸人取烏賊魚墨汁爲僞券以脫騙人者經年墨消但較之真墨其色淡而無彩昔有人以無可奈何事必欲一謁權要又知權要之必敗恣投柬刺于其家日後查取株連客進龜尿寫字之法遂書刺進見及權要事敗檢之則楮朽無跡矣二事相類

與老圃閒語樹藝之法圃曰凡種茄欲其子繁俟花時摘葉布於通路以灰規之人踐葉灰則子必繁名曰嫁茄若種匏瓠其苗一經牛踐則子便苦又杏樹結子不繁以處女所繫之裙圍之則花盛多子亦曰嫁杏閩中諸花樹種類繁多獨杏樹絕少見閩部疏

婦人弓足上古未聞墨莊漫錄云書傳皆無所自故詩云玉柱插銀河又云兩足白如霜止言白不言小而金蓮之名始於齊東昏侯爲潘妃鑿金爲蓮花貼地令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蓮花即各詩中形

容美人亦止言其杏臉桃腮柳眉櫻口霧鬢雲鬢冰肌雪腕並未言及宮綦三寸新月半彎惟道山新聞云李後主宮嬪窈娘纖麗善舞後主作金蓮高六尺飾以寶物命窈娘以帛纏足令纖小屈上作新月狀素襪舞雲中回旋有凌雲之態唐鎬詩曰蓮中花更好雲裏月常新因窈娘作也是婦人纏足自五代以來方有之元曲云翠裙鴛繡金蓮少後世皆效之矣舊時婦人皆穿襪即窈娘亦著素襪而舞襪製與男子相同有底但瘦小耳自纏足之後女子所穿有弓鞋繡鞋鳳頭鞋而于鞋之後跟鑄木圓小墊高名曰高底令足尖自高而下著地愈顯弓小遂不用有底之襪易以無底直桶名曰褶衣亦曰凌波小襪以寫其上蓋婦人多以布纏足而上口未免參差不齊故須以褶衣覆之然亦有平底者至睡鞋則用軟底今稱習衣予少赴友人之招坐間有以小鞋擊杯送酒者促予詠之予有句云燈前注流霞掌中擎新月雖一時狂興後亟爲刪去

雨點著水最易起泡旋起旋滅所謂夢幻泡影者是也小兒作戲亦有以灰淋水曰灰湯入松香量灰湯之多少而入用篋紮成小圈安于直篋上調松香和湯極細而稠以圈蘸湯向空一繞則成元泡如琉璃狀大而碗中而如拳如茶盂更有極小者隨風蕩漾頃刻方滅若湯經日曬而濃則一繞可成十餘泡宜從樓上臺上高處多人繞放輕飄錯落殊令人眼花撩亂也

俗云南橋北寺北方之寺多出于明時太監創建有一寺費至數萬者窮工極巧而在順天之西山更盛每春三月太監齋僧在平常習套不過蔬食果餅而已而太監輩甚有用腥肴潛佐以酒斯已奇矣更有甚者于遠近構尋娼妓多人量道里遠近以葦席爲圈棚納妓於中任諸僧人淫媾名曰大佈施豈非亙古奇聞耶毋惑乎元僧有妻呼曰梵嫂曰房老原非怪事

聞之先外祖母云吾家倉房甚多其極邊一間封閉藏貯者一年有

餘一日開倉易米見梁上一人垂向下頭赤身倒掛審視而半截藏于梁內大驚呼衆入看則彼緊閉雙眼及人稍出避彼又開眼看人兩臂在外兩手尚在梁內舉家倉惶里隣咸覩以爲怪無疑矣聚觀閭巷填塞衆不敢隱鳴諸長官官遣巡檢帶弓兵攜械至先試以槍刺之聲如嬰兒血出如注遂命以刀斫之血肉淋漓凝積遍地血下數斗首及兩臂胸背全無寸骨盡血肉也旋命將倉房拆毀斧碎其梁梁已內空皆盛血塊而已家人在傍白巡檢曰昔造此房時一匠舉斧悞傷他匠足面幾斷血流不止盡淌此梁木上木原有瘻血注瘻內彼時急于救人遂不留心及後上梁仍用此木日久想成此怪耶噫猶幸發之尙早倘下截盡變人形又未知作何妖孽耳

羽而兩足者曰禽俗呼爲扁毛畜生是也毛而四足者曰獸俗呼爲圓毛畜生是也禽卵生獸胎生胎生者九竅卵生者八竅卵而陸生者目能開閉卵而溼生者眼無胞也常不瞑也胎生者眼胞開閉自

上而下卵生者眼胞開閉自下而上惟鸚鵡兩臉俱動如人目胎生
九竅與人相同人順生草木倒生禽獸橫生人則女麗而豔禽則雄
彩而文獸則不甚相較也家語云七主虎虎七月乃生三主狗狗三
月而生四主豕豕四月生五主猿故猿五月生六爲鹿故鹿六月
生諸禽獸無螫禽惟黃鶯紫燕獸惟黃鼠諸熊螫與蟲同陰鳥之飛
也頭縮而足伸陽鳥之飛也頭伸而足縮馬蹄圓爲陽牛蹄拆爲陰
馬之臥也起自前足牛之臥也起自後足是陰陽禽獸之各別也然
月令雀入大水爲蛤是禽化爲甲蟲也田鼠化爲鴛是獸類化爲禽
也鷹化爲鳩是禽化禽強化弱也他如牛哀化虎王婦化龍馬生人
取名馬異此又禽獸陰陽人物之變而理有不可推者矣

禽之味美於獸俗云寧吃飛禽四兩不喫走獸半斤鶴之膝後曲雀
之足雙行

有羊產羔人首羊身者衆以爲異達之朝朝臣曰此無足爲怪不過

牧童春興耳予曾見雞有四足兩尾者猪有四肘之外更生四肘肥大異常生時猪母幾死此亦無足怪者不過重胎與雙黃蛋之類已耳

治喉閉用鴨嘴膽礬研細以醃醋調灌去膠痰即愈

治目障翳用熊膽少許淨水略調開盡去筋膜塵土入冰片一二片或淚洋則加生姜汁些少以銅筋點之絕奇赤眼可用

凡咽喉初覺壅塞一時無藥以紙絞探鼻中或嗅皂角末噴嚏數次可散熱毒

凡風狗毒蛇咬傷者只以人糞塗傷處極妙新糞尤佳諸藥不及此治發背用乾人糞陰陽瓦焙存性研細用醋調敷腫處即消

病痔者用苦蘆菜或鮮者或乾者煮湯以熟爛爲度和湯置器中閣一版其上坐以薰之候湯可下手掠苦蘆頻頻澡洗湯冷即止日洗數次數日即愈蘆一作苜北方甚多南方亦有之

號
金吾其形首似女人魚尾有兩翼性通靈不睡故取作巡警將軍之

羣鳥養羞羞者食也養羞者藏之以備冬月之養也

鏡聽咒曰並光類儷終逢協吉

兩腋狐氣名慍羝

骰子亦名瓊嬰音測亦音塞俗呼塞兒

義嘴笛噴吶之名也身本是笛嘴則另具故曰義嘴即今假子稱義

子之意彈箏用銀甲或以象牙玳瑁爲之總名義甲

自西洋人入中華其製造之奇心思之巧不獨見所未見亦并聞所未聞如風琴日規水輪自鳴鐘千里眼順風耳顯微鏡雀籠之音樂聚散之畫像等類不一而足其最妙通行適用者莫如眼鏡古未聞眼昏而能治者杜陵老年花似霧中看唯聽之而已自有眼鏡令昏者視之明小者視之大遠者視之近雖老年之人尙可燈下蠅頭且

製時能按其年歲以十二時相配合則更奇矣黑晶者價昂難得白晶者亦貴惟白玻璃之佳者不過數星今上下貴賤男女無不可用真寶物也人人得用竟成布帛菽粟矣至于算法又超出尋常之外遠近高低大小多寡頃刻而知燎如指掌更上古所未有者也

溺器名虎子褻器原謂之獸子古貴嬪家製以銅形蠶尾皆具而背爲大穴用距之以便溺獸子爲馬形取登距時如跨馬之狀意便于坐備雅觀也今溺器多用銅錫若褻器盡以木爲之名爲馬子或本乎獸子而變通之耶

淮南司馬吳孝階順以呂紀翎毛大畫見遺細玩果係錦衣眞蹟題曰五倫圖上畫太陽一輪中立五彩鳴鳳取毛詩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之意蓋言盛世君臣相合也森陰之下寫二鶴取中孚爻詞鶴鳴子和之意至于嚶鳴之鳥以興友朋敢翼鴛鴦以興夫婦在原脊令以興兄弟亦皆見于詩人所共曉以丹青小技

而擬極正大之題故可珍而可重也

畫像絲來久矣筆墨之妙所謂傳神在阿堵中未聞以泥可捏成者惟神鬼之像塑者最多蓋神鬼盡屬虛幻誰見其真誰辨其僞近有高手能以團泥極熟對人手捏而成與生人之面貌肥瘦赤白蒼黃鬚髮痣點癍痕光麻無不酷肖儼然如生覺畫工筆墨仍有未到之處相傳其法起于虎邱老僧又云虎丘市泥美人家夜夢呂真人教之者訛不可考姑蘇維揚皆有其人尋常者每像數星身體皆活動者倍之若宰官則因人而施所謂君子自重也閱數年仍可增換此從前所未見者見之方三十餘年耳

昔人所持惟紈扇最古宮中名爲合歡扇班婕妤好歌曰新製齊紈素皎潔如霜雪裁爲合歡扇團團似明月後呼白團扇王珉嫂婢歌曰團扇復團扇許君自障面諸葛武侯綸巾白羽扇指揮三軍謝安爲鄉人捉蒲葵扇唐詩云南風不用蒲葵扇紗帽閒眠對水鷗若今人

所用多金白紙扇矣其扇本名摺疊亦謂之撒扇取收則摺疊展則撒舒之義明永樂中朝鮮國入貢成祖喜其捲舒之便命工如式爲之自內傳出遂遍天下其始不過竹骨繭紙薄面而已迨後定制每年多造重金者進御一面命待詔書寫端楷一面命畫苑繪畫工緻預於五月一日進呈以備午日頒賜嬪妃宮女其釘鉸眼鏡皆用精金每扇價值五金至本朝三百餘年日盛一日其扇骨有用象牙者玳瑁者檀香者沈香者櫻竹者各種木者羅甸者雕漆者漆上灑金退光洋漆者有鏤空邊骨內藏極小牙牌三十二者有鏤空通身填以異香者扇頭釘鉸眼鏡有鑲嵌象牙金銀玳瑁瑪瑙蜜蠟各種異香者且有空圓釘鉸內藏極小骰子者刻各種花樣備極奇巧甚有做擬燕尾更有藏釘鉸于內而外無痕跡者其便面有白紙三礬者有五色繡紛者有糊香塗面者有搥金者灑金者命名不一其骨多而輕細者名曰春扇秋扇以香塗面者曰香扇可藏于靴中以事行

旅者曰靴扇更有以各色漏地紗爲面可以隔扇窺人者曰照郎扇
且有左右可開製爲三面暗藏其中畫橫陳像者曰三面扇有製樣
各別因地因人得名者曰黃扇川扇曹扇潘扇青陽扇而相傳最久
遠者無如杭州之芳風館其家世以售扇爲業遂致素封城內構一
別墅花木竹石頗極清幽予兼攝杭州府篆時曾過其園題以詩曰
非不在城市寂然花竹間池成凹處雨石疊意中山爲惜三春老來
偷半日閑凭欄待飛鳥薄暮亦知還座間詢及主人製扇之法乃出
一扇曰百骨扇傳已幾世矣數之果有百骨初不以骨多而厚大其
色古潤蒼細洵舊物也據云今亦不能做造即強造亦不佳矣此予
生平一見者若古之紈扇羽扇蒲葵扇亦間有用之者不甚多也
扇有摺疊因而有墜伴阮兄曰扇器以蜜結迦南爲第一其次則宋
做舊玉之小者即虎斑金絲各色玉之新做者亦佳若琥珀蜜蠟之
類品斯下矣

近有以合香桂花製成及玉樞丹紫金錠其價頗廉儘堪適用

瑯環記云硯神曰淬妃考硯之製古今不一而唐人呼曰硯瓦蓋謂硯形凸起如瓦非以瓦爲硯也用久則平又久則凹矣劍南詩古硯微凹聚墨多今人呼硯曰硯臺亦曰硯瓦

陽支子鼠寅虎辰龍午馬申猴戌犬足趾皆單陰支丑牛卯兔未羊酉雞亥豬足趾皆雙惟跬已則無足耳

憶辛酉壬戌間履端隨先君子檢討公官京師時觀察公方髣髴陸
生入洛之歲仲華拜袞之年常過邸舍與先君子論詩稱忘年交記
先君子曾語履端曰當今詩人接踵新城商丘者必以劉中翰在園
爲最謹識不敢忘今未刻篋衍集中先君子手鈔葛莊諸詩尙在履
端自壬午冬備員山陽校官職卑務閒時追隨觀察公學詩回想當
年京邸趨庭緒語忽忽若前日事觀察公喜著書一日出在園雜志
示履端曰雜志上下卷不過就余耳之所聞目之所見身之所閱歷
隨筆志之積久成帙非有成見作文字觀竊附兔園冊子藉供水天
閑話已耳履端受而讀之不禁悚然曰是書也覈事物之原流貫天
人之同異稱名邇寄意遠可以發人忠孝之思動人勸懲之志令人
隨事謹飭不敢放佚取其緒餘亦足以資多識助談柄豈如虞初諾
臯僅同叢言脞史一二津逮及之也哉嘗考唐時虞世南鈔經史百
家之書曰北堂書鈔白樂天取凡書精語各以門目類粹名爲六帖

後六帖者宋知撫州孔傅所纂以續樂天之後傅襲封衍聖公

履端

又嘗讀觀察公年譜公少工舉子業植旗籍停科以門蔭需次通籍歷仕三十餘年雖膺簪黻而鉛槧隨身藩溷側理不殊儒素以故大而軍國典要細而蠹魚瑣碎靡不留心手輯乙未春孔東塘先生從曲阜來淮與觀察公剪燭聯吟暇讀雜志先生軒渠拍手爲公作序自言亦有稗海彙輯卷帙浩繁漸次成書如孔傅所纂今在園雜志堪比六帖並駕北堂近日漁洋集中有分甘餘話西陂卷內有筠廊偶筆俱膾炙人口在園雜志洵足肩隨二書稱鼎足焉則齊驅王宋者又不獨葛莊詩也乙未立秋後三日陳履端百拜敬跋於袁浦學

舍

在園雜誌勘誤表

卷	頁	行	字	誤	正
一	二	二六	觀字下		脫察字
一	三	六	二二一		立
一	三	九	品字下		脫五品二字
一	四	一七	政字下		脫使字
一	四	二〇	事字下		<small>脫副使僉事分巡外郡在省則管驛站學政等事十八字</small>
一	五	六	四車		軍
一	九	五	九綿		錦
一	九	二〇	八宗		昌
一	九	二〇	九昌		宗
一	一〇	一六	一八或		成
一	一四	九	十字下		脫年字

勘誤表

遼海叢書

四	四	四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二	二
一四	四	一	二三	二〇	一七	一七	六	五	四	四	二三	二三
二五	二六	一八	二二	一二	一三	三	一四	二六	七	五	二三	二三
一四盜	七虬	一呂	一〇什	一八各	一五四	爲字下二十七	四日	二五孟	夜字下	二六夜	一三獨	一三我
衍文	衍文	回	仕	名	酒	七十二	白	孟	脫夜字	衍文	我	獨

勘誤表

二二 遼海叢書

